

草原游牧民族

B·B·拉德洛夫著 B·E·奇斯托娃亚、K·G·斯维娜译俄 佟玉泉译汉

汉译者按语：《突厥草原游牧民族》选译于拉德洛夫的重要学术考察报告《西伯利亚日记》第五章。1884年作者将该资料以德文在莱比锡出版，但百余年来未曾出过俄文版，直至1989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将其收入《民族学图书丛书》，名《西伯利亚日记》，该丛书编辑部做了注释。拉德洛夫(1837—1918)，突厥学家，出生于德国柏林。1858年自柏林大学哲学系毕业，同年获博士学位。1884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1859—1871年主要在阿尔泰地区搜集语言、民俗和民族学材料。1871—1884年任喀山学区督学。1885—1890年任亚洲博物馆馆长。1894—1918年任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馆长。多次带领科学考察队到阿尔泰等地进行考察、搜集资料。先后有200余种论著发表。他分别于1862和1869年两次来伊犁河谷（包括阿尔泰地区）进行人文考察。

引言：1. 哈萨克吉尔吉斯人⁽¹⁾：体态特征；面貌特征；迁徙；冬季牧场和夏季牧场；吉尔吉斯人的畜牧业：羊及养羊业产品；山羊；牛及养牛业产品；马及其概述；骑马及马具；库木斯—马奶酒及养马业及其产品；骆驼；财产的标记；兽疫；帐篷的内设；男女服饰；帐篷生活；种植业；人工灌溉；狩猎；工业和手工业；宗教：伊斯兰教的传播；羊粪蛋和肩胛骨占卦；生辰；说媒及婚庆礼节；夫妻生活；丧葬宴请；娱乐；赛歌；民间文艺和文学诗歌；语言；吉尔吉斯人的性格；社会结构及管理；司法。2. 卡拉吉尔吉斯⁽²⁾。

西亚的突厥草原游牧民族包括四个民族：哈萨克—吉尔吉斯、卡拉—吉尔吉斯、卡拉卡尔帕克和土库曼族。其中前三个民族在语言方面属于西突厥部落，后一个民族则属于南突厥部落⁽³⁾。我了解到的只是前两个民族，而在中部泽拉夫尚碰到的只是迁移到这里的卡拉卡尔帕克人。这些草原游牧民族都具有非常独特的文化，值得予以特殊关注。他们在毗邻民族中的名声不好，野蛮，是一群放纵不羁的强盗，自古对无辜的庄稼人和文静的商贾进行抢劫和袭击。

无论你跟波斯人或阿塞拜疆人，抑或跟移民到西西伯利亚和奥伦堡的俄罗斯和塔塔尔人谈起土库曼人，或者跟中国人和浩罕人谈起吉尔吉斯人，到处听到的同样都是嘎孜毛拉在其讽刺诗中对吉尔吉斯人的负面看法。嘎孜毛拉在自己的诗中把哈萨克——吉尔吉斯人描绘成是集聚逃到草原的四个强盗和两个讨饭女人的后裔，他说：

如果我们到城里去，
便会抓住被杀死；
他们的恶习就会暴露，
暂时还是留在草原好。

所以这些人也跟他们的先辈一样恶劣：
他们继承了父辈的偷盗恶习，
继承了母亲的乞讨习惯，
背叛诺言、背叛妻室，
这就是可怜的部落生活。

不仅是四邻，就是吉尔吉斯人自己也嘲讽自己，有一句自讽俗语说：“狼、吉尔吉斯人和俄罗斯哥萨克是三兄弟（К а ш к ы р, к а з а к х а м о р у с — к а з а к у ш а г а й н ы）。”

而且不仅是吉尔吉斯的近邻各民族，甚至像列夫申^{〔4〕}这样的权威学者也对他们持十分负面的看法。1832年他这样写道：“他们（吉尔吉斯人——原译者）对异族当局的顺从完全根据他们的利益而产生、变化和结束——当他们越境进入希瓦或中国境内的时候，他们立即会由俄国臣民变为中国或希瓦人，而来到塔什干或浩罕的时候马上又声称是塔什干人、浩罕人，等等。他们对我国军事线的经常性进犯、赶走马群、劫持人质、抢劫商队、和我们部队殴打以及众多类似事件，足够说明吉尔吉斯人臣服于俄国是什么概念。吉尔吉斯人对那些将其称为自己臣民的国家也采取同样的做法。他们对自己所属的当局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根据情况随时改变自己的从属关系。当某一上司开始监视其什么过失时，他马上会投向另一人，而如果此人也不愿包庇时，他马上又会投靠第三个人……。由于民族的愚昧无知、粗野贪婪，在吉尔吉斯草原上不乏庇护犯罪的人。又因长官的无能，其人数又不断在增加。当只有私利迫使的时候才能服从，而且这样做也丝毫不损坏公共利益，那么再真诚的长官又能建立什么样的秩序呢？何况因为（社会）宽容的原因，根本不可能逮住那些掠夺成性的人，只要有点可能，他们人人都想当统治者！”

读着对他们如此激烈的评价，使人很容易感觉到吉尔吉斯人是西亚突厥语民族中的渣滓，是无法习惯过有序的定居生活而逃到辽阔草原的一群小偷和土匪，一句话，是该羞耻的民族。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年我们不是也一直把处于原始状态的贝都因人（西亚和北非半游牧半定居的阿拉伯人——汉译者）也描绘为强盗和土匪吗？实际上，贝都因人是不同部落、不同部族的人，跟突厥人相似的只不过他们同样都是一个游牧民族。现在我们所遇到的只不过是跟定居民族文化不同的问题，所以需要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他们的行为准则。能够明显证明我的观点正确的是，吉尔吉斯人的一切虽然非常原始，但是，他们都生活得相当富足，他们的人口也明显在增长。我本人在吉尔吉斯人当中生活了很长时间，因而有理由确信，他们并不是混乱无序，他们不过与我们有些区别，在这里反映出的只不过是他们固有的传统文化。

一、哈萨克—吉尔吉斯人

在漫长的几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哈萨克——吉尔吉斯的原始部落自由自在、全无阻挡地驰骋于从巴尔喀什盆地到乌拉尔河，从锡尔河、楚河流域到斯列德尼托波尔、伊什木和额尔齐斯河流域的辽阔草原上。吉尔吉斯的两个强邻俄罗斯和中国，跟他们连接的只有长长的边界线。他们并没有到将自己的力量加强于足以能够占领吉尔吉斯草原的程度。其实，这个地区对这两国都没有多大好处。吉尔吉斯的中亚近邻各国早已没有那份能够控制像吉尔吉斯那样众多民族的力量。于是，近一百多年以来，吉尔吉斯人自由自在地在草原上来回迁移。只有当他们受到某一方的强大压力或民族内讧威胁到必须躲避对方时，他们才会投向某一强邻。其结果，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吉尔吉斯部落希望团结起来建立一个稍许正规国家的愿望。实际上，这些游牧民族缺少建立国家的主要条件——强有力的统一的意志，只有统一的意志才能团结一个个分散的部落和部族。汗权根本无力向臣民提供领地并保护其不受邻居的进犯，他能管的只是名义上属于他的辽阔大地的一小部分。可汗的任何将自己的属地向外稍许扩张的尝试总是都以失败而告

终。这些在王公周围已形成的原始部落的威力，只有在他们向敌对部族发动进攻的时候，而且受到敌对势力的胁迫时，为了自我保护而团结起来，也就是整个部落变成为一个统一大军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就跟成吉思汗的大军一样。但近二百年以来，吉尔吉斯部落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在这里，每个部落都各过各的日子，并努力达到最高水平，只有个人财富受到威胁或者因为政治生活的需要跟近邻的搏斗有大利可图的时候，他们才会拿起武器。

任何一个定居的民族，如果像吉尔吉斯部落一样，在这一百年期间在辽阔的草原上经历如此多的搏斗和动乱早已不复存在了，然而我们所知道的，都成了这些游牧民族的幸福时刻，在这期间，他们不仅都富了起来，而且还大大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自从在吉尔吉斯草原建立和平和安定的制度之后，随着其深化的程度，这里的各部落生活状况开始很明显下降。这种现象很可能与他们的游牧方式有关，因而我准备详细介绍他们的生活并尝试加以解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尽管哈萨克——吉尔吉斯人十分分散地居住于辽阔的大草原，然而他们在语言关系方面联系得如此亲密无间，居住于里海地区和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吉尔吉斯人说的语言都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同属于这个十分分散的民族中的某一兄弟部落的统一的吉尔吉斯族。尽管他们有着同样的生活习惯和风俗民情，但也明显不同于邻近的其他突厥语民族。

哈萨克——吉尔吉斯人的体貌特征同样也说明了他们是蒙古族和高加索人的混合体。大多数吉尔吉斯人的脸型都有很明显的蒙古人的特点。对这点，列夫申有这样的解释：这是因为吉尔吉斯人一百多年以来都是娶卡尔梅克人为妻，尤其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消灭从伏尔加河流域返回的土尔扈特部落以后更为如此。所以他坚持认为，至今大多数吉尔吉斯妇女的头发都是黑的，而男性的头发是板栗色。我自己却认为这种通婚现象属于更为早期⁽⁵⁾，因为以我看来，有些吉尔吉斯人的部落，如乃蛮整个都出自蒙古族。吉尔吉斯人的蒙古特征不像阿尔泰的卡尔梅克人那么明显，他们的脸型也较宽、偏平，但前额不怎么向后倾斜，颧骨不高，鼻梁骨在脸上的水平线比起卡尔梅克人的要高。吉尔吉斯人都是小嘴，眼睛又细又黑，但不外斜视，两腮和下巴的毛发不多。尽管吉尔吉斯人有着如此相似于蒙古人的外貌，但每家都不难找出完全不同体态的成员：他们有着椭圆型长脸，黑黑大眼睛，浓密的双眉，两腮和下巴的毛发也很浓密，又大又高的鹰钩鼻子。

吉尔吉斯人中虽然也有宽肩敦实、大后脑勺的人，但基本都是中等个头，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都开始发胖（当然，发胖者都是那些富裕的人）。我见过不少这样特别胖的人，尤其是大玉孜中更多。我甚至根据吉尔吉斯富人（也就是那些什么时候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的人）的体质，感觉动物肉是人类最为天然食物的强有力的证明，因为在那些不食肉的人群中根本找不出如此强壮的人。与吉尔吉斯人相比，那些以植物根茎和面粉为食的切尔涅沃塔塔尔人就显得特别单薄。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大玉孜吉尔吉斯人长期吸食鸦片烟，这也丝毫没有损害他们的身体，当吸食鸦片的中国人变成骨瘦如柴的废人的时候，吉尔吉斯人却各个显得非常健康，红光满面，由此可见，这些生活在大自然中的食肉民族身体素质有多么强壮。

列夫申所提及的东部地区男女之间的那些区别，我都没有发现。我们发现无论是男是女都有两种情况。如果是蒙古出身的妇女，其特点并不明显。她们年轻的时候并不难看，尤其是16—20岁的姑娘显得很漂亮，25岁以前的少妇也挺中看，显高雅的贵妇倒不多见。妇女比男性更易发胖。

面黄肌瘦的病态吉尔吉斯人不多，总之，因健康的饮食和在新鲜空气中生活，吉尔吉斯人很少得病，威胁他们的唯一危险疫病是天花和梅毒，但这些疫病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一旦发现天花，所有人即刻转移，原地只留下发病的一家。至于梅毒，得此病的一家人全被隔离于专设的帐篷中，单独给他们送饭送水，与他们断绝其他交往，于是完全可以避免相互传染。

经常死亡的只有儿童，因为他们弱小的身躯往往很难战胜严峻的冬季寒冷。不少吉尔吉斯人都可以活到高龄。在有些地区，我见过年过 80 的高龄老人。据说，百岁老人也不少。

吉尔吉斯人的步履也和其他马背民族一样不灵活，且显得无力，这可能跟他们穿的不舒服的鞋子有关系。但是，他们一旦跨上马背就显得十分机灵且有活力。然而，吉尔吉斯妇女，尤其是年轻女子走起路来很有弹性。

吉尔吉斯人所有感观中最发达的是视力。当然，这得益于吉尔吉斯人都生活在辽阔的草原上，从小就开始向远处眺望，视野广阔。我不只一次地发现，我的那些向导，在我根本无法辨清的情况下，他们都能准确无误地确认远处来人的穿着和其他特征。另外，吉尔吉斯人自幼习惯于观察四周环境，所以他们善于发现任何有意思的现象。他们可以整天追踪丢失牲畜的足迹，即使被畜群践踏过的地方也从不迷失方向。而且根据牲畜的足迹，他们还可以出奇地确定其特点。比如就有这样一则故事讲道：吉尔吉斯人问牲畜的失主，你的马是否有一只眼睛是瞎的，是否马的右后脚是瘸的，是否棕红色的马等。于是失主把此人当小偷，后者否认，说他遗失的马自己连见都没见过。失主把他送到法官那里，被告说，他是根据马的蹄印判断出了这些特征的：马的右脚印很深，由此可知其左脚是瘸的；路边草丛中有马身上的毛，由此可看出毛色；最后一点，遗失的马在行进中只吃左边的嫩草和野花，从未碰过右边的花草，由此可见马的右眼是瞎的。这个传说充分说明了吉尔吉斯人是善于细微观察周围事务的。在谢尔吉叶波尔，有个人告诉我，有一次下雨，他在路上丢了一只手套，就派去两个哥萨克人前去寻找。结果他们空手而归。这时，吉尔吉斯向导前去在 6 俄里处找回了他的手套。吉尔吉斯人说，马的后腿重重地压在了手套上，手套被深深地埋入了泥土中。吉尔吉斯人告诉他说，自己之所以能够找到手套，是因为马的这个脚印比起其他脚印没有明显的不同，只有仔细观察每个脚印。他找回来的手套的确又湿又脏。

吉尔吉斯人的嗅觉和味觉远不如视力发达。不过也比阿尔泰人强。

吉尔吉斯是真正的游牧民族。他们一年四季都游荡于草原上，哪里有牧草他们的帐篷就搭在哪里。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维方法，总之一句话，他们的全部生活和一切活动，都与随时准备转场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只有当我们详细了解了吉尔吉斯人的转场和畜牧业情况之后，我们才能转入叙述其他有关方面。

我们不能把吉尔吉斯人的转场理解为在草原上毫无目的地游荡。只有狩猎户才在北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中来回移动，找一块能有大收获的地方暂时住下来，过一段平稳的生活。于是他们移动的方向并不取决于他们的选择，而且这样的地域也只能供养数量不多的猎户。只要在某一狩猎区人数稍许增加，猎人们马上加以进行调整。为此，他们就需要养鹿，并带自己的鹿群在原始森林中四处活动⁽⁶⁾。养鹿户的移动必须考虑畜群的安全，只有选好那些没有危险的路⁽⁷⁾线，才可能行动。尤其是拥有大批畜群的吉尔吉斯人，更不可能发生毫无目的的转移。每个准备转场的牧民，首先必须找到一块放牧的好草地。这样往往会和创世纪中的亚伯拉罕和罗托⁽⁸⁾的牧羊冲突一样，跟邻居的利益发生矛盾。于是某些地盘的争

夺战就这样开始：某部落或部族将某地看做是自己的领地，不能容忍某邻居的到来，然后同一部族分为氏族，氏族又分为家族，而各家族和族群又把公有地的某块地盘看做是自己的私有地，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似乎就是各地阿乌勒和部落联盟来回迁移的地域乱象，外来人根本不可能勾勒出整个地域中人群的清晰划分。

牧民非常重视的是找到一块冬季和夏季都适合放牧的好地方，但是，四季宜牧的地方并不多。一般来说，春天和秋天哪里都能放牧，因为春天到处都有水和青草，秋天能让牧草生长的雨水也不少。而夏牧场和冬牧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牲畜就不可能健康地存活和生长。冬窝子必须找到能保障牲畜安全过冬且又能防风的林带，河谷地带最好，如果有水又有柴火可打或者覆盖层不厚的地方更好。夏牧场却与此相反，最好是有水有草的湖边或河边的开阔地，且蚊虫不多。对冬牧场的要求比起夏牧场要求更高，因为夏牧场好找。冬牧场的好坏往往决定牧民人口的密度，牲畜的头数也取决于牧场的好坏。另一方面，冬牧场的多少以及其条件的好坏也说明某个牧户的富有程度。现在，给吉尔吉斯人已经划分了一定范围的放牧和农耕区，再不见发生争抢冬牧场的事件了。每个吉尔吉斯家庭都有了自己固定地界的冬牧场——克斯套。克斯套是家庭成员可以相互继承的不动产，只有以法律买卖契约形式才能转给另一个家族。这种买卖转让契约都有众多证人（邻居）作证。在吉尔吉斯牧区，这种冬牧场转手交易经常发生，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主人畜群的大小。一旦某人的畜群锐减，他马上争着向富有的熟人出售自己的闲余草场。相反，当他的畜群增多时，又急欲扩大自己的牧场，争取以较低的价格能获得邻近的草场，起码暂时使用也可以。较为富裕的吉尔吉斯人生前就给长子分割部分牲畜，如果觉得自己的冬牧场不够分配，就购置新地盘让他独立生活。如果此人拥有足够的冬牧场，在分给每个儿子其应得牲畜数量的同时也分给他一定面积的牧场。父亲死后的财产——包括父亲的冬牧场，其继承人往往是小儿子。如果此人有众多儿子，当他们之间不能友好协商均等分配牲畜时，冬牧场就得公用，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这对小儿子不利。按照吉尔吉斯人的传统，当牲畜增加到原有的地盘不敷使用时，年长的兄弟必须自己购置新的冬牧场，其他兄弟只给其一小部分资助。如果再过一段时间，畜群头数又增加，其他弟兄的牧场不够用的时候，那么要分出去的还是其中的年长者，以此类推，最后继承父业的则是幼子。

牧户畜群头数增加，冬牧场也会扩大，如果减少，牧场也跟着缩小。冬牧场的划分一般都以自然河流、湖泊、山丘、山坡等为分界线。如果没有自然分界标志，就得设置人工标记，如立木桩或堆积石块等。这样所有亲属和近邻都清楚地知道各自牧场的界线。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受到各部落的共同维持。

冬牧场的好坏不同，其价格也不同。每个稍有条件的吉尔吉斯人都努力通过增购、交换或租赁来改善自己冬牧场的条件。如果冬牧场是属于某个人的私有财产，那么夏牧场就为公用地。据我所知，在这里从未见过什么属于某个家族的夏牧场。不管你是穷人或富人，谁都可以想住哪里就住哪里。当然，这只是理论上这么说，有钱有势的人总能找到条件更好的地方。

4月中旬以前，所有吉尔吉斯人都呆在冬窝子，之后才开始转场。为了占据更好的地盘，每个由3—5个帐房组成的阿乌勒都要严加保密何时启程迁往哪里等。在这同时，跟其他阿乌勒尤其是跟亲戚朋友的密秘交流却不断，然后突然有一天整个阿乌勒动身，并力争以尽快的速度到达即定的目的地。如果此地已被别人占领，只得就在其附近另找地方。一旦有阿乌勒动身，一般该地区所有的阿乌勒都得要转场。每家都要努力找到一块好地方并尽快安顿下来，而且这地方还要

便于下次转场和夏天炎热时就近避暑。初春时分牧草尚不多的时候，在一个地方久留的阿乌勒不多。他们必须得每两三天就要换一个地方，等到夏天草长高的时候，呆一个礼拜也可以，而到酷暑的时候必须得多换地方。秋季降水量增多的时候，往往换场的次数就会减少。吉尔吉斯人从草原地区夏牧场返回的时间一般都在8月中旬，仍沿春天的老路行进。秋季的转场时间基本上为9月15日至10月15日之间，接着就开始返回到冬牧场，其时间是11月初。夏牧场和秋牧场的分配不按家庭而是按部族进行。分配一般由族长和其他有威望的人来决定。不用说，这里就谈不上什么法和公正了，所以如下吉尔吉斯谚语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人口多的家庭在说些什么呢？

他们都在说人口少的家庭所带来的不公正；

人口少的家庭在说些什么呢？

他们都在说人口多的家庭所带来的不公正。

唯一反抗这种不公正和欺压的斗争手段是，家族和近邻在指定人带领下的紧密团结。在这种联盟中就产生了逐渐形成的新部族的萌芽。

吉尔吉斯人只是把骆驼、牛和羊赶回到冬牧场，马群通常就留在离此地约15—25 俄里的秋牧场。马在这里牧放到一直下大雪，之后又重新赶回到夏天没有怎么利用或秋天因雨水草势特别好的夏牧场。不过也只有穷人和中产阶级才会这样做，富人从不会把自己的畜群牧放在一个地方。他们一般都把山羊、马、牛和骆驼分开，在各自适合的地方牧放。因为这些畜群各自都有自己喜欢的饲草，所以也都长得很肥壮。如骆驼、山羊和羊一般都喜欢吉尔吉斯人叫克克诺克（к о к н о к）和菊蒜（д ж у у с а н）的硬茎芳香草；骆驼喜食骆驼刺等植物，冬天就吃柳树枝条；而马却相反，最喜欢吃长在山坡、山沟的肥美青草；牛一般喜欢软茎植物。

外来人根本无法弄清在北部草原地区平原与丘陵之间来回交叉拉运转场帐篷的路线。南部草原的大部分山脉都高且延伸到常年积雪线。转场循环也都按地理条件进行，一般河谷地本身就比较草原低，河边长有杨树林带便于冬季防风，且有足够的柴火。一般夏季都不呆在这样的低处，要不成群的苍蝇、蚊子、牛虻会害死畜群，所以一到夏天，吉尔吉斯人尽量都上山。到春天他们的畜群就可以牧放在阳坡上，在这个季节，因为冰雪融化，水量充足，饲草长得也茂盛，再到往后，烈日开始暴晒牧草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往深山转移，到达积雪线后，在有着新鲜空气的凉爽的山中度过酷暑。到了秋天，带着帐篷开始下山，到太阳还没有来得及暴晒牧草的山沟和有着肥美青草的河谷地去。

从上面转场的简要描述中可以看出，牲畜是这些草原民族最重要的生存条件，是他们生活的资料，失去牲畜就意味着饥饿和死亡。他们把牲畜统称为“玛尔”，“玛尔”为阿拉伯语，专指“财富、财产”。吉尔吉斯人如何看重牲畜，从他们平日的见面礼便可知一斑：“玛尔加能阿玛纳”（м а л д ж а н ы н г а м а н н а）——“你的牲畜和家人好吗？”吉尔吉斯人先问你的牲畜怎么样，然后再问候人。

吉尔吉斯人养的家畜有5种：羊、山羊、牛、马和骆驼。他们饲养的羊和山羊比牛多。养羊和养山羊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牧区。草原适宜养羊，山区则宜牧放山羊。一般都不怎么养骆驼，养马的人较多，但这对养羊马人并没有多大好处，其唯一的解释是，马是这个天生骑手民族的不可分离的部分。

现在让我开始较详细地叙述吉尔吉斯人的家畜。

（一）羊

整个吉尔吉斯草原只饲养一种羊：肥尾羊—*Ovis steatopyga Turcomaniensis*, 吉尔吉斯人不无自豪地称为哈萨克阔依 (ка за к кой) —吉尔吉斯羊。这种羊跟俄罗斯羊和卡尔梅克羊都不同, 其个头比俄罗斯羊稍大, 高约 1 俄尺, 长约 1.5 俄尺。吉尔吉斯羊长得很结实, 肉多, 但毛很硬, 所以这种羊皮袄不怎么值钱。吉尔吉斯羊大都为咖啡色, 白色的也不少, 但黑色的很少。这种羊的头型跟俄罗斯羊不同, 其鼻梁骨弯曲较大, 几乎成钩型, 比俄罗斯羊的狭窄。根据羊的耳朵, 吉尔吉斯人能把羊分为两种: 一种是耷拉耳朵的, 叫萨尔盼库拉克 (с а л п а н г к у л а к), 其耳朵三指宽, 一俄寸长, 垂直往下耷拉着。另一种是竖耳朵的, 叫杰巴库拉克 (д ж е б а к у л а к), 耳朵稍稍卷起, 长约一俄寸, 为竖立型。这两种羊到处可见, 第三种无耳朵的, 叫库尔杜尔硕拉克阔依 (к у л д у р ш у л а к к о й), 但不多见。

吉尔吉斯羊的特点是, 其硕大的尾巴——奎鲁克 (к у й р у к)。这种大尾巴从小就开始形成, 由脊椎骨分成为两块肥大的脂肪托。成年大羊的这种尾巴很大, 其重量可达一普特。这种硕大的尾巴, 有时羊拖不动, 只好弯着后腿艰难地在地上拖着走。吉尔吉斯人把这种情况称为“阔依奎鲁克能沙乌兰地”(к о й к у й р у г у н ш а у л а н д ы)。这时可怜的羊就需要人的帮助: 在其尾巴下面放置两个轱辘, 这样行动会轻松些, 但还是很不方便。一普特重的尾巴的确太不成比例, 因为吉尔吉斯羊的净肉重量也不过是 50 俄磅 (1 俄磅为 409.5 克—汉译者)。

巴尔里安先生写道: 吉尔吉斯羊一旦被俄罗斯商人收购, 从吉尔吉斯草原运到俄罗斯土地上, 其肥大尾巴即刻会消失。这也许是一种误解。这种羊与其他品种的羊一样, 在其他地方也不可能丢失自己的尾巴。如果在羊群中有俄罗斯公羊, 那么新生羊的尾巴会小些, 只是到第三代时才会完全消失。如果羊群中有吉尔吉斯公羊, 那么逐渐会恢复, 即长出大尾巴。我们幸在伊塞克湖流域观察到的现象是, 在同样的环境中, 蒙古羊和吉尔吉斯羊都各自保存了自己的品系。

在俄罗斯基本上没有吉尔吉斯羊, 因为这种羊只是做为肉类产品出现在市场上, 而从来没有引进过吉尔吉斯公羊。而且没有谁还会去发展硬毛的吉尔吉斯羊。

吉尔吉斯人叫羊为“阔依”(к о й); 公羊叫“阔什卡尔”(к о ш к а р); 母羊叫“图乌阔依”(т у у к о й); 公种羊叫“鄂尔克克阔依”(э р к а к к о й); 羊羔叫“阔子”(к о з ы)。一般产羔期在 3 月份。吉尔吉斯人叫羊配种为“阔依阔子代地”(к о й к о з д а й д ы)。如果羊早于 2 月份, 或晚于五六月份交配就说“阔依阿拉木扎阔子达地”(к о й а р а м з а к о з д а д ы), 即认为交配时季不当。第一年下半年的羊羔叫“托克图”(т о к т у); 第二年的叫“斜克阔依”(с е к к о й); 第三年的叫“库南阔依”(к у н а н к о й); 第四年的叫“多农阔依”(д о н о н к о й); 第五年的叫“别斯塔阔依”(б е с т а к о й)。阉割羊叫“阔依杜塔尔特普吉巴鲁杜”(к о й д у т а р т ы п д ж и б а р у д и)。羊交配叫“阔什卡尔阔依杜卡什拉杜”(к о ш к а р к о й д у к а ш ы р а д ы)。进行交易的时候, 根据母羊的产羔次数来确定其年龄。如四岁的母羊叫“乌什阔子达干阔依”(у ш к о з д а г а н к о й), 即产 3 个羊羔的母羊; 5 岁母羊叫“托尔特阔子达干阔依”(т о р т к о з д а г а н к о й), 即产了 4 个羊羔的母羊。

羊一般都结成大群牧放。富人往往有好几大群羊, 他们中有的甚至能有好几千只羊。一个阿乌勒的穷人, 几家合起来放一群羊, 而稍许富有的只能将羊和山

羊混群牧放。羊群一般都由孤儿或小男孩来牧放。吉尔吉斯民间故事中的牧工都被称谓塔沙—т а ш ш а，即癞痢头。因为贫穷，他们都无力照顾自己的身体，所以常常长黄癣。然而，牧童在吉尔吉斯民间故事中一般都占居着显赫地位，这就和德国民间故事中的放鹅姑娘和猪倌一样重要。牧童一般都骑在架好的 2—4 岁小牛背上，手上拿着长长的木棍在草场上放牧。根据牧童所骑的牲畜便能确定他放的是吉尔吉斯或者是塔塔尔商人的畜群。因为塔塔尔人的牧工一般都骑马，而吉尔吉斯人则骑牛。我已经说过，夏天和冬天在草原上牧放的都是大群的羊。在北部地区的羊群中，每 100 只母羊跟两个公羊。公羊少是因为母羊只能在规定时间内，尤其是在春天才能交配，因为冬窝子不够用，秋季生产的羊羔，可能过不了冬。偶而秋天出生的羊羔只能在毡房中饲养。为了防止秋季交配，每个公羊的肚子底下都横着裹有一块毡子——这一装饰它一裹就是好几个月。在南部草原上，如在伊犁河谷和楚河一带，秋季生产的羊羔都能安全过冬，所以这里的每 100 只母羊一般都跟 4 只公羊。

春天产羔的母羊，同其小仔一起在毡房饲养几天后，只留下小羊羔把大羊跟羊群一起牧放，几周之后，把所有羊羔集中起来，与母羊分开，单独牧放。到冬天的时候把大羊群分成 3 组：母羊、公羊、羊羔分开牧放。早上把羊群赶出以后到中午它们就会回来；午后把它们又赶到草原上，到傍晚才回来。晚上就在帐篷附近过夜。每项帐篷前面打入地中的木桩即阔根（к о г о н）上拉有密集的绳索，在其上面每隔半俄尺都拴有很多绳头。用这些绳子把母羊头朝大绳按棋盘图案拴上。第一只羊绑在大绳的右边，第二只在左边，第三只又是在右边，以此类推。新产羊羔不多的话，将其都用绳子拴在较低矮的阔根本桩上，如果多就得设立专门的羊栅栏。

用绳子拴在阔根本桩的母羊一天要挤两次奶：中午一次，傍晚一次。一个阔根本桩有两个妇女挤奶：一个人挤阔根右边的羊，另一个挤左边的羊。挤奶的时候将木质奶桶放在羊的后腿之间挤。如果一下挤不出奶汁，挤奶员会很粗野地用拳头狠狠地捶击羊乳房，奶汁即刻会流出来。很明显，在如此情况下，挤奶员的手都会弄得很脏，就这样她们也根本不在乎，吉尔吉斯人会说：羊粪不脏，也就是说在古兰经中羊粪不属于不净之物，只需把奶桶中的脏物弄出来扔掉就是了。一般母羊可以挤四个月的奶，到第四个月的时候奶水已经很少了。到秋天只有那些晚产羔的羊才可以挤奶，而且日产量不超过四分之一升。不过说实话，也不能全部挤干，还得要给小羊留一部分。一般挤完奶，把羊羔都放出来去吃母乳。

夏天和冬天，羊都在露天牧放，即使冬天它们也都会用前腿从雪底下挖草吃，只是小羊羔才用蓄存的草料喂养。在冬窝子为羊羔设有单独栅栏。俄罗斯居民区附近额尔齐斯河和库伦达地区的吉尔吉斯人的这种羊栏用圆木建造，而在草原地区的是一种地窝子。夏天羊群要饮两次水，冬天就没有这个必要，羊自己会吃冰雪来解渴。

羊群最理想的牧场是盐碱地，它们最喜欢吃的就是阔克诺克（к о к н о к）和菊蒜草（д ж у у с а н）。

到秋天，为了让羊身上的毛干净一些，要选择秋高气爽的天气把羊群赶到湖边或河边，慢慢在水中游渡数次，然后将羊群直接赶到帐篷前剪毛。剪羊毛并不是人人都会，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才掌握这门手艺。剪毛时请来这些匠人，热情款待，作为报酬还送给部分羊毛。剪毛时把羊的四条腿都捆起来，用大铁剪刀从后面开始剪。手艺高超的匠人，不剪完整只羊毛从不停刀，剪完的羊毛就像是整张羊皮。不论羊毛的色彩和质量好坏，都得堆放在一处。

现在来谈谈吉尔吉斯人的羊业产品有什么用处。

1. 羊奶。把挤好的奶桶中的羊奶倒入挂在帐篷门右边的熟皮长囊——萨巴（с а б а）中。等盛满4—6桶奶的萨巴装满的时候，把鲜奶倒入锅中用温火加热，在加热的奶中倒入酸奶艾兰（а й р а н），等这混合液体完全凝固成块状后，倒出乳清，把新鲜奶渣另放到盆中。乳清重新加热烧开后，再倒入装有羊奶的萨巴皮囊中。这时主人请来邻居品尝新鲜奶豆腐。等客人们坐到炉灶四周后，主人分给每人一分新鲜酸奶，吃完后，来客之一会致感谢词，并以“祝您会有更多的奶油”来结束。等客人们一走，即刻把搅棍放入萨巴中，用马绳把口子紧紧拴住，用搅棍搅拌一小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萨巴，看看是否已有奶油凝结。如果搅拌得很好，奶液已凝结成团就把搅棍取出，扎好皮囊口，用盆子从皮囊外边使劲挤压让奶油更加浓缩，等奶油完全浓缩到一块儿后才打开皮囊。这时家庭主妇把衣袖卷起，直捋到肩膀，把抓出来的奶油放到木盆阿斯套（а с т а у）中。放到盆中后，从油中剔出粪块、毛发、草根等脏物。然后，女主人取少许新鲜奶油抹到帐篷栅栏的上端让其“品尝”，以祈求获得更多的奶油。除此，她还会给每个家庭成员和来者的左手心放块奶油。人们把奶油放到右手后，开始舔左手心，接着又把右手的油放到左手，如此反复多次，直至把油全部添完为止。进行完这一切必须的仪式之后，将所获得未经水洗的奶油加盐，放入干净的羊肚内，用毛毡裹好放置。这种包裹好的奶油放置于有三脚架的木箱中加锁，起码也得用绳索捆绑好，以防小孩和帮工们偷吃。

当装满酸奶、乳清的萨巴累积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在帐篷里挖出一个半俄尺深和宽，长4—5俄尺的坑，上面置上4—5个铁锅倒进上述乳液，开始用温火加热。这里已有事前准备好的用骆驼驮来的当柴火用的足够干畜粪，现在只需要女佣（穷人主妇自己干）管好奶锅，而男佣管火就行了。等锅烧开，表面出现泡沫的时候，女佣会用手指试吃奶皮，但这要悄悄做，一旦被主人发现，马上会叫喊：“不要用嘴舔，奶子会变味的！”奶锅大开的时候，男女佣人要坐到奶锅前面，用手中的长把铁铲不停地搅拌锅中的奶汁。这是一种不需要动脑的劳动，可以边打盹边干，这时他们把铲把顶到胸前机械地来回搅动就行。这样一直煮到大铲推不动为止。这时把变稠的奶液倒入木盆中放上一夜，到第二天早上从中分离出部分乳清，再把奶渣倒进骆驼毛编织的袋子后挂到帐篷顶上，这样乳清可以继续流到下面接的木盆之中。澄干之后，把奶渣做成小圆疙瘩，放到用木棍支起来的架子上，上面盖上草席，拿到外面晒干。太阳光线强的时候，3天就能晒干，否则需要一个礼拜时间。这些像石头一样硬的奶疙瘩——库尔特（к у р т），是吉尔吉斯人冬季食品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除奶疙瘩以外，羊奶还可以做成碎块奶酪——鄂里木什克（э р и м ш и к）。要做这种奶酪家里必须得常备晒干的新生羊羔肚梅阿克（м е й а к）。鄂里木什克奶酪是这样做的：把新鲜羊奶倒入锅中，开始文火加温。一个小时后，从加温后的羊奶中取出梅阿克后，把羊奶烧开后停火，放进羊肚梅阿克。这时奶液会很快凝固，这种新鲜凝固的奶液吉尔吉斯人叫阿克（白）鄂里木什克。把这种变稠的奶重新加火熬煮，直至水分蒸发完，开始变色或发焦。这时从锅中取出，捏成团放到草席上在太阳底下晒，直到变成黄色颗粒为止。这种奶酪叫萨勒（黄）鄂里木什克。

按欧洲人的口味，奶疙瘩——库尔特不好吃，不仅沙沙的，而且又酸又苦。如果用水稀释拌均还差不多，冬天吉尔吉斯人也正是这么吃的。他们是没有鲜羊奶的时候作为代用食品。

晒干的鄂里木什克倒挺好吃，甜甜的，与喝茶时同吃。一般有女客人来访，都用鄂里木什克和奶油来款待。节假日妇女之间相互赠送的礼物多是鄂里木什克和库尔特——奶疙瘩。根据鄂里木什克的好坏可以判断主妇手艺的巧与否。有时，当然这种情况很少，也用牛奶做鄂里木什克。同样，用羊奶也很少做酸奶——艾兰。牲畜不多的人把羊奶和牛奶掺和一起制做他们所需要的奶制品。

2. 肉和脂肪。到冬天，把那些老得再不能产羔的羊跟其他羊一起宰杀以备冬天食用。将尾巴油和肉分开，把脂肪切成条——提里阿木(тилам)煮炼，然后跟炸出的油一起保存，到冬季当成美食款待客人或用这些油煎炸巴乌尔萨克(баурсак)，这就是吉尔吉斯人的传统小油饼。

一般只是在节庆或家人患病时，根据巴克西的旨意或款待贵客时才宰羊。为贵客宰羊称阔纳克阿斯(конагасы)。这种盛宴杀的羊，一般都分一次或两次吃，而且全部能吃完，因为这种宴请总会吸引很多人前来参加，每个来客均会有一份美食。把即将要宰杀(9)的羊领到家中展示给客人看，等他们说完祝词后，再屠宰剥皮。把羊肠和羊肺都扔给狗吃，因吉尔吉斯人有句谚语称：“肺不是肉”。肉、羊心、羊肚放入锅中加盐一起煮，而羊头、羊胸叉，把毛剪去后用木棍串起连皮一起在火上烧烤，等烤焦后，把焦毛刮净放入锅里煮，但牙齿不能拔取，因古兰经上说，这样会对幼畜不吉利。煮肉时溢出的泡沫一定要仔细撇除，等肉煮熟之后，把胸骨、前腿、后腿、一块尾巴油和部分肉放到木盘中请客人品尝。主客洗完手把肉和骨头分开浸入加盐汤汁中，这时主人还没有坐下来，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客人对主人说：“饭只有和主人在一起才有味道，请坐下来一起吃吧！”主人答：“安拉有恩赐，谢谢，您先吃吧！”但客人不舍，因主人继续拒绝，从胸肉上割下一大块肉用手硬是塞进男主人的嘴中，然后切下第二块肉，但不是用手，而是放到碗里送给女主人。到此时主人才坐下来和客人们一起从同一个盘中取肉吃，并不时取最好的肉送给客人吃。此时，主客把肉和脂肪切成小碎块用右手五指分给在场的其他人品尝，叫别斯巴尔玛克(бесбармак(五指——汉译者)。他每次拿三块肉，挨个塞进每个前来者的嘴中，这些人各个张着嘴伸着脖子品尝。观察这些客人的面目表情颇有意思。这种喂食中会有不幸发生：如果食者不能一下吞食口中肉，而要用手去帮忙的话，就认为是对主客和主人的不恭；如果肉块大而一口吞不下，可怜的讲礼貌的人就会受大罪：他满脸发紫，似乎马上就要窒息的样子，于是众人开始帮助他，有人大喊“卡克！卡克！”(快敲，敲！)有人用手使劲给他捶背，直至肉块顺利进入胃里为止。这时，满身大汗的可怜人，只好休息了。说到这种别斯巴尔玛克的(吃法)，要守吉尔吉斯人的规矩，其中说，如果所给的肉超过3块或其中有骨头，可怜的被赏者也有被窒息而死亡的，那么给食者必须受罚；如果给的是3块，且肉块再大，有噎死者，那么，给食者算无罪。

吉尔吉斯人是吃羊肉的能手，我在哪里都未曾吃到过像他们这样美味的肉。我在塔什干认识一位长官，他除俄罗斯厨师之外，还有一个专门用羊肉做第二道菜的吉尔吉斯厨师。

吃完肉，开始转着圈用木碗喝肉汤，在场的每个人都得喝几口。喝完汤又开始吃用羊肝和部分精肉切成小块和脂肪一起炒成叫库尔达克(курдак)的一道菜。用木钳子串起来明火烧烤的胸排是另一道特殊美味。饭后每位来客把油手都擦到靴筒上，然后接上白毛巾挨个擦手，这些吃饱喝足的人最后才用水洗手漱口。此后所有在场的人都把双手放到胸前，等主客以“安拉哈克巴尔”(安拉伟大)的词语和抹下巴的礼节来结束宴请，并表示对主人的感谢。如下是似类的

感谢之词：

安拉，大人恩赐吧！
请赐给他更多的牲畜吧！
让他成为民众的善者吧！
夺走他死敌的畜群，
并彻底毁灭它吧！
安拉哈克巴尔！

或者：

啊，我的安拉，恩赐他吧，
多赏赐些财富吧！
请满足他的一切祈求，
让他富足吉祥，
万事开张即得胜，
让其牺牲有所得。
请满足其祈求，
让其家族腾达！
让其死敌、恶棍
向其低头认罪！
安拉哈克巴尔！

3. 羊毛。等到所有的羊都剪完毛的时候，邻近的妇女、年轻的小伙子及姑娘们都聚集到一起擀毛毡。擀毡的羊毛厚厚一层摊在一整张牛皮或马皮上，人们手拿两根长长的树枝条围坐在其四周，在欢快的歌声中，左右两手轮换着有节奏地弹羊毛。把羊毛弹松后再撕展，再把撕展的羊毛在两张草席上摊成4至7俄尺长的厚厚两层，下面一层放的是咖啡色毛，上面一层是白色毛。然后把羊毛淋透，将毛同草席一起圈成圆桶，用粗绳捆绑后，左右各10个人站成两排，用脚踢踏着来回滚。左边的人用右脚把圆桶滚动到对面后，对方马上接着用脚推过来。这种来回滚需要约一个半小时。然后解开绳索，把毛毡摊开，这时妇女们撩起衣裙，挽起袖子，跪到毛毡四周慢慢用手拍打毛毡，这样持续拍打约3个小时。然后把毛毡用巨针缝边，再在毛毡边上围坐成圆圈慢慢转圈，每个人挨个轮流传给下一个人。等到毛毡粘结实后解开绳索让其慢慢晒干。

用这种方法擀制的毛毡比起卡尔梅克蒙古人的毛毡要结实许多。吉尔吉斯人用这种毛毡主要是覆盖帐房，只有那些很穷的人才铺地。除此之外，还可以垫马鞍、当垫子等。还有相当一部分出口到中亚和俄罗斯。吉尔吉斯人较为细致当地毯用的毛毡有：（1）普通毛毡，其正面用彩色毛线装饰各种图案。这些图案也有在擀制过程中就合成在一起的；（2）精选的白色细毛毡；（3）染色细毛毡；（4）用不同颜色的羊毛绣出各种图案的彩色毛毡，这种毛毡一般都制做成一模一样的两条，其图案由细线挑制，且整个毛毡饰有羊绒彩色穗子；（5）单色毛毡；（6）彩色毛线缝制的毛毡。

毛毡和羊毛一部分用植物染料上色，一部分用向俄罗斯商人购置的染料上色。很少用毛线编织衣物，大部分羊毛都加工成毛线或编织成毛线长条带。只有居住在楚河流域和塔什干的吉尔吉斯人才用羊毛捻制粗绳。

4. 羊皮。先把羊皮和羊羔皮晒干，然后放入装有叫依依（и и）液体（一种酸奶、面粉和乳清的混合物）的木桶中，放置6—7天。等到成熟可以揪下毛的时候，从桶中取出把毛揪干净，接着用铁器来回揉搓直到羊皮变软。牛皮要用

两手揉软。吉尔吉斯人用这种皮张制做皮衣皮帽。这种熟羊皮大部分都被俄国商人采购。从草原输出大量未熟过的老牛皮和羊皮。

有关羊的价格及其产品的价格只能提供如下信息。

全草原的羊都是一个价格。3—4岁大羊值2个卢布，周岁羊羔1卢布。

羊皮价格：成年大羊皮一般值40戈比；周岁—2岁羊羔皮30戈比；半岁羔皮为20戈比。

有人告诉我说，100只羊毛批发价为5卢布银子。在当地一俄尺普通毛毡的价格是30—40戈比；白毛毡为60—80戈比。精制毛毡的差价很大，很难有统一价格。

从科帕尔到谢尔吉鄂波尔，一群羊的收入大概是：1000只羊一年的产羔量约为420只；主人食用70只，销售280只，剩下的归入羊群，如此算下来，好年份可以增加至1070—1100只。约长6俄尺的毛毡要用40只羊的毛，如此算下来1000只羊可能提供25块毛毡，总共价值约60—65卢布。显而易见，羊群的利润很大，除羊奶以外，纯利润约30%—35%。

（二）山羊

据我观察，整个吉尔吉斯草原饲养一种山羊。吉尔吉斯山羊跟俄罗斯农民山羊不同的是其个头小，羊角也不长，有着十分弯曲的鼻梁骨。吉尔吉斯山羊毛长中等，蓬松发硬，且不像一般绵羊，没有什么确定的毛色。

吉尔吉斯人把所有品种的山羊，包括母山羊等统称为鄂什克（эшки），公山羊叫铁卡（тека），6个月前山羊称为拉克（лак），怀孕的母山羊叫拉克特鄂什克（лакты эшки）；2岁骟山羊叫谢而卡什（серкаш），而母山羊为什伯什（шыбыш）；3岁的公母山羊分别称为库南铁卡（кунан тека）和库南鄂什克（кунан эшки）；4岁的称为多弄鄂什克（донон эшки）；5岁的称为别斯塔铁卡（беста тека）和别斯塔鄂什克（беста эшки）。

吉尔吉斯人把绵羊和山羊视作同一类家畜，一般都一起牧放，通报其畜群数量的时候总说我的阔依鄂什克（也就是绵羊和山羊）有多少多少。所以对他们饲养和牧放山羊方面，我没有什么新资料提供，甚至是小山羊的拴养和山羊奶的采挤方法都与绵羊相同。挤出来的山羊奶和羊奶同样都倒入同一奶桶中。吉尔吉斯人有如下山羊奶制品：

1. 山羊奶（用途与绵羊的相同）。

2. 山羊肉（同羊肉）。但值得一提的是，因肥瘦不同，羊肉比山羊肉好吃，所以待客不能用山羊肉，否则就被认为是吝啬，起码也算不够大方或不恭敬的表现。

3. 山羊皮。吉尔吉斯人一般不加工带毛的山羊皮，因为谁也不喜欢穿山羊皮袄。这种皮袄又硬又重，也没有羊皮袄暖和。如果一定要熟山羊皮，其方法与绵羊皮同。

山羊皮一般都加工成加尔嘎克皮张（джаргак）。其方法如下：羊皮晒干之后在成分不同的液体玛尔玛剂（малма）里浸泡几天，之后取出，用专门的鄂拉克（орак）刀刮去长毛面的皮层，然后把皮张放入加盐的奶液中，泡3天或像吉尔吉斯人所说的那样，直到吸够奶液为止。之后撑开皮张晒干，再用上述方法揉搓变熟。用这种山羊皮一般缝制叫沙尔巴尔（шалбар）的长皮裤。实际上这是吉尔吉斯人骑马时穿的长裤。俄罗斯农民冬天上路时也穿过这样宽大的叫沙罗瓦尔（шаровар）的皮裤，看来这是吉尔吉斯语的变音。

一般这种黄山羊皮裤最多值 1.5—2 个卢布。这种皮裤也大批出口到俄国农村。

4. 山羊毛。吉尔吉斯人把山羊毛加工成各种产品：把较长较硬部分挑选出来弄干净染上颜色加工成地毯和毛毯边穗；把较长的毛纺成线后大部分都织成加固毡房的彩色条带。一俄磅细山羊绒一般值 15—20 卢布。

（三）牛

我发现，吉尔吉斯只饲养一种牛，但是南部地区草原的母牛比北部地区的个头大且强壮，当然这与所处的地理条件有关。不过这也许跟较矮小的西伯利亚俄罗斯牛杂交所致。吉尔吉斯的牛一般都中等个头，肉多，但比起俄罗斯牛产奶量不高。牛身长一层短且光滑的毛，十分弯曲的牛角很长，牛也跟羊一样，吉尔吉斯人很少引进新品种。吉尔吉斯人向俄罗斯西伯利亚提供大批屠宰用牛。他们把所有牛统称为斯依尔（с и и р），其中包括母牛。公牛叫布卡（б у к а），犏牛叫鄂古孜（о г у з），牛犊叫布扎乌（б у з а у），所以牛产仔就叫布扎乌来地（б у з а у л а й д ы）。奶牛，也就是带仔的母牛叫布扎乌莱干斯依尔（б у з а у л а й г а н с и и р）。一岁小牛叫拖尔帕克（т о р п а к），2 岁的叫塔音沙（т а и н ш а），2 岁公牛要阉割，因为从 3 岁就要开始分为库南布卡（к у н а н б у к а），即 3 岁公牛，库南鄂古孜（к у н а н о г у з）为 3 岁犏牛，库南斯依尔（к у н а н с и и р）为 3 岁母牛；4 岁时分为多弄布卡（д о н о н б у к а）；5 岁为别斯塔布卡（б е с т а б у к а）等。

牛群大小不等，不过基本保持 30—40 头牛配有一头公牛。种牛一般从较好的母牛生产的牛犊中选出。通常奶牛比犏牛多，其比例为 3:2。牛群不像马群一定要分牧，而是可以不分奶牛和犏牛都在一起混牧。一个阿乌勒的牛群都牧放在一处牧场，不过公牛和母牛得要分开。

夏天，牛群就在帐篷附近随便过夜。冬季用木头、石材和土墙为成年牛建造小围圈，为牛犊建造的是封闭的牛圈。牛群一般都不远离帐篷，也必须有专人牧放，到傍晚牛群回来时只需将小牛犊用绳子拴住便可。第二天早上挨个松绑送到母牛跟前，等小牛吮吸一阵母乳以后，把它拉开，开始挤奶，这样牛才不会乱动。等挤出差不多三分之一乳汁时，再把小牛犊放开去吃完剩下的奶水。此后，把牛仔拴住，母牛就会到附近的牧场吃草。只是等到母牛走远后再把牛仔放开自由活动。到傍晚牛群尚未回来的时候，牛仔还得拴起来，晚上的挤奶程序跟早上的相同。挤奶的时候牛犊必须在场，这样母牛才不会远离阿乌勒，并且会有规律地自己返回到牛仔跟前过夜。吉尔吉斯人告诉我们说，如果牛仔不先吃几口母奶就不与母亲呆在一起，就休想挤出点滴奶水。

上面我已说过，公牛得要与母牛分开牧放，并且必须得有人跟着它们使其不乱跑。牧放公牛的草地不能离帐篷太远，也不能让它们靠得太近。冬天和夏天牛都是自由牧放，自己找草吃，只是给秋天生产的牛犊才喂些麦草等。

吉尔吉斯人只是夏天才挤牛奶，一天挤两次：早上和晚上各一次。挤奶期长达 6 个月，从春天到晚秋。每头母牛除喂养小牛犊外，每天起码可以提供 2.5 夸脱（容量单位，等于四分之一加仑——汉译者）牛奶。冬天只可以挤春天不产犊的和秋天产仔的牛。这些牛跟羊一样，需要用草料喂养，尽管如此，一天最多也只能挤出 1.5 夸脱牛奶。

吉尔吉斯人也把牛当坐骑使用，只不过是远离家门的时候用，一般是孩子们坐在牛背上到附近办某件事，有时放牧也骑牛。只有 2—3 岁的牛才可当坐骑

用，犏牛岁数大些也可以乘骑，为其备有专门的鞍架。这种役牛甚至可驮动十来普特重的货物。每头小牛的脖子上始终拴有绳套，这样随时都能抓住它拴上。每头骑用和驮用牛的鼻子上都串有木仑杜克（мурундук），一种两头尖、约长2英寸的木棍。木棍的一头拴有约长1.5俄尺的绳索，骑者可当缰绳使用。骑者拿着这根两个牛角间经过的绳子可以控制方向。不拉东西或自由牧放的时候，这根绳子就缠在牛角上。骑用牛没有什么专门的鞍子。穷人有什么牛就骑什么牛，不管它小牛或者犏牛，而富人挑选最强壮的犏牛当坐骑，并与帐篷前面的牛分开，单独饲养。

吉尔吉斯人牛的平均年龄为15—16岁。公牛的交配从2岁开始，所以两岁就得要犏。母牛2岁开始怀孕，其年龄以产仔数计算，如头胎牛和二胎牛等于是4岁和5岁的奶牛。吉尔吉斯人很少杀牛吃肉，只是冬天才杀那些不产犊的老牛。牛的大概价格如下：新生小牛犊卖1卢布；2岁牛2—3卢布；3岁牛5卢布；4岁牛10卢布；带仔奶牛12—15卢布；屠宰肥犏牛17卢布。当然牛的价格也不稳定，随着瘟疫或者春季灾害，牛的价格也跟着上涨。1862年我所见奶牛的卖出价为25卢布。

有关吉尔吉斯人养牛业产品，我所能提供的信息如下：

1. 牛奶。只有穷人才把牛奶和羊奶掺到一起提取奶油，富人可一定要分开炼制。从牛奶炼取奶油的方法是这样的：把牛奶倒入铁锅后马上开始烧煮。等到上面结出奶皮后将其取出并开始搅制奶油，把搅出的奶油用文火炼化后加盐灌入肠衣中。在剩下的热牛奶中兑水掺和稍许酸奶倒入锅中，这样牛奶会很快开始凝结，继续用文火熬煮，并不停地搅拌直到完全凝固，这时将其倒入皮囊萨巴中继续用专门的搅拌棒—皮斯塔克（пистак）搅拌2—3小时。经24个小时继续发酵以后就变成了吉尔吉斯人普遍喜爱的可口奶制品艾兰（айран）—酸奶。这种酸奶又稠又浓，味道非常好。不加水的这种酸奶经过加温可以制做奶豆腐（奶渣）—卡特克（катык），由其再制做奶酪—库尔特（курт）。

酸奶可以直接用木碗喝，每次喝之前必须用搅棍在皮囊中搅拌再倒入碗中喝。除此在喝的时候还可以添加稍许制做艾兰时取出的奶油或新鲜奶皮—开玛克（каймак）。酸奶还有如下吃法：（1）酸奶艾兰加生面粉烧煮稀饭；（2）酸奶艾兰加炒面塔尔刊（талкан）做稠稀饭；（3）酸奶艾兰加炒小米饭；（4）酸奶艾兰煮麦粒是吉尔吉斯人最喜欢的饭，叫阔硕（кошо）。

2. 牛肉和牛油。成年大牛可出20普特净肉和5—6普特牛油。牛屠宰之后其脂肪马上炼成油出售给俄罗斯和塔塔尔商人。这种交易一般都初冬进行。富裕的吉尔吉斯人从来不吃牛肉，即使穷人也不喜欢吃。他们认为牛肉不好消化，是一种不健康食物，会引起胃消化不良和心脏疾病。吉尔吉斯人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是因为他们只吃老牛肉，这种肉当然不好吃，尤其是在露天敞着锅烧煮更会如此。

3. 牛皮。吉尔吉斯人很少加工牛皮，用牛皮只制做大小不同的硬皮袋—托尔苏克（торсук）和萨巴皮囊。牛皮加工与山羊皮的加工方法相同。把牛皮用牛奶泡软，用木桩拉平拉直后剪裁，并用牛筋缝制成皮袋，然后让其定型晒干。经过这些程序皮袋会完全变硬。为了让液体不变味，等皮袋干透时要用烟火熏烤以消除其异味。吉尔吉斯人的大部分牛皮都卖给俄罗斯和塔塔尔商人。在草原当地，一张牛皮值3卢布。但那些商人收购的价格比这要低许多，因为那些人早在春天时就已经支付了预付款。

（四）马

吉尔吉斯人的马，总体上没有西伯利亚农村的马高大。它们的体形不如阿尔泰卡尔梅克人马好看，其个头不高，一般只有2俄尺半高。这种马有着大脸盘、长长的头，两只眼睛很小，两只成比例的耳朵很漂亮，脖颈很粗壮，有点像马鹿的脖子；腰部圆滑漂亮，臀部短且偏，马尾长得高，即使在平静的时候也有点翘着；马胸显得挺宽大。吉尔吉斯马的四肢第一趾关节短促，肌肉显而易见，有着又坚硬又小巧的马蹄，所以在其关节或膝盖上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肿块。一般认为，在吉尔吉斯北部草原地区只有一种马，但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卡尔宁格告诉我说，吉尔吉斯马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品种。其中的一种，特别符合我上述的情况，具有原始的很明显的吉尔吉斯马的特征。第二种现代吉尔吉斯马的外观有点类似阿尔泰的卡尔梅克马。据卡尔宁格说，吉尔吉斯人对草原上出现阿尔泰马做如下解释：古代卡尔梅克人游牧于斜米帕拉金斯克和鄂尔斯克之间，上世纪从南方来的吉尔吉斯人战胜卡尔梅克人之后，把他们从这里赶走并占有了他们漂亮的马。现在吉尔吉斯草原这种阿尔泰马已不多见，即使有，那也只是富人家或过去苏丹的后代才拥有。他们这些人有自己专门的马群并严格保护其纯种。吉尔吉斯人十分推崇这种马的体形和气力，也都愿意为这种马支付比普通马高得多的价格。吉尔吉斯马的特点是有很强的耐力。这种马也跟他们的其他牲畜一样，自己找草吃。所以也不娇气，长久挨饿也不会丢失气力。这是一种真正的草原马，又野又烈，不像蒙古马那么凶，但无论年龄大小都很倔强和任性。

在南部草原地区除吉尔吉斯马外，有时还能碰到身材高大、匀称的阿拉伯马。这种马叫阿尔格玛克（аргымак），大都为公马和骗过的公马。所有阿尔格玛克都是有钱人的坐骑，冬天需要用草料喂养。因为这种马经常与普通马交配，所以在富家马群中已有不少高大的杂种马。

对吉尔吉斯人来说，马是漂亮的最高标志，是他畜群中的明珠。他们爱马胜过爱自己的女人，于是骏马有时会将仁者变为盗贼。如果偷盗牲畜引起被蔑视的话，那么盗马似乎算是一种英雄行为。吉尔吉斯人从来不愿意把自己的马，哪怕是暂时借给别人骑。他们对马的敬重，通过对它的称谓来表达。他们称马为玛尔（мал），也就是动物的意思，因为对他们来说，马是整个动物的代表。马群在野外自由自在地牧放。吉尔吉斯人称马群为日尔克（жылкы）或日尔克玛尔（жылкы мал）。每个马群各自单独行动，其领头马——公马都不容其他马群的成员混入自己的领地。每个马群多则有50匹马，最少也有15匹。吉尔吉斯人有句谚语：“富人的马也长得比穷人的好。”一般每个马群都由一个公马艾格尔（айгыр）充当保护者，由9匹母马毕阿（бия），9匹当年生马驹，8匹2岁小马，5—8匹3岁马，5—6匹4岁和几匹年龄稍大的马组成一个家族。育龄前的母马叫博依达克拜塔尔（бойдак байтал）或简称为拜塔尔（байтал）；4岁和5岁的小母马叫库那金（кунажын）和多诺金拜塔尔（доножун байтал）。母马只是到5岁的时候才开始交配。好公马可以与9匹母马交配，不好的只能交配5或6匹。一般母马都在3月份怀孕，夏天以前未孕的母马就叫可斯尔毕阿（кысыр бия），根本不能交配的母马就叫图乌毕阿（туу бия）。公马到5岁的时候才开始交配，所以如要骗马就得在这时骗割。挑选公马的时候只关注其品种和体形，但很少关注其毛色，所以有非常奇特的公马，尤其是斑点花马。

公马是整个马群的守卫者和保护者，能保护马群不受野兽的侵害，有一匹好公马狼都偷不走小马驹。它容不得身边的任何竞争者，只要有其他公马靠近自己的情侣，它都会毫不留情地把它赶走。当小公马满4个月的时候，它亲生父亲就

开始撕咬着驱赶它，直到把它赶出马群。这时可怜的马只好孤单地与畜群保持着一定距离，直到主人把它归并到其他的马群。公马同样也不会与自己亲生的小母马交配。如果有年轻的亲生母马发情时向其投来，它同样会咬它、驱赶它，直到它离开马群。这时它会迎风而行，投入另外马群。年轻小公马也一样，绝不跟自己的妈妈交配，如果它将成为本马群的公马，只好把母亲赶到另外的马群。

同一个马群中会有各种不同毛色的马，但淡黄色马居多，然后是枣红马和白马，黑马很少见。吉尔吉斯人对马的毛色分类与我们有所不同，如下就是其简单情况。

1. 基本上白色的马：浑身为白色，其不长毛的嘴边和腹股沟为肉色的马叫克孜尔阿特(кызылат)，直译为红马；同颜色的马，但黑皮肤的叫阔克阿特(кок ат)，直译为浅灰色马，或称为博孜阿特(боз ат)，直译为白色或银白色马。不同类型的白马如：克孜尔阔克(кызыл кок)，即浅红灰色马，特点为白色带斑点，大都为白色，但头上、后大腿、鬃和尾巴上可见褐色；卡拉阔克(кара кок)或卡拉博孜(кара боз)马：其特点是在同样的部位有较深的灰色。

2. 卡拉阿特(кара ат)，黑马。

3. 吉兰阿特(джи иран ат)，棕色马。

4. 黑皮肤、黑鬃和黑尾巴的枣红马分别为：托罗(торо)，灰枣红色马；卡拉托罗(хара торо)，深枣红色马；库罗内格(куро нг)，黑鬃黑尾黄褐色枣红马；卡拉库罗内格(кара куро нг)，深黑鬃黑尾黄褐色枣红马；萨拉阿特(сары ат)，腹部黄色的枣红马；卡拉萨拉(кара сары)，黑黄色枣红马；克孜尔萨勒(кызыл сары)，棕红黄色枣红马。

5. 嘴和腹股沟为白色的枣红马：沙毕地尔阿特(шабдир ат)，白胸深枣红马；吉尔阿特(кер ат)，白鬃白尾深色马。

6. 鬃尾深色的淡黄马：卡拉库拉(кара кула)，深黄色马；克孜尔库拉(кызыл кула)，褐色淡黄马；萨勒库拉(сары кула)，黄褐色浅黄马。

7. 昆古尔阿特(конгур ат)，浅鬃浅色马。

8. 布乌鲁尔阿特(буурул ат)，混合毛色马，也就是其绒毛较细，而毛色是浅色的，有如下名称：卡拉布鲁尔(кара буурул)，浅黄黑；克孜尔布鲁尔(кызыл буурул)，浅棕红色；萨勒布乌鲁尔(сары буурул)，浅黄色。

9. 阿拉阿特(ала ат)，花马，即全白带大深斑点的马，有如下名称：阔克阿拉(кок ала)，银灰白斑点的白马；卡拉阿拉(кара ала)，大黑斑点的白马；克孜尔阿拉(кызыл ала)，红和带杂色毛的灰马；萨勒阿拉(сары ала)，黄和带杂色毛的灰马。

10. 什巴尔阿特(шыбар ат)，花斑马，即带花斑浅色马，分为如下名称：阔克什巴尔(кок шыбар)，带灰色斑点；卡拉什巴尔(кара шыбар)，带黑色斑点；布乌鲁尔什巴尔(буурул шыбар)，带雪豹斑点等。

母马一般都在3月份产仔，之后直到5月都在马群中牧放。到5月初，母马连同小马驹一起带到帐篷前，把小马驹用笼头拴在大绳上。这时母马就可以在不远处自由活动。在放开小马驹前，必须先把母马用大绳牢牢拴在木桩上，否则它

就会带着小马驹重返草原。

马一般一次挤不出多少奶水，所以一天挤 6—7 次才行，就这样再好的马一天也只能挤出约 2 夸脱（约四分一加仑——汉译者）马奶，其余要留给小马吃。挤马奶是一种艰难且危险的劳动，必须由男性协助才能完成。挤奶的时候也不能使用木桶，否则马一脚就能踢坏或者打翻在地，所以必须用皮囊阔诺克（к о н о к）。挤马奶时起码两个人才能完成，若是烈马的话，甚至需要三个人。开始挤奶之前，马的前腿要先捆住，然后一个人用绳子紧紧地牵着马的头，直到挤完奶为止。如果马性烈，甚至两个人都管不住。挤奶时，挤奶员先跪到马肚的左边，把皮囊放到右腿上才开始工作。开始挤奶前和挤完奶都要把小马放开，先让其吮吸母奶。工作结束之后允许小马在母马前待一段时间。

一般母马可以挤 4 个月的奶，并一直到秋天在草变黄之前都牧放在帐篷附近的草地，只是到冬天才带着小马返回到牧群中。那些不算富裕的人们，这 4 个月期间，把小马一直都在帐篷附近牧放。为了喝库姆斯—马奶酒，有钱人在帐篷前始终保持有好几匹奶马。遇到好年份，可把秋天产仔的马留下来冬天挤奶喝。有时把几家的马奶集中起来大家共同享用。

在帐篷附近，除了奶马，还要留几匹骑用的马。为了不让这些马逃回马群，其三条腿都要用绳子拴住，有钱人的骑用马一般待的时间都很短，他们一年要更换好几次坐骑。他们还给自己喜爱的坐骑加喂草料，但哪一家的坐骑也不会超过三匹。当然，只有富人才拥有家族的马群。穷人把自己仅有的几匹马一般都寄放到富人的马群中。穷人不挤马奶，并且随便将母马或公马都一样骑用，而富人只骑与马群分开单独喂养的骟马和品质优良的公马。

在总体上言，南部地区的吉尔吉斯人饲养的马没有羊和牛多。有三群马的人就已经算是富人。个别富人甚至拥有 80——100 群马。

之所以马养得少，一方面是缺少牧草，另外，主人从马身上得到的好处也很少，而且吉尔吉斯人忌讳卖马，他们有一句这样的谚语：“卖马阻碍马群的繁盛”，所以吉尔吉斯人也很少卖马。他们主要是将马当坐骑，或者吃肉、挤奶，所以少量的马即可以满足他们的这种需要。

吉尔吉斯人从小就开始骑马，把孩子早早就送到马背上，所以每个成年吉尔吉斯人都是很出色的骑手。虽然他们在马背上的骑式并不怎么样，但他们却各个都骑得又稳妥又沉着，骑的马也从不会困乏。我不止一次地、无不惊奇地观察过这种情景：我在固尔扎城的时候，我的随从哥萨克的马实在走不动了，不得不替换我们的向导吉尔吉斯人的马。两个小时以后，哥萨克人把这个马也给骑垮了，一步也不想动了，这时他重新骑上在吉尔吉斯向导身下已得到休息的自己的马，而吉尔吉斯人也骑上自己的马继续前进。

吉尔吉斯人骑马用的马镫很短，而且他们靴子的后跟就跟女鞋一样，几乎处于靴底的中间，且向前倾斜，所以只有脚板的三分之一才能进入马镫中，骑士的大腿自由地悬挂着，几乎根本就接触不到马的驱体，骑士的膝盖只能碰到高高的马鞍边缘，这样以来，骑士就可以从容地坐到马鞍上，对马不造成任何的挤压。他们的马一般要么是慢步，要么是疾驰。疾驰的时候，骑手要在马镫上站起来，头向前伸出，几乎要贴到马的脖颈上。赶马只用马鞭。缰绳一般都拿在骑士的左手中。无论男性或女性都这样骑。

吉尔吉斯人的马具。

1. 马头用品：

笼头由嚼子、嚼铁、嘴唇两边的铁环、颌下皮带、额头皮带、颊皮带、脑勺

皮带、与左边笼环相连的约长 1.5 俄丈的缰绳组成。骑手一旦骑上马就一定要紧握缰绳。

2. 皮缰绳。

3. 马鞍。男性骑半月型前桥上有着鞍头的吉尔吉斯马鞍；女性骑浩罕马鞍。浩罕马鞍由层层粘贴在一起的桦树皮制成，上面上漆并由骨片装饰，其稍呈尖形的前桥鞍头上有个小圆球。吉尔吉斯的马鞍由前桥、后桥和鞍翼组成，马鞍的木架上面置有坐垫，马鞍下面马背上要垫毛毡。为了骑手的靴跟不要碰到马肚子上，在毛毡上面要垫上一块从两边能够耷拉下来的叫铁比什（тебиши）的四方形皮垫。马鞍的垫子一般都用毛毯覆盖，而这个毛毯用叫皮斯坦（пыстан）的皮带固定。马鞍由马肚带和后鞅固定在马身上。马鞍后面的两边挂有用来捆绑衣服等物品的叫刊吉嘎（канджыга）的细条带；挂在马鞍两边存放食物的小挂包叫依叶尔阔尔顺（иеркоршун）。

吉尔吉斯人最珍贵的马鞍用白银装饰。当然，这种马鞍也只有富人才能买得起。一般妇女用的马鞍装饰得都比男用的华丽。甚至最穷的妇女用的笼头上也镶有银饰。转运帐房时，妇女马鞍下铺就用长毛绒装饰的红色鞍垫，在马鞍上还覆盖大大的红色尼子加木加（джамджа）披盖。在马鞍前挂有可以装衣物的同样也用红色尼子制作的装物袋。年轻妇女替代这种装物袋的是婴儿摇篮。

2—4 岁的儿童备有可以捆绑于马身上的专用儿童鞍子。4 岁以上的儿童骑普通马鞍。吉尔吉斯人是天生的好骑手。儿童跟着马驹一同成长并终生陪伴着马。他们生活中的一切都跟马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要说“左边”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说“骑马的那边”；而说“右边”的时候就说“握马鞭的那边”。在任何家庭庆典活动中，人们的坐骑都会受到尊重。甚至举行葬礼时，为了祭奠死者还要举办赛马活动。

吉尔吉斯人美丽的标志就是马。当迎接新娘到婆家时，歌手会对新娘唱道：
新娘啊，新娘，你这美丽的新娘，
你真是匹黑马、可爱的小马驹啊！

而新娘也会把自己和小伙子们的戏谑比作小马驹们在闹玩，于是小伙子们对新娘唱道：

脚上有膝盖和踝骨，
王者有众人之智慧，
可怜的姑娘莫哭父，
公爹就是你的父亲。

新娘对唱道：

请告诉我，白绒毛游戏在哪里？
我们的小花马驹在哪里玩耍？
这里的公爹再好，
要知道，他不会像我父亲，啊。

坐骑是每个姑娘和小伙子的骄傲。赞扬坐骑就是称赞马的主人。羞辱坐骑就是对骑手的不敬。抽打别人的马就是对主人的不敬。马可以把小伙子送到姑娘家，并疲倦地站在帐房前直到跟自己的心上人度过幸福的时光；马也可以把战士送上战场，也有资格参加死难英雄的追悼会。

富有的吉尔吉斯人死后的第七天要举办葬宴。这时将其马鞍相反方向置于其坐骑的脊背上，上面堆放主人的衣服，给它戴上主人的帽子之后，将马拴到死者的帐房前。在哭歌声中把这匹马的尾巴割去，从此之后谁也不会再骑到该马背上。

这种马叫做图尔达干阿特（тулдаганат），即丧偶之马。如果马的主人在他乡异地去世，那么其坐骑带着被反方向置着的马鞍送回家之后，才能割除其鬃毛和尾巴。另外，马也是吉尔吉斯人唯一能确定人的价值的动物。用马可以衡量彩礼和新娘的赎金，同时，马也是一个人一生或其家族成员死去后的等价财富。

马给吉尔吉斯人提供的产品有：

1. 马奶。把新鲜生马奶倒入皮囊之后，持续数小时用搅棍搅拌，4天之后，经过发酵后的马奶就变成了吉尔吉斯人最喜爱的美味可口的库梅斯—马奶酒。库梅斯带有轻微的酸味，喝多了醉人。库梅斯不能有气，一旦有气就算已经过头，一般不喝。在伏尔加河疗养区的定居塔塔尔人的库梅斯跟吉尔吉斯人的不一样。如果习惯那种固有的特殊味，吉尔吉斯人的库梅斯是一种很好喝的饮料，既能解渴也能解除饥饿。根据库梅斯的多与少，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富有与否。全区的穷人都会到这个富家来，为的就是喝一口库梅斯酒。一般大型宴请都会准备大量的库梅斯，欢庆中很多人都会喝醉，但真正灌醉一个习惯食用这种酒的人，起码需要4—6夸脱库梅斯才行。我曾多次品味该酒，而且每次喝得都不少，虽然它对我也起催眠作用，但我从没有喝醉过，如果要走远路晒太阳，我就会十分克制自己从不多喝这种酒。

斟库梅斯酒很有讲究。只有男性，一般是主人或年长的家庭成员才能做这事。家庭主妇把库梅斯盛到擦得净亮的家里最好的碗中送给主人。这时帐篷里面一片肃静，根据每人脸上肃敬的表情，可以判断他们也跟我们的红酒爱好者一样，各个都在品味着这个美酒到口中那一刻的滋味。把库梅斯搅匀后用锡或铜勺舀到瓷碗或木漆碗递给客人喝。如果给贵客递的不是库梅斯，这等于是对他的侮辱。尚未成熟的库梅斯叫萨乌玛尔（саумал），这是对库梅斯的又一种赞美的称谓。库梅斯一般只能放几个小时，最多也只能放半天，超过这个期限就会起泡，就算是发酸了。没有发酵好的库梅斯有点使人恶心，有种很不好的又酸又甜的怪味。在个别地方我也喝过兑水的库梅斯，不过只是库梅斯不多的时候才兑水。在草原南部地区，吉尔吉斯人把库梅斯和炒面及炒麦粒和到一起当饭吃，但是，这种情况一般不多见。除此之外，再没有见过用库梅斯做的什么其他食物。

2. 马肉。吉尔吉斯人很喜欢吃马肉，不仅比牛肉，而且比羊肉还喜欢。到春天或夏天，不太富有的吉尔吉斯人收购俄罗斯人的老马，让它夏天在草原上好好长膘，到秋天第一场雪后就宰杀。富人宰杀的一般都是没有怀过孕的母马和小马驹。在宴席桌上膘肥油多的母马肉是最好的佳肴。在屠杀之前，要骑上母马奔跑，直到它完全开始吐唾沫，这时把它撂倒在地屠杀。据说，这样奔跑后马肉能发热，脂肪达到几乎融化的程度，其肉味道更加美好。

吉尔吉斯人最好的美食是卡孜（казы），就是将马肉加盐灌肠，然后再用烟熏。这些肥肠的味道确实很好吃，且很有营养。一般在宴席都用肥肠款待贵客。马肉中味道最美的还是后腿肉，脖颈脂肪同样也可以制成熏肉。吉尔吉斯人认为马的肠子干净可以吃，而其他动物的肠子不干净，不能吃，往往喂狗。马不能吃的只有肺，所以屠杀后取出喂狗。一匹马能有15—18普特净肉和一普特脂肪。吉尔吉斯人认为马的脂肪是一种非常细腻又容易吸收的食物，它可以浸透于任何厚实的皮张和皮肤，所以他们经常用来擦脸、擦手和熟皮，但是，哪里也找不到卖的马油。

3. 马皮。一般的马皮值2个卢布，但很少有人卖马皮，大都吉尔吉斯人自己加工自己用，尤其把它切割成细长条带制成各种编织物。他们各个都是用细皮

条编织缰绳、笼头、皮鞭、马嚼、马鞅等用具的能手，尤其是皮鞭人人都会编织。吉尔吉斯人的皮鞭用榆树木做鞭杆，鞭杆约长 2—2.5 拵，鞭绳约粗一指、长 3—3.5 拵，并由 24 根细皮条编织而成。俄罗斯人都十分喜欢购买这些绝对结实的皮制用品。

4. 马鬃。吉尔吉斯人的马鬃、马尾都非常昂贵，因为他们一般都不情愿割取自己的马鬃和马尾，所以销售的马鬃、马尾极少，一般只是用来制做搭建帐篷的绳索。这种编织的绳索，其花纹非常好看。吉尔吉斯人很少用马鬃编织缰绳，大都是他们的邻居卡尔梅克人这么做，所以吉尔吉斯人的马鬃并不是什么主要贸易品。

（五）骆驼

跟其他动物比，吉尔吉斯人很少养骆驼。南部地区的吉尔吉斯人养的骆驼要比北部地区的多。就富人养的骆驼也超不过 50 峰，穷人的最多也超不过 3—4 峰。养骆驼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是整个阿乌勒的骆驼收集到一起牧放。

吉尔吉斯人叫骆驼为图鄂（туо），公驼称布乌拉（буура），母驼叫音干（инган），骟驼称阿坦（атан），1 岁幼驼叫博塔（бота），2 岁的叫泰拉克（тайлак），3 岁的叫库南沙（кунанша），4 岁的称多弄硕（дононшо），5 岁的叫别斯塔图鄂（бестатуо）；3 岁的母驼叫库那申（кунашын），4 岁的称多诺顺（доношун）。

吉尔吉斯人养的一律都是双峰驼，很少见到单峰驼。蒙古人基本上不养单峰驼，但在中亚地区却经常能见到单峰驼。除此之外，在这里还有以其力气大而著称的单峰驼和双峰驼的杂交品种。这种品种的两个峰相互靠得很近，形成一个两头的驼峰。骆驼生性温顺，容易被捉到，而且好驯养，只要命令它“确克！确克”！它就会爬下，把货物驮到其背上，如果驮物开始下滑，它就会自动停下来。但是，在骆驼的发情期，年小公驼表现很暴躁，会攻击人和其他动物。这时不论是谁，遭遇这个发狂的动物都会非死不可，因为其他动物或者人，跑得再快也超不过这个发怒的庞然大物。所以发情期的年轻公驼都要用铁链子拴起来，不过，骆驼的发情期到 5 月份就会结束，只要地下长出绿草，公驼就会变得文静温顺，就跟骟过的一样随和。母驼 5 岁才开始产仔，其怀孕期要超过 1 年。夏天产后的母驼一般都在帐篷附近喂养，一天挤奶 5 次，双峰驼的奶水要比单峰驼少许多，单峰驼一次能挤出满满一桶奶。

吉尔吉斯人很少把骆驼当坐骑使用，要骑也只能在路不远的时候才骑。骑骆驼一般不用鞍子。一峰骆驼可以骑两三个人；骑三个人时，最后者要骑到后峰的后面，并用两手抓紧驼峰。如果要上远路，骆驼要架鞍，这时肚带就要拴到前峰上，而桥鞅要捆到后峰上。

骆驼的基本用途是运输重物。在把货物驮上之前，必须把驼峰用毛毡裹起来，然后在驼峰的两边用厚毡捆上长木杆。双峰驼的这种长杆只用两根肚带就可以固定起来，而单峰驼的必须既要肚带也要后鞅带，所有货物都要用绳索固定捆绑在这根木杆上。在装运货物时，注意两边货物重量的均匀，否则驼峰就会损伤。驼峰非常娇气，只要稍许受损，役驼就再不能使用了。吉尔吉斯人所有家畜中骆驼是最娇气的动物。冬天，骆驼的膝盖绝不能与雪地接触，给它们的膝上必须绑铺垫子，而且托运的货物也不能超重，如果被累倒躺下，就有可能当场倒毙。骆驼同样也经不起蚊虫的叮咬，一旦被蚊子咬上，其皮肤马上开始变黑、起黑点，如果咬得严重，会发生生命危险。

双峰驼能拖动 25—30 普特重的货物；单峰驼约 40 普特，一天可行进 25—

30 俄里。如果要远行，托着这样的重物一天的行程不能超过 20 俄里。如果是空骑，其日行里程可达到 50—60 俄里。驮驼只能慢步行进，甚至不能小跑，因为一摇一晃很容易把货物摇松。

吉尔吉斯人都十分敬重骆驼，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把它当一种圣物看待。吉尔吉斯人有句谚语说：“安拉创造了骆驼，并委派伟大的阿乌里亚（圣者）去当赶驼者”。他们认为驼肉对神灵很有好处，所以一般只是在发生大不幸的时候才屠杀骆驼。如果某个大富户在古尔邦节杀了一峰骆驼，这就等于是杀了 7 只羊。总之，养骆驼不是为了吃肉。据说，一峰骆驼的肉还没有一匹马的多，不过它的脂肪却有 7—8 普特重。驼油味道不佳，没有人吃它，只是卖给商贩作他用。骆驼唯一有价值的产品是驼绒，再就是驼奶和马奶混合到一起发酵而成的库梅斯酒。

到春天的时候，骆驼开始一大块一大块地脱毛，把这些毛收集起来可以加工。一峰骆驼才产一普特左右毛，因为一半驼毛都丢失在牧场上。一普特驼毛值 4—5 卢布。骆驼最好的是前胸、后腿、脖颈和后脑勺的毛绒。部分驼绒被仔细揪松后可当冬衣的填充物，部分纺成毛线。纺线的时候，吉尔吉斯人把毛绒团固定在右手的中指上，用左手旋转线轴，纺出来的线团足有人头那么大。吉尔吉斯人唯一缝纫用的线就是驼绒线。他们还用驼毛线纺织宽四分之一胳膊肘的像披肩的防雨雪的毛呢布。他们的纺织用具十分简单原始：把几根木棒戳入地里，从上面纵向拉上线绳，纬线就从上面向下编织，为了结实，每织一次纬线就要用木棒收紧一次，这样纺出来的毛布很结实耐穿，大批驼毛布衣服运输到俄罗斯销售。

吉尔吉斯人与他们的近邻阿尔泰人不同，很少用“塔穆哈”（牲畜烙印）来标记自己的畜群。

在结束对吉尔吉斯人家畜的这段概述后，还想简单交待一下在草原常常发展为兽疫的动物疾病。我将其以他们向我述说的方式例举于如下：

托普萨兰—топсалан，是种牛、羊、山羊和骆驼得的疾病。流行于春天和炎热的夏天。疾病的症状：肚子鼓起，眼睛发红，肉发黑。往往发病于大的畜群中，不使用药物。

库尔—кул，是羊和山羊患的一种天花病。全身尤其是眼睛周围起痘子。发病于春天，3—4 年发生一次，死亡率不算高。不使用药物。

依叶里木—иелым，羊和山羊害此病。全身化脓，而且脓液从眼中流出，死亡率高。没有药可治。

萨尔普—сарпы，是一种所有牲畜均能患的蹄蹄疾病。四蹄化脓，脓肿也出现于口腔中。3—4 年发病一次，持续 20 天，死亡率不算高。羊蹄可做引流并绑扎盐包。牛只是口腔里表现症状，喂食面稀粥即可；骆驼和马的四蹄要用肥皂水清洗；马要卧躺直到病痊愈，如果病情持续到冬天，四蹄就会完全坏死。

吉尔丹地—джылданды，是一种羊的旋回病。

阿克巴斯—акбас，是一种马的疫病，其一只蹄子化脓流血，一般都能治好，但会成瘸腿马。

依斯克鄂鲁木—ыссык олум，是一种马脾坏疽病。

玛里克—малик，是一种血痢。冬天和夏天都会发生，尤其是牛的发病率更高。得此病的畜群有可能整群都倒毙。害病牲畜站不起来，5—6 天后就会死亡。有些能治愈的也需要好几个礼拜时间。吉尔吉斯人有这样的传说，畜主梦见两个老妇和两个少女，她们欢唱着歌曲驱赶畜群。

卡拉参—карасан，是一种牲畜贫血病。牲畜变得十分疲劳无力，肉完全变成白色，病情持续几天。

克巴那克—к е б а н а к，是一种山羊病。患此病后其肺上出现溃疡，眼睛流泪，口吐脓水。畜群中只有山羊害此病，即使同群中有绵羊，也从不会被传染。这种病3—4年发生一次，患病的羊只4—5天后大都会死亡。

吉尔吉斯人生活于一种可以移动的圆形毡房。这是一种自古以来所有的游牧民族，如突厥人和蒙古人都使用的帐篷⁽¹⁰⁾。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吉尔吉斯人帐篷的内部设施我已经讲述过，与阿尔泰人的帐篷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帐篷的唯一区别是比阿尔泰人做得更好，也干净得多，帐篷的所有栅栏形构架都做得结实且精细，烟囱的直径也足有1.5—2俄尺。为了不让烟囱上的盖子掉下来，上面有用两根弯曲的木棍固定成的交叉成十字形的框架。顶上的木杆也不像阿尔泰人的那样直直的，而是都向下弯曲。同样，建造帐篷的篱笆构件也稍许弯曲，其上面的数量与顶棚通风圈的孔眼数相等。两扇门置于做工精致的门框上，有门槛。所用栅栏均涂咖啡色，有钱人家甚至在上面雕刻花纹。搭帐房时，先把骨架置立，再用马鬃编织的宽带捆绑。一根像这样的带子横着从骨架的中间经过，还有2—3根从通风口开始逐渐向下下降拴缚，骨架外面覆盖的是用芦苇和毛编织的席子。富人家的这种席子全是用花毛制做。席子上面覆盖的是毛毡，阿尔泰人也跟这一样，而吉尔吉斯人的这种毛毡都非常干净，且均匀，都用上等羊毛制做。富家用的更是很好的精选过的浅灰色毛，他们的这种帐篷里，从顶棚上垂挂有绣花毯、毛穗和其他装饰物。

吉尔吉斯人的帐篷内设所不同的是拥有大量的家庭用具。他们的萨巴很好看，搅拌棍——皮斯塔克的手柄上有金属装饰，刻花的木碗、木盆也不少。替代皮袋的有不少木箱，这些木箱更方便于骆驼驮运。放置灶具的地方用苇帘隔开。最后是，吉尔吉斯人的卧具也很干净，他们的枕头也非常好看，室内也多有绸帘。供人坐的地方，无论是给家庭成员或客人都铺有毛毯⁽¹¹⁾，为普通客人铺的是毛毡。

富人和商人出门时都有移动的小帐篷阔什（к о ш）。

吉尔吉斯人的衣着很明显地受到了近邻塔塔尔穆斯林人的影响。男女均穿中亚人穿的袷袂。这是一种长齐踝、袖子上面宽、下面相当细窄、齐手指的宽袍。袷袂有立着的长领子，前面畅开着，像长睡衣，穿着时上面要围上腰带。城市附近地区的人，当衬衫穿的同样也是这种袷袂，不过是白棉布做成的。在草原北部地区，只有老年人才穿这种衣衫，而年轻男性和小男孩也跟俄罗斯的塔塔尔人一样，穿宽2.5英寸翻领、宽袖到膝盖下面的印花布长衫。塔塔尔人的这种衣服由碎花纹的印花布做成，而吉尔吉斯人的这种衣衫的花纹图案往往很大。在夏天，男人们在这种衬衫上面套穿两件由布哈拉长道棉布做的袷袂，而到冬天，在其上面再套穿3—5件袷袂，另外还有皮袄。缝制袷袂的布料种类很多，有钱人用金丝绒、毛呢、绸缎制做。这些面料大都为中亚地区的产品。大多富人都看重由塔什干生产的丝毛混纺的杜里阿（д у р и а）做成的袷袂，他们将其直接套穿于衬衫上面。吉尔吉斯人都十分看重穿着，富人袷袂的面料跟穷人的有着很明显的区别。

吉尔吉斯穷人一般穿的都是家庭手工织的驼毛袷袂。皮袄的样子也跟袷袂一样，有吊面和不吊面的羊皮袄，但其皮料各有不同，有羊羔皮和艾鼬皮的，也有貂皮和狐狸皮的。除此之外，他们还穿叫加克（д ж а к ы）的翻毛马驹皮的大衣。真正的吉尔吉斯皮靴用最结实的皮张制做，其鞋帮一般都不高，靴头很尖，稍稍向上翘起；细靴跟置于靴掌中间，有钱人的这种靴子由彩色皮料和彩线制作，靴跟上钉有铁片。这种靴子非常适合于骑马，但不便于行走。现在，吉尔吉斯人

的这种靴子越来越不实用，在靠近中亚地区的城镇和北部地区的草原上，早已看不到这种靴子了。在这些地区，那些有钱人，只穿用柔软的羊皮制作的塔塔尔皮靴和套鞋。这种鞋子之所以能够这么快推广，一方面是塔塔尔老师宗教化的热情宣传的结果，另一方面，穿着这种靴子很便于坐到地上。

出远门时吉尔吉斯人要穿一种叫沙尔巴尔（шалбар）的骑马用裤子。这种裤子特别宽大，甚至把整个袷袂的下摆都可以塞入其中。沙尔巴尔是一种浅黄色软皮裤子，有钱人上面还要绣花。也有用呢子和长毛绒缝制的沙尔巴尔。穿着这种裤子的吉尔吉斯人显得实在是滑稽可笑，再瘦小的人穿上沙尔巴尔，再把袷袂或皮袄塞入其中就成了庞大无比的大胖子。

现在，大部分吉尔吉斯人的帽子都是普通的塔塔尔人戴的自制的宽一把掌的毛滚边帽或白色毡帽，而在南部草原上，常能看到萨尔特人戴的那种帽子或缠头巾。在北部草原地区，现在很少见到尖顶有护耳的羊羔皮或貂皮及吊呢子面的帽子，而不少居住在现已归中国版图的科克别克金斯克以东地区的克里亚人还戴这种帽子。他们夏天也戴帽顶和护耳上缝有塔什干丝绸花纹的白色细毡帽。列夫申所描写的吉尔吉斯人夏天戴的那种卷檐尖顶帽，现在已经在那里见不到了。

吉尔吉斯人服饰中不可或缺的是腰带。只要外出骑马，在袷袂或沙尔巴尔上必须系上腰带。这种腰带也有用绸缎做的，也有用许多金属片装饰的皮腰带。有钱人家的这种腰带用白银装饰，甚至用宝石装饰。腰带上别刀子，以及装有火镰、拔胡子用的镊子、小刀等的皮袋。他们外出狩猎时用这个皮袋装弹药。富人的这种皮袋也和腰带一样，要用各种各样的金属片装饰。

吉尔吉斯人都要剃头。只有小男孩，头顶两边留有长长的一撮长发。我见到只有巴克西不剃头。吉尔吉斯人用专门的小镊子拔除嘴边的胡须。妇女的外衣基本与男性的一样。平时妇女只穿一件或两件袷袂。我看到只有富家少妇才穿胸有纽扣、滚边的用混纺面料做成的短且贴身的衣服。东部地区草原的吉尔吉斯妇女穿齐脚踝的宽长袍。这种长袍的式样有点接近塔塔尔妇女的长衫。胸前领口用绸边缝制，富人用金银或纽扣装饰。平时在长袍上面系棉布或绸缎腰带，贵妇常用绣花带。

吉尔吉斯妇女的头巾由两块很大的白色四方巾组成，把下面的一块头巾系成尖顶的帽子，而用上面的头巾把帽子的边缘压住以后，向下垂到肩膀上。吉尔吉斯少女不戴头巾，她们戴的毛制滚边帽子非常漂亮，上面还别有飘动的羽毛。当然啦，帽子式样很多，不过都取决于其主人的富裕程度。有海狸皮或猴皮滚边的金丝绒帽、长毛绒帽、呢子帽或丝绸帽。几百年以前，吉尔吉斯妇女戴的那种尖顶帽，现在已经不时髦了。

妇女裤子和靴子的式样也跟男性的相同。但是，她们一律穿塔塔尔人的软靴子和套鞋。我没有见过吉尔吉斯妇女有人穿高跟骑马用靴子。

已婚妇女和少女的发型也相互有区别。已婚妇女梳两根或三根辫子。上面装饰有许多贝壳、金属片、珍珠和钱币，辫子通常都垂在肩上；而未出嫁的女子梳多根同样用丝带和金属片装饰的发辫。

富有吉尔吉斯妇女喜欢戴许多银戒指、手镯、手链等。除此之外，她们还喜欢涂脂抹粉，还把指甲染成黄颜色。

总之，所有吉尔吉斯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喜欢打扮，所以很容易一眼就能看出谁是有钱人谁是穷人。只有已婚妇女穿着不讲究。少女们平时穿得很好看，且又干净又整洁，但是一嫁出去，她也开始不注意自己的外貌，尤其是穷家妇女更脏更邋遢，她们的头巾脏得根本就看不出一点本色。只有富家上岁数的妇女才穿得

少许整洁。

有关吉尔吉斯人的帐篷生活不必多言。因为在总体上也与游牧阿尔泰人的一样，所有家里的活都由妇女来承担，男人只管畜群。但是，跟阿尔泰人相比较，这里还是有了一定的进步，生活也更有规律了；男女之间的劳动分配更具平衡，如种地、砍柴、制作木桶和皮囊等都是由男人们来完成。现在已经有了雇工的概念，我发现稍许有条件的家庭都有帮工了。可以看得出在分配劳动和管理畜群的时候都有序可循了，各人都有各自的事干。把畜群交给牧工后，其劳动还要不时受到监督。如果将这些细节都一一叙述，读者一定会乏味的。

吉尔吉斯人对草原劳动时间的支配，跟阿尔泰地区完全一样，这是因为他们的牛羊也都在帐篷附近牧放，所以挤奶时间也都集中在早晚，我已经说了不少有关吉尔吉斯人的畜牧业和奶制品方面的情况，除此之外，他们还从事耕种业，而且，其规模比阿尔泰人的大许多。在这个很少适于耕种的地方，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吉尔吉斯人开发的农田。管理农田的任务由阿乌勒指定的人或由富人雇用的数户种地人来完成。这些农民就住在田间地头，所需的耕畜由附近阿乌勒提供，向他们定期供应的还有粮食。

这里的大部分农田不是吉尔吉斯人开发的，而是很早以前就有，只不过是现在由吉尔吉斯人经营而已⁽¹²⁾。在草原上种地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干燥和炎热需要经常人工浇水，所以每块耕地都应该尽量分布在能够提供足够灌溉水的地方。为此，需要修挖从远处引水的主干渠。另外，为了不让农田淹水和更合理地用水，还需要再修建保护堤。各地的水利用情况都是一样的，所以，为了更清楚地展示吉尔吉斯农田的布局，我例举的是列夫申提供的一名俄罗斯军事工程师拍摄的吉尔吉斯西部地区草原的农田示意图。

农田的位置就在河流的右岸边。为了不让河水淹坏地势低的农田，沿着顺流的走向修建了长约150俄丈，高出河岸3英尺的土堤。从河中引出了三条浇灌渠。如果农田不需要浇水，那么，水渠从河岸到所指之点的地段就要填堵，而如果农田需要浇水，则水渠的主要地段就要加深，这时水就会大量流向三条干渠。春天当水涨到标出的高度时，就可以打开水渠。到夏天河水减少的时候，首先需要把多余的河水堵起来，等到河水蓄到春天的水准时，再打开灌溉渠。但并不是所有的农田都很简单地就能灌溉，不少地方需要把河水人工引入干渠中，因此，有钱人建造提高水位的水轮，而穷人却要用皮囊、木桶等将水挑到干渠。可想而知，用这种方法又能灌溉多大的面积？这种情况完全可以说明，在吉尔吉斯草原为什么只有有限的几个富人才能经营农业的缘故。吉尔吉斯人的浇水时间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同时还要考虑当时的天气情况、地理和水的情况。在北方粘土地区，一年只能浇一次水就足够了，而在南部各沙漠地带，天气干旱的时候，头一个月必须每周浇一次水。

吉尔吉斯人的农具非常简单，椭圆型犁刀顶上架一根木头就是他们的犁铧。犁铧上一般套两峰骆驼、两匹马或两头牛，穷人用锄头耕地。吉尔吉斯人的农田犁得不深，也不平，而且撒种子也不均匀。我所见过的农夫，手上提着袋子，边犁地边播种。据说，他们甚至把种子先撒好，然后再耕地。耙地的时候，吉尔吉斯人赶来几匹马，马尾巴上系上树枝，赶着在地里转圈就完事。秋天用小镰刀或刀子收割庄稼。把收割完的庄稼堆积到一块平整好的场地，赶来马或牛任其在其上面转圈以期达到脱粒的效果。

管理田间劳动需要整个一夏天的时间，于是干地里活就没有时间放牧，所以种地的基本上都是那些用自己牲畜的收入支付得起工钱的有钱人家。

我见到在阿亚古孜和科帕尔之间的中部地区草原的农作物中有小麦、黍稷和豌豆，在北部地区还种少量的黑麦。塔什干下面的吉尔吉斯人还种植水稻。我在阿亚古孜，向巴拉克苏尔坦所打听到的情况，充分说明了有钱的吉尔吉斯人从事农业生产的事实。他告诉我说，他安排种的小麦有 17 大袋，每袋重 2 普特；每年支付田间工人的工钱是 5—10 卢布，不过工人们全年和他的家人同吃同喝。

收获的谷物只有一部分用手工碾磨，因为许多地方吉尔吉斯人都有自己的水磨。我在科帕尔以南的地区见到过这种水磨。这种水磨像个原木建筑物，旁边有几间当库房的小屋。其设备非常简单，一天可以磨 20—30 普特谷物。这是一个私人水磨，每磨一普特面粉收 3 戈比。吉尔吉斯人除了畜牧业和农业以外，基本上再没有其他职业。他们谁也不会把狩猎当成事业，对他们来说，狩猎只不过是种爱好而已。不过也有个别人打岩羚羊、野猪；在南部地区还打猞猁、豹和老虎，但这种情况很少。吉尔吉斯人家中根本看不到猎枪等打猎用具，他们比较看重鹰猎和犬猎。

吉尔吉斯人犬猎的时候用长约 1.5 英尺的木棒。猎手手握木棒的细头，当猎人从猎物身边飞过吋一棒将其置于死地。用这种木棒子可以狩猎狼、狐狸和野猪。我从没参加过这种打猎活动，但见过不少把脑袋完全敲破的猎物，如狼和野猪。吉尔吉斯有钱人尤其喜欢用经过专门训练的猎禽，如金雕、隼和鹰狩猎。这些猛禽的训练方法基本都一样：抓到小禽后就在家里喂养，它们的眼睛一定要用眼罩蒙着，喂食的时候，让它栖在左手，用右手喂肉。在开始喂养猎禽之前，必须用诱鼓击打发出响声，以让其熟悉鼓声是预告喂饲的开始。之后开始从禽的头上取眼罩，引诱它落到主人的手上喂食。只是到猎禽学会听到第一鼓声就能返回接受主人的食物时，才可以开始让它试猎。试猎是这样的：猎禽戴着眼罩栖在主人的左肩头上，一旦发现猎物，主人便取掉眼罩，发出鼓声，让它起飞。猎禽飞向天空，从高空捕向猎物。骑手跟着猎禽向前跑，直至找到猎物，其中常常伴有种种困难和危险。猎禽捕到猎物后死死摁于地上，直到主人下马取走猎物并给它戴上眼罩为止。如果猎禽失手，主人会用鼓声引诱它，返回栖到主人左肘后，喂食并重又给它戴上眼罩。用隼和鹰狩猎是青年男女的娱乐活动，因为这些猎禽捕捉的只能是小鸟。用鹰捕猎野鸭和野鹅；金雕捕捉的是兔子、野鸡、大鸨、毛腿沙鸡。用雀鹰和隼打猎的时候就栖在主人的手腕上，大猎禽要栖在主人的左肩头。不用说，猎手还要戴上结实的皮手套以防猎禽双爪的伤害。

直到今日，隼猎仍然是富家子弟的主要娱乐活动，好的猎禽很珍贵，价格也很高。所以猎禽是主人的宠物，对它的歌颂犹如对他的爱马。如下是几段哭歌，这是一位吉尔吉斯老人当他的猎禽被狗咬死时唱的哀挽之歌：

紫啸鸫，你唱着歌像风一样飞翔，
你从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捉到了不少鹅；
恶魔弄死了你，
我悲伤，你瞄准捕捉了灰鹅。

我的鸟，无论在家或在草原上我都想念你！
啊，鸟啊，我养过很多鸟！
它们能追上的只有鸭群，
谁都比不上你的魅力，啊我的鸟！

长颈展翅的鸟！

我放出你是去捕猎，而你飞走了，哎！
你一下竟捉到 15 只鸭和 6 只鹅，
你难道没捉到大鸨吗？请告诉，我的朋友！

紫啸鸨，你老了，我也已经老了。
即使你看不见，也没有什么鸟比你更能干，
你每次一下就能捉到 6 只鹅，
即使老了你也从不拒绝捕猎！

你从低处向高空飞翔，
鸟啊，即使饿的时候你那里总有鸭子，
到傍晚响起猎鼓的时候，
你总是骄傲地努力捕猎：瞧我的！

紫啸鸨，我今天怀念你，
我们每次都见证了你起飞的力量；
一排排躺着的都是捕来的鸭子，
这就是你给我们带来的捕猎的欢乐。

犬猎没有鹰猎那么普遍。只有特别有钱的吉尔吉斯人才养猎犬并带着自己爱犬去捕猎兔子、狗和高鼻羚羊等。对此，我有这样的解释，吉尔吉斯人作为名副其实的穆斯林，可能认为狗是一种不干净的动物，所以也不愿意带着它打猎。我发现，吉尔吉斯人喜欢骑着马打猎，这样他们可以骑着自已的爱马狂跑开心。

除以上行业以外，我们发现吉尔吉斯人还有尚处萌芽状态的其他产业。我已提及过皮张加工、毛毡擀制、驼毛纺织、编织鞭子等，并详细描述了与畜牧业有关的产业。现在，还值得一提的是吉尔吉斯人的木制品和金属制品。不过他们的产品也只限于自用。他们的木制品有帐篷栅栏支架、顶杆、门框、大木箱、炊具、木碗、木桶、木盆等。另外就是木刻的搅杆、马鞍等。在需要的时候，每个吉尔吉斯人都自己会做这些生活用品，不过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阿嘎什乌斯塔（агашустасы），即木匠，他们做的当然非常精致漂亮。大部分用品都用手工制作，只有木碗和木罐需要用简易旋床来加工。这些木器都不用上漆，只需要浸以染料就可以变成黄色。在北部地区，俄罗斯制造的木碗和木箱基本上已经代替了本地产品，仍在使用的只有自产的小木碗，

比起木制品，很少有几个吉尔吉斯人用铁制做什么用品。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可以分为铁匠、铜匠和银匠。不过这些人虽然身为某一方面的行家，一般铁、铜、银他们都能做。铁匠一般造刀、矛、嚼子、马镫等，除此之外的用品都向邻近的俄罗斯人和萨尔特人购买。用银、铜和黄铜只制作装饰品、腰带和马鞍饰件。他们还制作一些玻璃、玛瑙和宝石的饰物。用白银做的有戒指、耳环、带扣、别针和搅棍上的装饰。另外，这些手艺人都是在铁器上镶嵌金银铜装饰的匠人。我见过有些富人，如北部地区的图托和大玉孜的苏尔坦铁则克有非常漂亮的金银模压的马具。他们的马镫、鞍面、缰绳和后鞅带上，都有精致的金银装饰。他们告诉我说，铁则克的模压马具值 200 卢布。我从未见过哪个卡拉吉尔吉斯人或蒙古人有过像吉尔吉斯人这么精致、高质量的模压品。

吉尔吉斯妇女能在皮子、呢子和毛毡上绣花，她们刺绣的水平非常高，而且所有吉尔吉斯妇女都有这个本事，不过，现在富家女子为了消遣才做这活儿。富

家帐篷的内设全部用刺绣装饰。不过，妇女的这种手工制作，在哪里也不算什么职业^{〔13〕}。这些产品也从不当商品出售。

吉尔吉斯人跟阿尔泰地区的突厥游牧民族有很明显的区别。无论是生活方式和思维意识，他们都处于较高的水平上。这与他们几百年以来信仰伊斯兰教有着密切关系。毫无疑问，正是穆斯林的宗教对吉尔吉斯人的影响下，他们才在服饰、居住、清洁卫生、协调家庭关系和礼节等方面更为规范化了。有一种传播很广的错误理解，认为吉尔吉斯人是不久以前才完全接受伊斯兰教的，不但如此，好像认为他们似乎现在也是多神教徒。吉尔吉斯人几个世纪以前已经完全接受了伊斯兰教，并已完全具备虔诚信徒的资格，甚至因为特殊的草原游牧生活方式，吉尔吉斯人的宗教信仰有了自己的特点，可以说他们已经成了狂热的穆斯林。

吉尔吉斯人都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一切形式的法规，无条件地举行割礼，所有男性都剃头和刮胡须，只有巴克西例外。另外，10岁以前小男孩可以在头的一边留一撮长发。大家按时念经，只是此时在草原深处的人，才以干擦来代替净礼。他们都完全以穆斯林的传统举行丧葬仪式。但封斋执行得没有那么严格。大家都记得不少阿拉伯语的格言，虽然有些不完全准确，但觉得很神圣，认为会带来好运，所以都念念不忘。既然大家都无条件地遵守了伊斯兰教的所有法规，那么天堂的大门就会向他们大开，在另一个世界他们也会享福，但如果有什么违逆的地方，他们就会大难临头。

与吉尔吉斯人为近邻的穆斯林人经常责备吉尔吉斯人忽视伊斯兰教规，不懂得宗教法规。所以，经常称他们是“卡普尔”，即非教徒。实际上吉尔吉斯人的确存有部分使虔诚的穆斯林十分不能接受的多神教的习惯，他们也不太谙熟伊斯兰教的说教，如几乎差不多所有年轻人都天天不念经文，而且也不严格遵守封斋要求，认为其间闻一闻烟也大不了什么事。他们尤其不把净礼当回事，按照吉尔吉斯人的习惯，认为经常洗脸对幼畜有害。就是那些按时念经的人，也只是表面上而已，实际上常常把个别毫无意思的突厥语词当经文颂念。屠杀牲畜时也不十分严格遵守穆斯林的规矩。如果穷人的马匹倒毙，往往过了很久才举行死亡仪式，以慰藉自己，这是匹好马，并且认为，其肉是可以吃的。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春天，这时因缺少饲料，牲畜开始倒毙。除此之外，也违犯穆斯林教规，不拔掉牲畜的牙齿，认为这样会伤害幼畜。不仅如此，吉尔吉斯人宰畜时还会偷偷把畜血收集起来煮着吃，这当然是虔诚穆斯林人的大禁忌。

不过我们发现，尤其这十几年中，吉尔吉斯人近邻的穆斯林人，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现在，北部地区的吉尔吉斯人已经开始请家庭教师。这些大都是塔拉塔塔尔和托波尔塔塔尔人，他们每年都到吉尔吉斯草原来给富裕的吉尔吉斯人当家庭教师。于是富有的吉尔吉斯人就在自己的帐篷，为邻近的阿乌勒开办免费学校。我亲眼见过不少这样的学校。教师的雇用期一般为2—3年，其间他能教会30—50名儿童阅读和书写，并教授伊斯兰教规，使他们能成为虔诚的穆斯林。在草原上，喀山商人起的作用也不小，因为他们还往往以传教士的身份出现。在西部地区，伊斯兰教的影响已经显得很突出，在家里已经接受初等教育的几百名吉尔吉斯青年前往俄罗斯，在那里的穆斯林学校接受更高的伊斯兰教育。在乌法州斯铁尔列巴什村的塔塔尔学校，几十年以来已有150名吉尔吉斯人前来求学，他们有的在这里起码住了10年。不仅如此，甚至在喀山，我见到过50名从草原来的人，其中的一人在喀山的穆斯林学校呆了15年，只是去年才回到草原。

尽管如此，在草原仍不十分重视学文化和学习阿拉伯语。时有把颂念古兰经的塔塔尔客人驱逐出去的事情发生。我自己就亲眼见过把客人从帐篷中赶走，说

是家中没有死者，这样念经会带来不幸。无奈的教徒念着咒语、带着不屑的神情走出帐篷，在离其约 50 步的地方坐下开始继续颂诵经文。

实际上，在草原上宣传伊斯兰教真正起作用的是文学性歌曲，如像《咱尔咱曼》（不幸的时代）、《阿赫尔咱曼》（受审之日）等诸如此类宣传穆斯林宗教信条和传说的吉尔吉斯歌曲。这些我将还要细说。

吉尔吉斯人至今尚有不少旧的多神教习惯的残余。我在讲述萨满教的时候还要述说那些早已消失的萨满教巴克西在治病时所采取的方法和他们唱的歌曲。但除巴克西之外，还有众多用羊粪和羊肩胛骨卜算未来的预言家。

羊粪占卜，吉尔吉斯人叫库玛拉克阿沙地（кумалак ашады）或巴尔阿沙地（бал ашады）。他们人人都会用这种方法占卜。

羊粪占卜需备 41 个库玛拉克（弹子）。首先把这些库玛拉克堆放于白毡上，然后心中央求它们合到一起。接着取出几个库玛拉克，口中念着“比斯米拉”贴近额头；接着把所有库玛拉克分成三堆，这时，占卜者用左右两手同时从每堆中各取出四个库玛拉克，直到每堆只剩下 1—4 个弹子。把这些弹子置一排三堆，用其余的重复前面的做法，也就是合到一起，心中央求着继续从每堆中各取四块，直到只剩下 1—4 块，并将其放到第二排与第一排对齐。接着第三次再重复一遍上面的做法，到这时会变成 9 堆各 1—4 块弹子。现在可以根据布局开始占卜。其布局如下图：

a	b	c
d	e	f
g	h	i

右边的三堆（c、f、i）叫自己，也就是占卜的人；左边的三堆（a、d、g）叫对方；中间的三堆（b、e、h）叫路；上方的 a 和 c 一排叫枕头；a 是对方的，c 是自己的。横向第二排叫方面；d 是对方的，f 是自己的。横向第三排的 g 和 i 叫门槛或者鞍后鞅。纵向中间的 b 叫额头；e 叫心脏；h 叫后鞅带。对这种布局的解释，也跟所有其他民族的任何一种占卜一样，都非常含糊不清，要正确看清、分析好这样的格局需要很高的技巧。我在其中只记住了一点，如果在一堆中集中的都是偶数 2 和 4，这就暗示不妙，而如果是奇数 1 和 3，就算是走运了。我收集到了不少各种占卜方法，并尝试着揭开种种解释的谜底，结果一无所得，白费气力。吉尔吉斯人认为这种占卜是一种合乎神意的事情，而会预言是一种有先见之明的天赋。

吉尔吉斯人的第二种比较普遍的占卜方法是，把羊肩胛骨在火上少许烧烤后根据上面出现的裂纹进行卜卦。使用这种方法的既有职业预言家，也有普通老百姓。根据在肩胛骨上的裂纹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丢失的马，能够判断在哪里可以找到盗贼和丢失的物品。占卜用的肩胛骨必须边念经边清理，既不能啃也不能损伤上面的软骨。同样，把占卜用的肩胛骨也不能马上扔给狗吃，否则这家就会遭殃，而是颂诵着经文，用手把它撕成块儿。占卜时算卦人一直背朝门地坐着，等到结束后他把肩胛骨扔向背后，如果骨头落到门的上方，那么所预言的都会实现，否则就不会。

a—锅；b—肩胛骨颈部；c—后部、脊；d—肩胛骨右角；e—额头（左角）；f—肩胛骨下部；b e—侧部；b d—主道；g g—后鞅带，也就是脊两边的垂直纹。h h—语言，告示；i i—阻力、障碍；k—亲人之路；l—远道；m—好消息；n—马之嘴。整块肩胛骨吉尔吉斯人叫加乌鲁木（джаурум），其平面叫阿拉刊 алак аһ—手掌之意。平面上 b 附近的裂纹展示，已绑缚的盗贼将出

现在眼前。

凡信仰萨满教^{〔14〕}的民族，基本都有用肩胛骨占卜的习惯。至今在吉尔吉斯人中仍保存的多神教习惯还有：拜火、拜草原、拜泉水和河边孤树等。拜火的一律是年轻的妇女，她们首次步入婆家帐篷、生头胎都要拜火或向火中投入脂肪油以示敬拜。那些没有生育能力的妇女向草原上、泉边和河边的孤树敬拜以企得子。这些妇女一般都是偷偷地徒步到那些地方向那里的保护神——现在一般都以某个穆斯林圣人的名字命名的地方敬献祭牲。有时青年男女集中在患重病人家的附近齐声歌唱，以企吓跑恶魔，这可能毫无疑问地也是多神教的习惯。

吉尔吉斯人生活中的大部分节庆习俗，都是他们自古以来就有的穆斯林人习俗的综合。

新生婴儿的降生对吉尔吉斯人并不意味着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怜的母亲也跟其他没有文化的民族一样，经历着人间的痛苦和磨难。她得必须做出种种违抗自然的姿态，完成种种只会加重分娩痛苦而毫无意义的仪式。举行命名仪式和割礼的时候，都要设宴请和卓来致颂词，以期给婴儿带来幸福。如果出生的是男孩，给全家带来的是欢乐，而如果是女孩，则是平淡的冷漠。男孩女孩都同样在同一环境中成长，不过父亲偏爱男孩，尤其是独生子的时候更是如此。这种独生父子的关系往往表现得特别溺爱。把男孩的位置抬举得比女孩甚至比母亲都高，这使外人看起来显得特别滑稽可笑。这样的父亲往往遵循一种特殊的教育方法。我不只一次地亲眼见到，父亲抱着自己已3—6岁的宠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唆使他说骂人的话：“舍散格地博可塔！”——шешангди бокта！（骂吧！骂你娘！）总之，只要是父亲的爱子爱女什么都是允许干的。

当男孩快满10岁的时候，父亲就开始为其物色配偶，如果家境贫寒，从这时就开始慢慢为其确定的未婚妻交纳彩礼——卡勒木。吉尔吉斯人的彩礼的确太高。一般要送7次7头或者9次9头大畜的卡勒木。但是，这种模式很难搞得懂，他们向我解释多次，但我始终也未能弄明白究竟怎么个算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小伙子举行剃须仪式宣布成年以后才能结婚。但也有父亲让自己10—13岁的儿子与同样岁数的小女孩结婚。让这些小孩一起睡觉玩耍，就像兄妹一样成长。这种婚姻就像是场戏耍，当然也只有富人才这样做。在一般情况下，儿子的结婚有如下程序：媒人先说好卡勒木的大概额数，然后男方的父亲前去女方家，在这里为客人及其随行人员设宴款待。这时，男方的父亲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给女方的父亲赠送马、长袍等。到傍晚，与婚庆有关的问题得到解决后，双方的父亲要吃光这次屠宰的羊头肉、羊胸肉、羊尾巴和羊肝。

等到大部分卡勒木付清的时候，未婚夫就有权探访未婚妻，但不能让父母知道。这时未婚妻的兄弟姐妹们为她另建一顶帐篷。到晚上小伙子出现在离阿乌勒不远的地方，下马后被等候在那里的姐妹们将其送到姑娘的帐篷中，不过他必须在第二天天亮之前、未婚妻的父母尚未醒来之前离开这里。在正式结婚之前，这种来往一般会持续好几年。不过这种交往很容易导致女方的轻浮，因为这样以来她就可以毫无约束地跟邻近阿乌勒的其他青年来往^{〔15〕}。等到所有卡勒木都交清以后就可以举办婚礼。这时，男方要给儿子另建新帐篷，举行穆斯林式的婚礼。在女方家中举行结婚仪式，并念尼刊经，然后在双方家中设宴款待客人。

当新娘要离开娘家时，按照古老的传统给她穿用金银线缝制的红衣服，头戴缀满各种金银和金属亮片的尖顶结婚帽——萨乌卡列（саукале）。过去，年轻妇女要戴一年这种帽子，而现在，有的甚至连结婚时也不戴了。新娘尚未离去之前，所有附近的青年男女都前来送行，请他们喝库梅斯后，歌手领头开始演

唱叫“加尔加尔”（джар—джар）的婚礼安慰歌。用这些歌曲安慰即将要告别自己所有亲人的姑娘，歌中每提及一位亲人的时候，都要重复这一词句。如下是三首我记录的《加尔加尔》歌，其中只有一首我如此重复了“加尔加尔”。

脚上长的是膝盖和踝骨，加尔加尔，
只有王公才有众人之智慧，加尔加尔，
可怜的姑娘勿哭父亲，加尔加尔，
现在公公就是你的父亲，加尔加尔。

请告诉，玩耍的白羽毛在哪里？加尔加尔，
我们戏耍的小马驹在哪里？加尔加尔，
虽然这里的公公也很好，加尔加尔，
要知道终究不像我父亲，加尔加尔。

掀起床帏看看父亲吧！加尔加尔，
让他哭自己的女儿吧！加尔加尔，
年年都为她购买许许多多，加尔加尔，
现在再没有那个必要了，父亲说，加尔加尔。

为可爱的新娘我买来了黑布，加尔加尔，
可爱的新娘你现在戴深色萨乌卡列，加尔加尔，
可爱的新娘说“噢，父亲”时不要哭，加尔加尔，
现在代替父亲的是公公，加尔加尔。

新娘到达婆家时，把脸蒙上后走进家中。在这里，她首先要拜火，然后才坐到主妇的位置上。新郎的兄弟姐妹和众多亲戚都前来看新娘，但她还是蒙头坐着。这时某个歌手坐到新娘跟前，轻轻掀起新娘的头盖巾，开始唱道：

啊新娘，可爱的新娘，请告诉，
抬起你的马头，啊新娘，
你比喜鹊还贞洁，啊新娘，
你比鸡蛋还洁白，啊新娘。

新娘，啊新娘，可爱的新娘，
你是黑色的马驹，
现在一个骆驼在前面推，
另一个在后面拉！

一个正在前面推，
不要打在脊背上，我可爱的新娘，
一个正在往后拉，
不要打它的头，我可爱的新娘。

当你早上醒来的时候，可爱的新娘，
不要抬着头走路，
当牲口走向帐篷的时候，
不要用帐篷的撑条打它。

早上起床的时候，
可爱的新娘，不要偷奶酪！
如果你的男人还在熟睡，
先不要打扰他，噢，可爱的新娘！

不要撇嘴翘鼻子地出怪样，
不要说假话，可爱的新娘！
走路的时候，可爱的新娘，
绝不要在丈夫大哥之前走过。

穿着大皮靴，
不要林中跑，我可爱的新娘！
穿着净亮的皮靴，
不要转着阿乌勒跑，我可爱的新娘！

请客人来瞧瞧可爱的新娘吧！
看了就快快赏礼吧！
不要光说漂亮话，
快快说出礼畜的毛色吧！

这时候，被允许看一眼新娘的亲戚开始讲述将要送给新人什么礼物，其毛色如何。每说一件礼物的时候，歌手就会用木棍掀起新娘的盖头布露出她的脸，然后又对亲戚们唱道：

要送马，就送匹灰马吧！
要送就送匹力大无比溜蹄步的马吧！
谢谢公公！

送骆驼就送峰白色的吧！
送峰会快快长大的吧！
谢谢婆婆！

要送牛就送一头黑牛吧！
这样的牛不怕受伤。
谢谢大伯！

要送羊就送一只浅黄色的吧！
这样的羊长得飞快，听到了吗？
谢谢小姑娘！

送山羊就送黄色的吧！
黄山羊的声音很悲壮，
谢谢小叔！

山羊角是我们的刀把，

它的皮子可以做皮裤，
它的腹股沟是奶泉，
它满肚都是小羊羔！

无论是在娘家还是在新郎家，他们的同龄人和亲戚们除这些婚礼歌之外，还唱很多其他歌曲。这些歌曲都十分有趣，其中一一述说按吉尔吉斯人的习惯新娘将要承担些什么义务。

首先要求新娘不能傲慢地仰着头，她应该谦虚地低着头，因为她不能直视丈夫的所有长辈。她应该温柔地让路给长辈而绝不能先于他们抢路。向他们展露自己的脸面算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情，新娘同样也不能叫唤他们的姓名。不仅如此，如果某个长辈的名字与某物同音，那么她就应该为此物另起新名或者以描述其样来摆脱困境。如某一长辈的名字叫卡斯克尔拜，直意为狼先生，那么她就得应该用塔塔尔语的博鲁或乌鲁拉玛来代替卡斯克尔（狼）。如果某人名字叫阔依奇（牧羊人），那么她就叫羊为忙格拉玛（咩咩叫的）。如果有人名字叫阔加，这个音就特别接近阔孜（小羊羔），那么她只好叫羊羔为忙格拉玛能巴拉斯（咩咩叫的孩子）。事情就是如此滑稽可笑。有人告诉我这样的笑话：有位年轻女子因自己小叔子的名字不能说狼、羊羔、水、芦苇。有一次，她看到非常可怕的情景，在水库那边有只狼叼着羊羔从芦苇丛中经过。于是她就向站在帐篷跟前的丈夫喊叫：“往那边看，在发光的那边嚎叫的拖着咩咩叫的孩子从沙沙响的地方经过。”

所有的歌曲都宽慰姑娘不要太在意与父母的分别，如果在父家，说不定她永远是他人，因为女人的命运是要成为家庭主人，但不是在自家，而是在他家。只有在异乡他地，她才能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人，这才是她的使命。

是女均思嫁人，
想成一家之主，
想拥有畜群，
想尽人之责。

我想走进白帐篷，
我想穿呢戴绸缎，
凡女尽如此，
想摇婴儿床！

凡是走入新家的妇女均要时刻警惕着，因为随时都有丈夫的朋友前来考验她，开始跟她开玩笑等。按吉尔吉斯人的习惯，她都应该跟他们交谈，一一予以得体的回答。她应该在公婆的监督下按规矩接待客人，不应该愁眉苦脸。她的任务是保持家中的整洁，不要乱放东西，像佣人一样看管畜群，干家务，一切都听从公婆的安排。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称她为自己的闺女，到处夸奖她，使她赢得大家的赞扬和尊敬。忠于职守的人到处是家。

一定要护着自己的人，
一定要敬重自己的主，
因为你再不高兴，
你们也永远分不开的。

你不要弄破自己的衣裙，
你不要丢弃还能用的东西，
如果你旁边站的是你丈夫，

那就帮他减轻负担吧。

如果你们互敬互爱，
你们的日子一定快活，
如果你尽职尽责，
你的生活一定甜如猎鹰的。

要把粗茶淡饭当美食，
做饭就要煮一锅，
要做像湖像海一样多，
让客人们吃得美滋滋。

这样你的男人就会高兴，
他会夸你的劳动，
因为他的女人懂得爱惜，
他会把她当宝贝。

对佣人永远不要不公，
即使错了也不要责怪她；
如果你有甜食，
绝不要偷着吃，我可爱的新娘！

不要打自己的佣人，
不要对她有偏见，
你要想想看，她是无助的呀，
要相信我说的都是真话！

永远不要吝啬，
不要被贪婪所俘虏，
如果有客人来，
绝不要用肠子和肚子款待。

最后，作为提醒告诉新娘，女性有哪些不好的品行。她不会护理自己，满脸是灰，全身发出臭气，且睡得很死。她给人吃的是烤糊的麦粒。如果有人把圣地给搞脏，她就会把脏物向灶火中扔去^{〔16〕}。她往往把陶罐当脸盆用，从中取水洗脸洗头，搞得很脏。她从来不好好抱头，头巾总是耷拉着，头发乱蓬蓬的。裤子堆成一团总是在靴边上晃来晃去。乳房也总是耷拉着，这样的女子不知道害臊，不爱惜自己的财物，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畜群。

新娘离开自己的娘家时，姑娘们唱的歌曲与上述的完全不同，从中可以看出她们对出嫁的态度：

瞧瞧你那白马，
那年轻人就是你的未婚夫，
就是先知也要嫁女儿，
这是古老的传统。

多么精致的舀勺呀，
加尔加尔！我唱歌你不要哭，
好孩子值四十匹马，
你值得这样的卡勒木。

瞧你那棕红色的马，
她静静地等着你骑上去，
现在你会成更明智，
马驹同样也会成为母马。

你的婚礼将在礼拜三举行，
羊群开始纷纷逃跑，
你妈开始无比悲伤，
但总会平静下来的。

如果牛虻飞向天空，
等会儿它还会回到凉处；
如果房中没有了妹子，
妈妈定会难受。

你有花坐骑，
送你的是儿时的朋友们，
骑上马，姑娘，不要哭，
到秋天和春天你还可以回家来。

你有灰坐骑，
送你的是儿时的朋友们，
你要送就送条丝绸巾吧，
这样就会永远记得夸你。

多么丰厚的礼物，
都是你妈撒到了门前，
那个送来卡勒木的人，
到晚上就会轻松一身。

飞来的是一只蝴蝶，
瞧，你的未婚夫多么愚蠢，
你一旦成为他的妻子，
他就会打你，你就见不到天日。

总起来说，吉尔吉斯妇女和丈夫的关系及其在家庭中的地位，都不如阿尔泰的卡尔梅克人⁽¹⁷⁾。吉尔吉斯人对妻子的态度就像是用高价卡勒木赎买过来的私有财产一样。男人对妻子一般都很严肃，有时甚至很粗暴。我见过不少夫妻吵架。他们总是绝对命令式严厉要求妻子，这其中的部分原因也许这个够格的穆斯林人认为妇女本来就是低人一等的人。他们很少运用自己多妻制的权力，也很少按穆

斯林法规允许妻子离婚。很少能看到一人两个或三个妻子的情况。大部分情况都是大老婆无生育，起码也是没有儿子的时候（这对吉尔吉斯人来说是极大的不幸），才另娶。在这种家庭中，小老婆的处境非常不好。当然，丈夫会更喜欢小老婆，但是大老婆是家庭中唯一的全权主人，所以她一定会叫小老婆为此付出代价的。她对竞争者的态度比佣人还坏，甚至会让她承受肉体上的惩罚。有钱的吉尔吉斯人在多处设有帐篷，他们娶老婆就各自分居于这里，于是他就轮流定期地到这些分散的家中生活。我只见过一个胡子都白了的富有吉尔吉斯人跟他年龄只有 16—20 岁的三个少女妻子们一起生活的情况。我觉得她们就像三个亲姐妹，成天在一起，像小孩一样，又笑又闹，尤其是她们严肃的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更是如此。

用卡勒木赎进来的妻子不仅归丈夫私有，在某种程度上还归家庭所有。如果家中还有丈夫的弟弟，丈夫死后她就成为弟弟的妻子。我就见过不少妇女，丈夫死后她们就成了家中 12—13 岁小男孩的妻子。很自然，这种状况不会促进道德品行的进步。吉尔吉斯人的家务劳动同样基本上也都落在妇女的肩上，男人们虽然比卡尔梅克人强壮些，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外出做客或者请人来家中待客。不过在总体上，她们还是比卡尔梅克妇女自由得多。她们可以参加各种节庆活动，这时为她们还设有专门的帐篷。邻近阿乌勒的妇女们还经常互相拜访，而且还经常为妇女们举办专场宴请。

自然，这些游牧民族也不会像定居的穆斯林邻居那样，有严格的性别区分。她们无论是已婚的和未婚女性都不蒙面。她们参加所有的集会和游戏，并和男人们一起唱歌和赛歌；而且还一起聊天和开玩笑。不仅如此，吉尔吉斯妇女甚至比俄罗斯妇女和少女更自由地和男性交往。

现代吉尔吉斯人，死后完全按照穆斯林的传统仪式进行埋葬。这时请来有文化的毛拉帮助按照古兰经的要求进行净洗、念经和安葬。与此相反，定居穆斯林人见不得的是，吉尔吉斯人至今保存完好的与埋葬有关的死者妻子和亲属们的习惯做法。他们一见到死者就开始哭诉，妇女们大喊大叫着用手抓破自己的脸，撕头发直到把死者送至墓地。死者妻子 7 天内非常痛苦地坐在帐篷里，每天都在丈夫旧衣服前哭诉很长时间，这种哭诉整整要持续一年时间。如果死的是丈夫，就由其妻哭诉；如果死的是儿子或女儿，就由母亲哭诉；如果死的是母亲，有成年女儿的，就由女儿哭诉，而如果没有女儿，就由一个致亲的女性亲属哭诉。在男性中，只有那些出名的歌手或和卓才唱哭歌，而且也只有名人去世或者人多比较隆重的葬礼才唱哭歌。作为这种哀歌的典型，可以举出其中的一个哭诉。这是苏尔坦巴图尔伯克巴尔根的女儿去世时其母亲唱的：

看到你的帽子挂在木杆上，
白银闪闪发光有什么用，
我知道你是不会回来的，
所以我的心才这么痛。

当你 7 岁的时候，
我把你交给毛拉学习，
在家中就再没有妹子了，
我为什么把唯一的女儿交给了一个男人。

我把马拴完再唱歌，

让它就这么站着吧，
可怜的巴图尔已经 50 岁了，
你还能生个像巴尔根的孩子吗？

我要歌唱你，亲爱的，你太美了，
你像块油松松的面饼，
对你唱赞歌是我的荣耀，
你是姐妹中的佼佼者。

你在世的时候，我是个富婆，亲爱的，
我现在暗淡失色，
我遭到了像冬天一样的悲痛，
我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女儿。

白母羊走到小羊跟前，
让它吮吸自己的白奶，
请到我跟前来，让我俩一起哭吧！
难道老天爷听不到这个召唤吗？！

白母羊生下了两只小羊羔，
其中的一只死了，
亲爱的白母羊，你不要悲伤，
因为你还会生很多很多小羊羔。

白母羊，我俩都很悲伤，
我们都很不幸，
白母羊，你不要悲伤，
老天定会恩赐给你孩子的。

众人从多诺恩旁边经过，
我穿着单衣站在那里很冷，
我站在这里悲痛地哭着，
巴尔根的光辉已经不在了。

在多诺恩就一个孤独的坟墓，
无情的老天爷掠走了我的孩子，
可怜的巴图尔，你已经老了，
老天爷把你和爱女分开了。

人死后要举办数次悼念死者的宴席，请亲戚朋友前来参加。这些活动在死后的第 7 天、第 40 天和第 100 天举办，有时甚至还会延长至 9 年之久。这种活动一般都请很多人。不过穷人只请近亲，并限于就杀一只羊来追念死者。与穷人相反，富人办的这种活动都很隆重。在名人的这种活动中，尤其是第一年甚至会请来上千人。

死后每 7 天的活动属于丧葬活动。在这一天，我已提及过，给主人的爱马要

举行割鬃毛和尾巴的仪式。

在大玉孜梅克河以北，我参加过这样一个这样的活动。这是吉尔吉斯人阿塔伯克为追念一年前去世的父亲而举办的宴请，跟类似的活动一样持续了4天。在第一天前来参加活动的亲戚和邻近阿乌勒人帮助挖灶坑。这种用大锅煮肉的灶坑一排挖好几个。我们第二天傍晚到达的时候，正在屠宰羊和架设帐篷，准备第二天接待客人。

我们在这里见到了已经建好的100多顶帐篷和已经集结的400—500多人。他们每人都有事干，不是架设帐篷就是帮助宰羊。所有帐篷一律用白毡覆盖，内挂毛毯毛毡，里面都是空的，只有几个为贵客准备的帐篷才铺有地毯。为我安排的帐篷非常舒适。接着我们去看宰羊，每口大锅旁边都是一堆堆新鲜肉。共要宰30匹马和150只羊。屠宰场的环境倒不错，有人宰羊，有人解肢分肉，周围有许多人前来观看，也有不少狗穿来转去准备拖走一块属于自己的肥肉块。内脏和不好的肉当然会分给可怜的动物享受。

晚上很晚有几位贵宾才抵达，并前来拜访我。应邀跟我一起来的卡拉吉尔吉斯著名歌手为在场的贵客们演唱了一首赞美歌。听众都非常激动，因为大家都能听懂卡拉吉尔吉斯语。苏尔坦阿达木库尔感动得一下把身上的丝绸袷袂脱下来赠送给歌手。这天，很晚客人们才离开我的帐篷。

第三天大清早就开始来人，而铁则克苏尔坦和阿里苏尔坦带着家属夜里就赶到了。一批批新的客人陆续前来，因为请柬一直发到大玉孜两个苏尔坦的领地和黑骨头吉尔吉斯的布谷部落。到中午时分，已来了1000多人。所有的帐篷都被贵客所占，而普通百姓只好呆在帐篷周围。肉和所有食品都装在大木盆中送到各个帐篷中，另外还分发了不少库梅斯奶酒。宴席持续到了深夜。我的歌手大受欢迎，各方都热情邀请他，他每次都收到了很贵重的礼物。他收到的长袍就有十几件。他是个穷歌手，所以这些礼物也正适合于他。整个宴请都按程序进行，那些显赫的大人物各个都坐在每个帐篷的贵宾席上，主人的一位近亲代替他招待这些客人。主客给同吃的每人分了一份别斯巴尔玛克。饭后送来了库梅斯奶酒和艾兰酸奶。人们互相聊天，开玩笑，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丝毫看不出这次聚会背后的不愉快原因。到晚上我们的驻地显得非常壮观，长长的火链把我们整个围了起来，把整个草原照得像白昼一样。每堆篝火周围都热闹非凡。客人们呆到深夜后才纷纷离去。

第四天一大早我们就起床了。这天将要举行拜格—赛马比赛。我一走出帐篷就发现已经有不少人在吃饭。我们首先去看了看帐篷后面摆成一排的奖品。比赛为参加赛马获胜者确定了10等奖项。为第一名获胜者准备了一顶配有一切必须品的红色呢面小型帐篷。在帐篷前面，穿着结婚服装的年轻姑娘骑在马背上，头上还戴着萨乌勒尖顶帽。除外，在帐篷旁边还有50头骆驼、马、牛、羊等家畜。二等奖品是10个银元宝⁽¹⁸⁾和每样各10头家畜等。最后一等奖是5匹马。所有这些奖品中的牲畜都不怎么样，就是一等奖中的那个新娘也长得不怎么样。

很快，来了不少看比赛的人。人们都骑着马在跑道两侧站成了长长两排。骑着高大赛马的骑手们集中在离观众不远的地方，大部分骑手都是6—10岁的小男孩。首先把参赛的马展示给大家看，众人高声呼唤表示欢迎。每看到一匹好马，大家都激动不已。之后继续有观战的人前来，他们骑在马背上激烈地议论着参赛的马匹，预测着即将开始的比赛，从四面八方不断传来喧闹声。不久，马队出发，走向约长25俄里的跑道。看得出来，有部分观众保持着一定距离，跟随马队而行。

等马队离开之后，帐篷前面重新又站满了人，等待进行其他项目的比赛。我们帐篷的右边，在用绳子圈起来的场地上，正在进行着摔跤比赛。一次上场的有50名选手，各个都把衣服脱去，光穿着裤子。选手的裤脚卷得很高，腰上系着很宽的布腰带。人们抱成一团，用双手一个抓着另一个的腰带，使劲想把对手摔翻在地。这种展示有着发达肌肉的强壮大力士躯体的比赛非常精彩。每次3对出场，输者退场，胜者获得的奖品有丝绸长袍、羊、马鞍、装有银饰的缰绳等⁽¹⁹⁾。

在另外一处进行着其他的游戏：在地上放着一枚银币，骑手疾驰而过时，从马背上弯下腰从地上把那银币捡起。参赛者每次弯下腰捡上银币，往往会从马背上摔下来，于是在人群中会发出阵阵笑声。我观察到，只有两次有人成功地从地上捡到了硬币。每次成功时，人们都会热烈欢呼，表示祝贺，拿上的银币也就成了胜者的奖品。

在又一处，有人展示着自己的力量：骑在马背上的骑手，抓起放在地上的羊的一只后腿，高高举起，抖动着使劲向远处掷出，他手中剩下的是羊腿和部分羊皮，而落到地上的是只死羊。这种野蛮的表演引来了人们的阵阵欢呼声。

这一切与欧洲大城市的大型集市娱乐活动很相似。但是，所有在场的人都骑着马是其最大的亮点。这时，突然从四面八方传来了“阿特克拉”（马来了）的喊叫声。大家都奔向赛马道，并很快在其两边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有一小部分人直接迎向马队，有人给我解释说，这是在给他们加油加热。

远远已开始能看清，这是遥遥领先的25匹马。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意外：离终点线约一里的时候，马的主人带着一帮亲戚迎上前，开始打口哨，扔石头，大喊大叫着用鞭子抽打。当这些疯狂的人群靠近终点线的时候，与像箭一样飞奔过来的一百多匹马乱成一团，结果我什么也没看清。

有人建议，叫我向后退一退，接着开始出现的场面确实很危险，的确我应该感谢这种善意的提醒，因为马上开始的是十分野蛮的赛马比赛，如果这时有人从马背上摔下来定会被疯狂的马蹄踩死。接着所有人都奔向奖品，一部分人是想看热闹，另一部分人是想趁机从获胜者的手中把奖品抢过来。我简直根本没有办法分清在眼前究竟发生着什么，到处是狂叫声、喧闹声、抱怨声。眼看着把骑手从马上拽下来，众人奔向他的奖品，眨眼之间全被抢光。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其实获胜者得不到多少东西，其大部分奖品都会被抢走，到头来凯旋者倒成了观众。据说跑马比赛经常都这样。谁也不是为了得奖而让马参赛，因为马的主人从来就得不到什么，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虚荣心所使然。他认为无论马得什么奖，这都是马主人的荣誉。即使他全额得奖，他也应该根据习惯将这一切悉数分送给亲属和阿乌勒同胞，否则他就会被认为是头号守财奴。

除上述各种活动之外，吉尔吉斯人还有固定的穆斯林节假日，即斋月之后的古尔邦节和那乌鲁孜节。每逢这些节日，都要举办各种娱乐活动和竞技比赛等。在这同时，各地还以同样形式进行庆祝活动。在这些所有活动中，都少不了青年男女的游戏。他们集体唱歌、赛歌、赛跑、赛力气，还举行各种形式的赛马比赛。男女共同参加的赛马允许让女选手先跑出少许，然后男选手才开始追赶竞争对手，如果他能追上就有权力拥抱她，并用双手触摸她的胸部，而姑娘则有权用马鞭抽打他。如果男女双方都有好马的话，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表演。马跑得像箭一样飞快，小伙子就要追上姑娘弯腰准备抱住她的时候，姑娘的鞭子“嗖”的一声在他的头顶上摇晃。小伙子毫不示弱，机灵地躲闪鞭子。如果小伙子能够获胜，返回来的一对青年会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但有时也会有不走运的事情发生，即当小伙子从马背上下来时，带回来的是一脸的青块，定会遭到妇女们的讥笑。不

过，起决定作用的也不一定是选手的勇敢和机智，如果姑娘喜欢这个选手，她就会自愿输给他。

到冬季，年轻人还有另外的室内游戏——玩骰子。男女青年围坐一圈，把小骰子放到姑娘裙子的下摆上，小伙子们双腿跪在她们面前手放背后伸头张嘴咬取衣摆上的骰子。如果他们能咬上就会引来热烈的欢呼声，如果咬不上，姑娘就会用鞭子轻轻地抽打这个笨家伙。如果小伙子们成功，其中的一个就用嘴咬着骰子在他还没有闭上嘴之前，让姑娘们用牙齿把这骰子吊上来，如果谁也咬不上，对她们的惩罚就是接吻。

穿插着这些游戏，还有唱歌和相互赛歌。举行这种男对男或男对女的赛歌和即兴创作的时候，每个人都想把对方压倒。举行大型节庆活动时，参加这种比赛的是各个部落的著名歌手。为让大家对这种赛歌有个大概的了解，我将例举其中的一个。吉尔吉斯人的所有这种歌曲和即兴创作，都用四行格则勒诗体（流行于中亚民族的一种源于阿拉伯诗歌的抒情诗体——汉译者）表达。参赛选手自己备有一定数量的押韵歌，他就开始先用这些唱，其中只有两行是结束时才与前两行押韵并表达一定内容。

男女对唱赛中，男选手叫莫诺克，女选手称鄂盼克孜。年轻的莫诺克到乃曼部落来偷牲畜，结果被对方抓获。这时在这里正好在举行聚会，鄂盼姑娘邀请在场的人跟她一起唱歌，被绑架着的莫诺克迎战对歌：

女：我帽子的羽毛迎风招展，
我黑发的根又柔软又结实，
谁是突袭我百姓的人，
徒步来的是谁？他在哪里，快快说！

男：你帽子的羽毛迎风招展，
你在谋利，但不易得，
我从那遥远的地方来谋利，
鄂盼姑娘在哪里？我想她。

女：年轻人，你骑着马走过了天和地，
年轻人，你徒步经过了天和地，
你在脚上带着绊绳就跟役马一样，
告诉你的人民，说出他的姓和名。

男：他是受人尊敬的巴嘎那勒部落，
我们的财富是一大群灰马，
如现在那乌尔库尔勇士把人民召唤，
我就让你骑到我的背后，我的孩子。

女：你如何返回到父亲跟前？请说出来！
驰过人群，你想把我抓走，
你不是光着脚徒步走吗？
怎样让鄂盼姑娘骑到你的背上呢？

男：当你唱歌时，鄂盼，你在用心选词，

如受天命你会随地毙命，
如果我即刻召集那乌尔库尔的民众，
瞧着，乃曼的众人会立马散去。

女：噢，可怜的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请告诉，可怜的人，你有什么好吹牛的，
你现在不是光着脚站在我们的面前吗？
请告诉，那还要吹牛你的勇气吗？

男：既然我会唱歌，我就会对你直说，
如果我不会把歌唱，我将是多么尴尬？
既然我是大老婆生的儿子，
当然我就有资格夸自己。

女：你光着脚走路还好意思说大话，
好像是家业非常富有的贵人，
我们在这里一直唱歌取乐，
请告诉，你们勇士们的情况如何？

男：鄂盼姑娘，在平原，在山上到处都有村庄，
我祈求的时候老天爷会保佑我，
我们的人民有年轻的
硕尔曼勇士，我会永远支持他。

女：可怜的年轻人，你不停地唱着歌，
你穿着皮衣在我的帐篷前转悠，
他永远也逮不住恶人和强盗，
你夸的不就是这个年轻的吹牛大王硕尔曼吗？

男：顺格毕已经不在世了，
现在这里代他说话的就应该是硕尔曼，
他英勇地投入了战斗，
生活在跟买克和博山的激烈对抗中。

姑娘一时对答不上，于是小伙子继续反击，唱道：

男：瞧吧，商人正在卖花衣服，
助可怜的人走路的是手杖，
请现在给我一碗库梅斯喝，
就像我们这样的可怜人也应有这待遇。

女：我们也是走路能手，唱着歌快跑，
如果你逞能唱歌，那是你的事，
如果你唱歌觉得口渴，你这个步行者，
就像喝了库梅斯一样感到饱满。

男：喝足了就不再渴了，
我现在同意和鄂盼留在一起，
我该可以自愿地爬到鄂盼白胸脯上，
本可以实现我民族的本能。

女：睁开眼睛看看，我手中的鞭子，
打中你的眼睛可别怪我，
既然你想爬到人身上，
就让永远别看到身上长毛的牲口。

男：我被选中并派到这里，
于是我就极想把牲口带走，
你不明白就把自己的牲口抓了起来，
夜间小心翼翼的小偷是什么也看不到的。

女：当我的人民外出时，会到伊西利牧场吗？
如果小偷发誓，他会实现自己的诺言吗？
所有我的牲畜悉数归我所有，
但小偷还是来了，他满脑子只想偷。

男：我说的有道理，请姑娘相信我，
我人不错，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
我毕竟是大夫人所生的孩子，
我们白天会牧放你的畜群。

女：黑色草原是我人民的夏牧场，
你虽歌唱得不错，但你的玩笑不好，
莫诺克是个好歌手，你就唱自己的歌吧，
现我哥受重伤就躺在那里。

男：撑起马头，让它快跑，
瞧，我就宰羊一样杀乃曼人，
今天我放了你哥的黑血，
我将自愿死去，对上天毫无怨言。

姑娘找不到答话，哭着坐了下来。替她站起来的是一位很出色的歌手，但已生有孩子，她开始唱道：

噤，你这带着黑绊绳的小偷，
小偷是哪里也受不到欢迎的，
告诉我，鄂盼在哪里找到你这可怜人的？
现还把你这可怜家伙用骆驼拖走。

男：噤，你这带着黑绊绳的小偷，
虽然绳索压得厉害，但我还是没有倒下，
我是男子汉，我定会回到自己的人民当中

老天爷定会把我从你手中救出，因为你已经有孩子。

姑娘一听到这里就赶紧退出现场。

吉尔吉斯人所有的群众性节庆活动上都有歌手阿肯的演唱。他们表演的不是历史歌曲就是自己即兴创作的赞美歌，他们有很多歌手，这些歌手都很受群众的欢迎，也欢迎他们到自己家里来表演。吉尔吉斯人一般都善于辞令，语言丰富，都喜欢讲故事，说双关俏皮话；他们说话幽默风趣，常互相开玩笑，所以产生非常丰富的民间诗歌是毫不奇怪的。

吉尔吉斯人的民间诗歌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民间的卡拉索孜—к а р а с о з（直意为黑、粗语——汉译者）；一种是文学的吉塔普索孜—к и т а п с о з（直意为书面语——汉译者）。存在于民间口头流传未做文字记录的所有作品都属于第一种。传播这种口头文学作品的人，大都没有文化，所以毛拉们对此持有一种不屑的态度，认为那都是些渎神作品。之所以叫书面语诗歌，是因为唱的时候不是背诵的，而是照着手抄本念的。这种书面文学的作者都是毛拉，他们把各种穆斯林传说故事、史诗和宗教传说改变成了适合吉尔吉斯世界观的故事。

在民间文学传说被称为吉尔吉斯民族精神的财富和表现形式的同时，伊斯兰教的书面歌曲已经开始在民间广泛传播，并得到了公认。其数量虽不多，但以传播伊斯兰教为目的的，在吉尔吉斯民间已牢牢扎根的宗教萌芽开始越来越多地排挤本民族的民间文学。这些歌曲实际上是像慢慢浸透着的毒液，其影响不断在扩散。正因为这个原因，对那些有文化的人来说，民族精神已经变得格格不入。现在，这些文化人，正力图借助于这些歌曲，向至今听都未听说过的民众在介绍伊斯兰教学说。长短不一的古代传说，像《Б о з Д ж и г и т》、《Х а м р а》、《С а й п у л М а л и к》、《К и к》、《Ш а р й а р》(20) 等与民族精神结合得非常成功，而且其中的宗教歌调在表达的时候交织得更为自然，于是就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尤其在北部地区。现在即使那些没有文化的歌手，也在把这些传说当成纯吉尔吉斯作品来经常表演。也正是由于这些传说，相当一部分群众已经有了接受伊斯兰教基本教规的准备。歌曲《百灵鸟》、《不幸的年代》、《世界末日》、《颅骨》等都是纯粹的劝世诗歌，等于是人民大众的教理问答手册。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转述歌曲《百灵鸟》的内容，并例举数行典型的段落。

阿里王统治时期有个穷人，当他每天去钓鱼的时候，上天都会赐给他一条鱼来当食物。就这样，他跟妻子生活了一段时间。有一次，他一条鱼都没有钓到，他感到很饿，就找到一异教徒乞求给自己一点吃的。但是，这个恶人没有白给，而要求他每天付一卢布。这个穷人始终没有挣到什么，每天白白去钓鱼，终于他的债务累积到了 1000 卢布，于是他就决定向先知穆罕默德诉说自己的不幸。穷人和异教徒一起来到穆罕默德跟前乞求。穆罕默德对穷人的欢迎词是这样说的：

可怜的人，异教徒就在你跟前，
你还这么高兴吗？
我看得见两眼泪汪汪，
他把你向何处引？快快说！

穷人： 如果你要祷告就先祷告上帝吧，
当大难临头时就很难祷告，
我现欠这异教徒 1000 卢布，
我连还他账的一分钱都没有。

穆罕默德：独一无二的上帝创造了我们，
也创造了太阳和月亮，并让其发光，
如你没有还他债的一分钱，
你准备到哪里去还债？

穷人：

独一无二的上帝创造了我们，
也创造了太阳和月亮，并让其发光，
您这1万8千世界之创始者，
难道您就不能帮帮我的忙吗？

先知没有为自己积累财富，
富有的同行者各个都冷酷无情，
围坐在一起的人们环顾时发现，
穆罕默德静坐不语。

这时阿里勇士发起大火，
上帝给了他一颗像沙尔卡尔湖一样的心，
阿里说，我的父亲观察着大地，
他站起来说道，祝福我吧，就让我来还债。

他站起来说道，祝福我吧，就让我来还清，
阿里勇士愤怒无比，
他身上的汗毛，
各个像利剑穿透了衣服。

穆罕默德祝福了阿里。他作为人质把自己的儿子胡赛音和哈山交给了异教徒，自己上路去挣钱。阿里在路上看到墓碑就开始向其敬拜。他看到墓上栖着一只百灵鸟，非常漂亮，他想抓来给胡赛音和哈山玩。但是，当他抓到这个鸟的爪子时，再多也大不过一个拳头的小鸟却轻轻地把硕大的阿里抬举到了空中。百灵鸟带着阿里在空中飞翔，越过山脉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不认识这里的人们。阿里走进一间屋子，见到一个老妇人，她告诉他说，这里是异教徒的地方，现在男人都去参加宴席了。

阿里激动不已，首先劝说老人诵读穆斯林的信仰标志语，因为她拒绝这样做，阿里气得把她抓起吊了起来。然后他前往宴席地，把所有人的眼睛都剜掉，于是他被谁也发现不了。异教徒毛拉到宣礼塔上开始号召诵念不正经的经文：

他诅咒了斋戒、经文和信仰，
他诅咒了古兰经，
他诅咒了24000个圣人的代言人，
他没有一个不骂的圣人。

然后他想说话，但阿里的精神力量大无比，使他感到呼息困难。毛拉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这时异教徒们开始强烈要求他，最后毛拉说道：

我知道到达那个世界的道路不容易，
我知道先知有四个哈里发，
现在这些一句也不是，我曾经每天念过的那些话，

我知道现在有一个先知就在这里。

人们开始寻找先知，但找不到他们，因为他们眼睛已经都被剜掉。人们责怪毛拉背叛信仰，威胁要把他处死。这把阿里激怒了，比斯米拉——上帝保佑，有力量注入他的筋骨中，他站起来让异教徒们看。人们把他团团围住，想把他弄死，但毛拉说他自己会收拾他的，他将在宗教争辩时会用嘲弄整死他。接着他向阿里提出要求回答10个问题。阿里表示同意，不过也要求毛拉回答他的三个问题。

毛拉：不要多想，快快回答，否则我把你弄死。什么只有一个，而不是两个？我指的是什么？

阿里：你这个恶棍，为什么是两个呢！把我们所有人创造的只能有一个上帝。

毛拉：快快猜，要不我把你的头割掉。什么东西只能两个，在不是三个？我指的是什么？

阿里：你这个可恶的异教徒，为什么应该是三个呢？上帝创造的太阳和月亮只有两个。

毛拉：快快回答，要不我把你打死。什么只有三个，而不是四个？我指的什么？

阿里：可恶的异教徒，为什么应该是四个呢？夜晚敬拜的最后是鄂图拉什普。

以同样的形式继续提问，阿里的回答是：有四个哈里发，两个是鄂玛尔和鄂斯曼，一个是人民指定的阿里，另一个是虔诚的阿布伯克尔。可恶的异教徒，你说为什么应该是五个呢？接着阿里继续诵念净礼的五经、教规的六种形式、犯教规者的七个地狱、虔诚信徒的八处天堂、伊布拉西木的九个儿子和女人怀胎的十个月。毛拉承认阿里所回答的问题都正确无误，但拒绝回答阿里的三个问题。民众坚持要毛拉回答，最终他同意，不过他的条件是，他回答之后在场的人必须重复一遍他的回答。众人同意，阿里问道：“天堂门上上帝写的是什么？”毛拉回答：“阴间有座马鬃做的桥，其路程为一年时间。我站在天堂门前，其上方写有：毕斯米拉依尔，拉赫曼依尔拉西木。”（上帝保佑所有美好的和大仁至圣的）接着阿里问道：“天堂的上席上写的是什么？”毛拉回答说：“拉依拉，依拉拉西。”

（除安拉之外别无他神）阿里接着问道：“在天堂的休息地写的是什么？”毛拉继续回答：“拉依拉，依拉拉西。”重复念着这些词语，毛拉就地变成了穆斯林，而在场的众人在重复念着这些词语的同时，便承认了自己已成为伊斯兰教信徒。大家都很高兴自己皈依了新教，纷纷寻问阿里，人们该如何答谢他，阿里回答说，为了他的穷兄弟他只需要金子和银子。随后这些新教徒穆斯林人在他面前堆成了金山和银山。阿里在百灵鸟的帮助下回到麦地那城，用这些金子和银子还清了穷兄弟的欠账。

吉尔吉斯民间文学的寓言、祝福、婚庆歌、丧歌、赛歌上的短歌和即兴歌以及诗歌、故事、传说、英雄史诗等，都有格式和韵律，其抒情性都非常明显。为了对这些作品的创作形式有比较明确的概念，我已经例举了不少吉尔吉斯民间作品的范例。

至于吉尔吉斯诗歌语言在创作时究竟遵循的是什么韵律，我们看到它所受到的波斯诗歌的影响是很大的。原来古有的突厥诗歌韵律消失了，出现了替代它们的带有尾韵的诗歌。这些诗歌中较为典型的有两种鄂隆格（олонг）和吉尔（джыр）。

1. 鄂隆格（олонг）是一种四行诗。第一二和四行有尾韵。每句由三组组成，每组的第一和最后一个音节带有强重音。每组之间的停顿必须在两词之间发生。一般押韵的都是最后的三个音节，不过也常常只有元音和谐形式。

2. 吉尔（джыр）主要是指米奴辛塔塔尔人的英雄史诗的创作形式，比

起鄂隆格没有那么多严格的诗歌创作要求。一般一行由三组，有时也由二组组成，每组也没有什么定律，常由 2—4 音节组成。尾韵是必须的，但是演唱者可以随意发挥。

他是黑山的后裔，
自己人民的好样儿，
是孙杜克的兄长，
用黄金做成耳环。
如果传来的是其他民族的消息，
他是走在人们面前的溜蹄马，
是黑山人的榜样，
是阿尔泰部落的首领。
他的决策从不失公平，
他是苏尔坦和人民的宠儿。

吉尔中经常发现有古代突厥诗歌创作规律的痕迹，也就是贯顶诗、同音重复法和内韵法，这种现象尤其在古寓言中更常见。

如果你进名人家到强者面前去，
给你吃的是大碗饭食，
当老爷们离去时，
奴隶们开始议论，
议论人们说的是什么。
他们就像大雁，各自伸出脖子，
议论他们说的是什么。
他们互相发誓，
如果进穷人的家，
连一碗饭都不给。

吉尔吉斯的诗作，除以上两种外，其他形式用得不多。大部分以吉尔创作的诗作，都分为必须有尾韵和叠句的诗节。

吉尔吉斯人的歌曲也跟叙事长诗和英雄史诗一样要连唱。我曾听过 14—15 首不同曲调的鄂隆格。表演鄂隆格时，必须由像俄罗斯的巴拉莱卡琴那样的两弦琴来伴奏。吉尔吉斯的乐器，如库布孜是种提琴的两弦琴。还有就是木笛—斯布孜格和口琴。

吉尔吉斯人在总体上与稳重的阿尔泰人恰恰相反，他们多变，好像根本就静不下来似的。每个帐篷都挤得满满的、乱乱的，无论是男是女都不会久坐在一处。男女还包括儿童都在不停地说话，开玩笑，互相挑逗，到处是喧闹声。他们还经常吵架，粗暴地对骂，甚至还能看到打架的。

只要有客人到来，即刻男男女女包括儿童都前来观看。开始他们只是看这个陌生人，然后越来越靠近，使人感到非常尴尬难受，最后气得只好把大部分人都赶走，但要不了多久，这些不速之客又会挤满屋子。尤其讨厌的是用餐时来人。刚把饭端上来，他们就来了，而且眼巴巴地看着饭碗，并随时有可能把肥肉块抢走。我的旅途随从吉尔吉斯仆人萨普，每次都把一半的饭菜分送给他们吃，否则，据他说，他们会把我们说成吝啬鬼。因他的这种做法，他们却免费给我们提供了库梅斯，而他给那些客人吃的，也许是我们根本不会吃的肥肉、脆骨、肉皮等等吧。把所得的肥肉和附加送的别什巴尔玛克合到一起又成了他们最好吃的美食。如果我们吃某种他们没有见过的食物，他们马上会讨要。他们最喜欢的是糖果和

面包干。他们讨要糖的理由是，糖是治眼病的最好的药，说明他家里的老婆或者孩子的眼睛痛得很厉害。如果给他一块糖，他一定会用手帕的一角仔细包好，但过不了多久，他就把糖块拿出来，当着我们开始啃吃。不过所给的糖块不论多小，他都会把它分成数块，以便让邻居们也尝尝这个美味。尤其让人讨厌的是已婚年轻妇女，如果她们的丈夫这时不在阿乌勒，那就更让人烦，她们不断地讨要甜食或其他食物。少女们倒自重些。

但总的来说，这些人的纠缠不休并没给我们带来什么太坏的影响。看着他们的胡子，有些甚至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但觉得他们简直像充满好奇心的小孩，一个个又那样贪婪地看着每块食物，但那种真正的厚颜无耻的放肆行为倒不多见。

旅行者尤其忍受不了的是，吉尔吉斯人爱说话和闲聊。只要有几个人聚集到一块，他们就根本憋不住自己的嘴，一时环境尚不熟悉或有事干，他们说话声音还算轻一点，但只要和新人稍稍熟悉，即刻开始大声说话，根本不顾及他人的存在，如果像我在南部地区的别列里那样雇用 20—30 个佣人的话，那就真的日夜不得安宁，他们整天整夜地说不完笑不够，结果只好我把自己的帐篷搭在离工人住地 100 步远的地方，就这样他们也继续换着班闲聊。等一部分人先睡觉的时候，另一部分人继续坐在炉火前热情交谈，轮到他们睡觉的时候，前一批人又爬起来接着刚刚停下来的话题又从新谈起。他们互相传播新闻、讲故事、唱歌、唱英雄史诗，中间还要喝喝茶，开玩笑，互相挖苦讽刺。

爱说话、多嘴多舌是吉尔吉斯妇女的本性。而在社交活动中，会得体地交流是男人的义务。关于这点有这样的古老的寓言：

马群中不要放小公马，
因为它的鬃毛和尾巴又松又乱；
不要娶懒女为妻，
不仅因为是送的彩礼少；
如果马群中放小公马，
产不出好战马；
如果娶懒女为妻，
生不出英俊儿，
他也不会说理道论；
如果你娶懒女为妻，
你也不能把她退回，
在她的床上你也不会舒服；
如果年轻时的朋友到家来，
她也不会得体地答礼，
她只会使你难看。

像吉尔吉斯这么爱说话的民族，他们个个有极好的口才，也是很自然的。他们个个说话从容不迫和自如流畅。吉尔吉斯人比起其他邻居民族更有语言天赋。有好口才的吉尔吉斯人，不仅能诵颂长长的即兴诗歌，平时说话词语搭配得抑扬顿挫，就跟诗作一样。吉尔吉斯人说的话明朗形象，表达清楚又准确，完全有理由称他们为西亚的法国人。所以吉尔吉斯民族中产生极为丰富的民间文学，也是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不过话要说回来，吉尔吉斯人的善于辞令，也催生了些不好的东西，如多嘴多舌、爱吹牛、好撒谎、爱诽谤别人等，其结果，往往给跟他们打交道的人带来不幸。你所不了解的陌生人绝不能轻信。为夸耀自己的天才，说话人会夸夸其谈，

并想尽办法粉饰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切。向吉尔吉斯人很难打听出关于当地情况的准确消息，无论问他什么，即使他根本不明白问的是是什么，他都会滔滔不绝地侃侃而谈。说话人夸夸其谈地介绍自己、自己的村庄和部落，并在想尽一切美妙词汇把它们说成最好的同时，给自己的邻族脸上抹黑。所以，再也找不到比吉尔吉斯人更靠不住的翻译和信息人了。跟这些所有的不良气息混在一起的还有某种孩童般的温厚，因此，他们的这种自吹自擂和胡扯只能引起我们的无奈微笑，有时也只好很耐心地欣赏他们的那些洋洋得意的自我吹嘘。跟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交织在一起的往往还有他们天生的狡诈，也可以说是诡计。为了使自己不太尴尬，身处于吉尔吉斯人包围之中的旅行者还要时时提高警惕。我们必须每步都要十分小心，不要成为他们欺诈的牺牲品。不过，我也不能不承认，其实这种没完没了的较量，还是很有诱惑力的。在狡诈和耍花招方面，与吉尔吉斯人媲美的只有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人。他们也经常充当我们探险考察的向导，所以一定要小心，不要使自己处于两面夹攻的境地。

过去坐大车行进，马匹由官方提供，一方面要时刻提防只有送厚礼才会降低要求的哥萨克人，他们一般情况下都会多索取马匹；另一方面，还得提防吉尔吉斯人为了使自己 and 同胞少交马，往往把你引到别人的马群去，这样很多情况下常常使你走弯路。于是吉尔吉斯人告哥萨克人的状，而哥萨克人又告吉尔吉斯人的状，对此你必须做出正确的判断，但这并非易事。尽管我熟通吉尔吉斯语，但我也很难完全阻止哥萨克人用敲诈勒索手段来充实自己私囊的行为。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吉尔吉斯人和哥萨克人之间是怎样相互进行敲诈的，这足足可以写成一大本书。当时，在各驿站当差的哥萨克人想尽一切办法多窃取吉尔吉斯阿乌勒的牛羊肉；而吉尔吉斯人却图谋怎样才能赶走驿站的马匹。哥萨克上校曾给我讲了一则这样有趣的故事：“我有一次到科帕尔和阿亚古孜之间的驿站办事。这里住房条件很舒适。当我听到谩骂和喊叫声时，走出房间看到了四个骑着马的吉尔吉斯人。他们给哥萨克人指着看被偷来的牛赶进驿站院内时的脚印。吉尔吉斯人一看见我就请求保护被哥萨克人偷来的小牛。看脚印确实是进入了院内，牛本该就在现场，而哥萨克人却坚称根本就没有看见过什么牛。不过牛的脚印的确明晰可见，于是，我就允许吉尔吉斯人在院内所有的设施中寻找，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但牛的脚印就是在院子里中断的，四周也见不到返回的痕迹，而且脚印也很新，牛就是未能找到。于是吉尔吉斯人什么也没有找到，空着手回去了。我在这里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哥萨克军士进来问我，想不想吃新鲜肉。我笑了笑，他这一句话不就等于承认偷牛了吗？于是我让他如实交待究竟是怎样骗走吉尔吉斯人的。开始军士不说话，但最后还是说了实话。他们把偷来的牛抬到我刚下的邮车上，当吉尔吉斯人闯入院内时，车夫不慌不忙地离开了院子。吉尔吉斯人根本没有注意邮车，于是哥萨克就放心地拉到邻近的另一个驿站宰杀了。今天早上把一半牛肉送到了这里。我只是无奈地发笑，但还是告诉他说，占有他人的财物不是件好事。‘啊，长官大人，上周这些狗东西从驿站偷走了我们的三匹马，这比他们的一头牛我们的损失大得多。这不是盗窃，我们跟他们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他平静地反驳我说。”

哥萨克人说得完全正确，这的确是一种战争状态的另一种表现，当吉尔吉斯人与其他邻居之间相互偷窃财物时，因这种经常性的偷盗行为，把吉尔吉斯人当成真正的盗贼是极大的错误。我长期生活在他们当中，我的任何东西从未受到过丝毫损失。吉尔吉斯人在邻近各族中所传播的恶劣名声，完全是由这个民族特殊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

不错，吉尔吉斯人作为尚处于较低阶段文明的大自然的产儿，至今仍存在些毛病。吉尔吉斯人跟他们的定居邻居相比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认为比他们懒散、狂妄、不爱整洁和迷信，不过还是比各方面都较差的阿尔泰人好。吉尔吉斯人跟阿尔泰民族相比，尤其能够拔高他们的是自己固有的人格尊严和英勇善战的性格，我可以称这是一种侠义精神，至今所有吉尔吉斯部落都具有这种精神。

至于说到吉尔吉斯人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可以说情况并不怎么样。还没有住到夫家之前就允许新郎新娘私自交往的习惯，使姑娘在婚前几年就可以有非法的性爱行为。但她必须十分小心才行，否则，小伙子一旦受骗，他就有权力将他们住过的帐篷拆除，当众羞辱姑娘并要求返还彩礼。据说，吉尔吉斯人无论是男是女都不严格遵守夫妻之间的忠贞，都不拒绝秘密私通。男女之间的关系并不像阿尔泰人那么正统。年轻少妇跟丈夫同龄人的谈话，就跟夫妻之间交谈一样，这种交谈往往会变得非常敏感和淫邪，最后往往失去体统。有一次，我观察过两个年轻吉尔吉斯人的跳舞。他们公开演示从粗俗的肉欲中所感受到的满足感。他们用手势动作来表示各种性爱关系。开始时他们就非常粗俗，直观地演示着家畜交配时的各种姿势，接着表演人的动作。这一切他们都做得极其肉麻，连欧洲最低档次的妓女也不可能不觉得无耻。观看这种表演的不仅有男的，还有上岁数的长者、年轻女子，甚至还有少女，他们看着这种令人恶心的表演乐得又喊又叫。

像酗酒这样的恶习，在吉尔吉斯人中根本就不存在。吉尔吉斯人只知道一种产生醉意的库梅斯奶酒。如果库梅斯喝得太多，最终会产生某种醉感。有个这种喝多的人，造访我房间被批评时，他请求原谅：“我只是吃好饭吃醉了。”只有卡拉吉尔吉斯人用奶乳酿造酒，不过其数量不多。即使居住在俄罗斯城区的吉尔吉斯人也不喝伏特加酒，并且经常提醒喝酒是教规所不准许的。在这方面，他们比城里的塔塔尔人强许多，而后者近来常常酗酒。吉尔吉斯人不懂得何为吸烟，但是，凡是草原上的男性都是鼻烟爱好者。

如果我们反过来关注吉尔吉斯人的社会结构，那么不难发现，这很明显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很紧密的联系。他们是天生的游牧民族，如果想得到较为富裕的生活条件，必须要有较为宽大的活动领域。他们的夏牧场和冬牧场相隔很远，这跟我已经交待过的一样，属于他们私有财产的只有冬牧场。他们带着自己可移动的财产——畜群游牧于这广阔大地上，而他们的畜群又不同于其他不动产，非常容易被邻居所窃取而消失。草原又宽广又自由，任何对立的邻居都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极快的速度给无辜的吉尔吉斯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可能的危险，在转移时他们不能像山区牧民和林区猎人，以户为单位单独行动，而必须要有自己一定规模的战斗队伍，使遭袭时能够保护自己的财产，甚至必要时从敌人手中夺回猎物。另一方面，自卫本能也常常迫使吉尔吉斯人去侵害邻民族族的财产。为了保护自己的牲畜，吉尔吉斯人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饲草。因为没有草料牲畜就会死亡，无论主人怎么努力，灾难终究不可避免。换句话说，畜群的好坏或其倒毙，均不取决于主人的做为。失去牲畜就意味着其主人社会价值的变更，便导致失去社会地位的可能性。恶劣的天气往往是整个地区损失畜群的主要原因。如果春天回暖之后，突然有寒潮来袭，一层薄冰将地面覆盖（这种天气吉尔吉斯人叫乌依乌特—*y ä y t*），牲畜就无法吃到青草。在这种情况下，主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弄到所需的草料。如果寒流持续时间长，几周内倒毙几百甚至上千头牲畜是常有的事。于是曾经是相当富裕的地区往往因丧失全部财产而一下跌入赤贫状态（1861年卡尔卡林斯克边区就发生过这种情况）。

发生上述灾难时，再积极的措施也返还不了人们的财产。人们只有听天由命，

或者盗掠近邻的财产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一旦发生乌依乌特，吉尔吉斯人就会纷纷离开自己的牧场，转移到附近的牧区寻求牧草。等天气好转再返回自己的老地方。如果牲畜全倒毙，等待他们的便是饿死。于是他们往往袭击富有的邻居，抢夺他们的畜群，把抢来的牲畜变为自己将来新畜群的基础。

无疑，游牧民族的这种必然的社会集团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有着较为亲近部族关系的家庭成员相互之间都有着共同的利益，有着维持畜群不可分割的共同领地。和这样的家族相连的有数个远亲和数个有着其他关系的家庭，于是就出现了吉尔吉斯原始社会单位阿乌勒。阿乌勒（аул）源于阿哥尔（агыл）一词，意为围墙、栅栏。阿乌勒由6—10个家庭组成，夏天和冬天都一起活动。在冬牧场，由好几个阿乌勒联合成为一个较大的群体，因为在冬季，部分畜群不能随阿乌勒而移动，要保护好这些畜群，需要更多的人手，而要度过严寒的冬天，必定是人多为益。于是就产生了到冬季生活在一起的氏族部落。这些人到夏天都分散于辽阔草原上，但相互保持着紧密联系，以便遭到侵袭时回击共同敌人^{〔21〕}。这种氏族部落之间，既有共同的利益，也会发生冲突。这就需要由司法权来调解这些矛盾。而拥有这个司法权的只能是聪明过人、财富过人、公正而且拥有众多族亲、在说理达不到目的时可以大打出手的大户人家。这种人吉尔吉斯叫比依（бий）^{〔22〕}。他们这些人掌握着司法权，可以解决针对冬牧场发生的争论，调解阿乌勒之间的摩擦，审判那些因觉得财产分配不匀而想以武力扩大畜群的不法行为的人。因为游牧民族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选举首领的制度，所以一般比依都是以篡位的手段来掌权，因而大家很少无条件地承认其地位。比依所做出的法庭判决，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仲裁法庭的判决。其中究竟有什么样的共同规律，很难搞清楚。在有些情况下，对比依大家都无保留地支持他们，说明他们以自己的公正和合理赢得了自己的地位。但另外一部分比依往往是凭自己的财力和势力来维持自己的权力。最后一部分比依则是只得到自己氏族部落少数人的支持，结果为自己树立了不少竞争对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氏族部落的威望和势力，毫无疑问地取决于比依的威信和影响，于是那些受人尊敬的比依领导的部落发展壮大就特别快，与其联合的不仅有其家族，还有新的阿乌勒。常有些小氏族部落联合为新的部落，并以其比依的名字命名。自古以来，在吉尔吉斯都是那么几个氏族形成为或大或小的氏族势力。各个氏族又出于对付近邻的共同利益而联合为统一的整体。氏族内部矛盾由比依们组成的仲裁法庭来调解，即数个代表各自氏族利益的比依作为法官参加这种调解。即使在这种场合，比依的影响力也取决于他们的地位和势力。有些比依往往以一道简单的命令或判决就能够中止一起很严重的纠纷。在个别情况下，由比依们集体做出的裁决，当事人双方往往都不认可。在过去那些动乱不定的年代，由各个氏族形成了新的部族联合体，接着又形成了更大的部落联盟鄂尔达（орда）玉孜（“百户”）。部落联盟之所以也像部落和氏族那样形成为封闭的整体，是因为它们都与其他部落、氏族处于对立状态。部落联盟也像部落和氏族一样，保护自己的属民不受其他联盟的侵犯。于是部落联盟、部落和氏族三者便成为保护自己共同利益的真正意义上的“保险”联盟。

如我所述，在古代吉尔吉斯汗国时期，出现了各种氏族和部落，要对付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就必须有大的联合。现在，这一切都成为了历史，被俄罗斯人征服的吉尔吉斯人早已丧失了一切政治自主行动的可能性。早已过去的那些暴风骤雨般的年代，给有些部族首领及其家庭留下了尊贵的爵位，其上层人士往往被称为汗王。汗王的亲属成了吉尔吉斯民众的贵族。百姓称他们为阿克索克 а к

с о к, 即“白骨头”或“白氏族”, 因为“索克”一词与鲁乌(р у у)氏族同音。为与贵族托罗(俄罗斯人称苏尔坦)相区别, 老百姓被称为卡拉索克(黑骨头)。

很清楚, 在那个独立的吉尔吉斯汗国时期, 贵族阶层享有很大的势力, 因为他们是当局的主要支柱。吉尔吉斯汗王的出现以及他们统治的辉煌时期, 对我们来说成了史前时期, 有关这方面, 我们手中没有任何的可靠记载⁽²³⁾。毫无疑问, 这都是一个伴有掠夺进攻的篡权行动中的一个连环。根据吉尔吉斯人提供的可靠资料, 当时他们手中的权力已大大削弱, 部落联盟早已变成成为松散的集团。这些集团从自己的贵族中选出的汗王也只是名义上行使权力。俄国人和中国人都承认他们的地位, 并予以支持, 认为这是巩固自己对游牧部落统治的最好办法。

有关本世纪初汗王选举, 列夫申有这样的记述: “很快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开始聚集人群, 接着开始私下议论, 即小范围讨论选谁为自己的头人; 该委托谁代表各自的集团在贵族最高议会中当首领。当来参加选举的人很多的时候, 他们便铺设地毯和毛毡, 以便让苏尔坦、首领、比依和族长依次入席, 而平民百姓就站在他们的后面。这种议会, 也跟各地的一样, 开始时很平静, 到后来就很热闹了, 大家开始相互激烈争论。有时这种争论会持续两三天, 甚至更长。等到汗王确定之后, 几个声望高的苏尔坦和首领前去向他宣布推选结果, 然后让他坐到白色细毛毡上, 并把他一起举到头顶上以示祝贺。这时, 众人跑过来又把他高高举起, 以祝贺自己的新君主。最后, 大家把当宝座用的白毡以及汗王的衣服撕成碎片, 每个人都想得到哪怕是一小片, 作为自己参加选举的纪念品。新汗王为自己所赢得的荣誉向大家表示感谢, 之后开始举办庆祝活动, 这时, 新汗王对所有参加选举活动的人, 绝不会吝惜牛羊和库梅斯等美味佳肴。”

不过, 通过这种途径所取得的汗位只不过是一种尊号而已, 因为汗王对自己的属民没有任何权力, 一般只是在吉尔吉斯汗王发动掠夺好牧场和战利品(如和卡尔梅克人的交战)的进攻中, 各部落和氏族都能得到直接好处的时候, 或者王权能够保障不受敌人进攻和保障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的时候, 王权才有实际意义。当这些利益都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时候, 人们当然都愿意听从其指示和支付汗王的生活费用⁽²⁴⁾。如果这一切对人民一点好处都没有, 各部落、部族便会纷纷解体, 都开始过谁也不靠谁、各自牧放自己畜群的生活。但是, 任何外来威胁都会马上促使形成新的部落联合, 看来只有这种组合才最能适应这种阶段性的变化。于是对处于这种情况的像吉尔吉斯这样的游牧民族来说, 建立固定的行政管理模式和固定社会结构是完全不可能的。为了保存和保护好游牧民族的财产以及因在全民范围进行牲畜自然再分配的需要, 各部落之间的力量平衡经常发生变化。我认为, 这种灵活性就是改善游牧民族生活的主要条件。但是, 这种灵活性是游牧民族社会结构的灵活性。每当他们与定居民族相接触时, 必然会引起种种冲突。于是, 他们在定居的近邻眼中, 往往变成强盗和小偷, 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这时, 吉尔吉斯人一旦发现自己的牲畜被偷走, 即刻可以召集在这种条件下够能维护自己利益的力量, 然而定居的农民却毫无对付他们的办法。

草原毗邻地区的文明民族对吉尔吉斯人的非难和不满, 使当地政府有了把吉尔吉斯人统统当成社会公敌和社会扰乱分子的充分理由, 并且产生了必须让其臣服于自己以保障边境人民生活的稳定和平安的思想。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简短交待过俄国是如何逐步征服了吉尔吉斯。现在要讲述的是, 在俄国的麾下吉尔吉斯人的生活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首先讲讲俄罗斯颁布的整顿中玉孜行政管理系统的关于西伯利亚吉尔吉斯的条例。后来这

个条例推行到了整个中玉孜的吉尔吉斯地区。这一条例的目的是将所有的吉尔吉斯民族统统纳入到严格的行政管理范围⁽²⁵⁾。所有的吉尔吉斯都归附于奥姆斯克和谢米帕拉金斯克两个州，在奥姆斯克和谢米帕拉金斯克两地设有省管理局和军事总督。奥姆斯克分设有科克切塔夫、阿特巴萨尔、阿克莫拉、巴亚那乌尔卡尔卡拉勒县；谢米帕拉金斯克分设有帕夫拉达尔、谢米帕拉金斯克、谢尔吉鄂波尔、科克别克提、科帕尔和阿拉木图县。所有这些县都设有军事长官及其官邸，其管理部门均设在县城。所有这些区县的吉尔吉斯人都设有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开始叫县衙门，后改为县公署，行使警察和最高法院的职责。

在规范吉尔吉斯人的其他行政划分的时候，上述条例尽量与其现有的社会关系相适应。每 50—70 个帐篷组建为一个阿乌勒，设一阿乌勒首领，其职责与俄罗斯的乡村村长相似。阿乌勒首领由简单到场的多数人选举产生，任期为 3 年，只有等县长批准后，他才能执行其职责。10—12 个阿乌勒组成为一个乡，并设有乡长，与前乡长有直属关系的苏尔坦（贵族）来继承。这些人被贵族们所承认，并不仅有合法的权力，而且还享有按等级分属的职位⁽²⁶⁾。到后来，这些贵族从乡管理阶层中被排挤出去，其地位由被群众选出的乡长来代替。每个县都由 15—20 个乡组成，县的管理层设有主席、大苏尔坦（阿卡托列）⁽²⁷⁾、两个俄罗斯代表和两个德高望重的吉尔吉斯代表。大苏尔坦由众苏尔坦中选举产生，任期为 3 年；吉尔吉斯代表由群众选举产生，任期为 2 年。

县管理层的任务如下：（1）保护群众不受侵害并及时予以他们帮助；（2）向人民群众传播知识并号召他们进步；（3）消灭一切混乱（打仗、抢劫、偷盗）；（4）监督司法执行；（5）进行人口统计；（6）督察贸易；（7）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执行法官的义务。

所有上述哈萨克官员的薪水均由县财政支付。除此之外，由县管理的有医院、学校、县医和仓库。

每个吉尔吉斯人都得上缴一定额数的税金，称亚萨克。所有的牲畜（除骆驼外）征收的是其价值的 1% 税。除上交亚萨克税外，他们必须向阿乌勒邮局、县乡机关提供专门的通信联络员以及向出差的官员提供坐骑。

至于吉尔吉斯人的司法制度，他们的县行政当局，依据俄罗斯法律只处理如下案件：叛国、杀人、抢劫和抗政等案。除此之外，均算民事诉讼，以习惯法由比依来判决。每个人都有权力对比依的判决向州上提交上诉状（任命和委任事项不予收理）。如果抗诉成立，将案件转交给县上，这里仍依照吉尔吉斯习惯法审查。

依据西伯利亚吉尔吉斯条例，吉尔吉斯人享有俄罗斯属民的一切权力。他们有权离开草原，有权迁移到俄罗斯内地省区居住。吉尔吉斯人有权力到俄罗斯学校上学，获得毕业文凭之后，有权脱离吉尔吉斯的社会联盟。不过，要是在草原，他们只能在自己所属的阿乌勒的范围内活动；如果要转到其他阿乌勒，必须得到相关社会集团的同意才行。

因为条例规定了一定比例的吉尔吉斯官员的名额，因此也就保留了苏尔坦的个人权力，于是行政当局的工作从一开始就不协调，而且分歧越来越大，所以最后，只好限制苏尔坦的权力，并且只允许从苏尔坦中选出一名县主席——大苏尔坦。条例在草原的贯彻执行，的确带来了平安和极大的稳定，加强了对中玉孜的管理，臣服塔什干之后在大玉孜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在政府职能逐年加强的同时，吉尔吉斯人的随心所欲的移动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但是，征收的亚萨克税额则很小，因为俄国政府根本不可能掌握历史畜群的准确数量，而且富有的

吉尔吉斯人本人就在政府部门任职，他们连自己畜群的十分之一都不会告诉你。所以，到 60 年代中期的时候颁布了新规定。根据新规定，畜头税为每户 3 卢布的冒烟税，也就是按住家户征收。根据统计数据，每 10 个帐篷选举产生一名起警察作用的人和每 50 帐篷选出一名群众代表。这些代表每年都集中到乡上，根据拥有的财产决定纳税幅度。所有官员全都选举产生，所以苏尔坦们就彻底失去了权力。在这同时，也取消了吉尔吉斯人向官吏提供出差坐骑的规定。不过，当俄罗斯的权力扩张到吉尔吉斯草原，而且波及到其毗邻地区时，才有可能推行这样急进的改革措施。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根本无法评判新行政当局的作为，我的到来正好是改革刚开始的初期，暂时还看不出什么结果。吉尔吉斯人和官员双方的不同意见，我都听到了。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任何新鲜事物都会受到阻力。

但是，我观察到了不少执行旧条例的情况。这个条例除建立社会工作秩序外，还保护了与吉尔吉斯相邻的农民利益，但也不能否定，其结果，群众生活状况有所下降。靠近谢米帕拉金斯基的已经彻底平定了的地区，现在几乎完全沦为赤贫，然而靠近大玉孜地区的人民生活却日益在提高。值得一提的是，在俄国政府为扶持这些草原行政当局的地方预算支付大笔资金的时候，中国当局却不仅不花分文，而且还能征收到相当的贡品。在此简短介绍一下中国当局对游牧民族所持的态度，这是很有意思的。

中国人把所有草原游牧民族统统视为外人，跟外国人一样，所以认为，这些臣民目前的这种状况正符合国家利益，因此为改善他们的生活，促使他们发展种植业等，但对改善他们现状方面，政府什么措施也不采取。他们所任用的官吏，都从蒙古人中选出，并以授予他们相应职位和封号的办法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此外，还组建了直属中央指挥的统一的草原军。蒙古人必须养活驿站官兵和中国官吏。不仅如此，来往官吏的路费均由实物赋税中支付。当局还让部分人到驿站当差，另一部分人种地以提供军粮。哨所军营的差事均由蒙古人担任。但是，中国当局根本不干涉游牧民族的自治，同时也不让这些人与中国定居民族进行任何交往，也丝毫不主张他们放弃自己的游牧生活方式。

我并不认为这种行政制度有多么好，但我觉得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起码说明，给游牧民族强加什么新概念是多么有害的，因为他们最清楚，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俄国当局采取人道主义的措施限制了牧民必要的自由，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危害，比起中国人向其臣民所征收的高额赋税，要严重得多。我在上面已经详细介绍了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以及他们的司法观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当然不能要求跟定居民族一样。他们的生存模式和生存关系将来怎么发展，毫无疑问，应该取决于草原自身，任何外部强加的空理论上的秩序只会阻碍自然的进步。草原地区的自然条件只适合于游牧生活，而如果强行要牧民过定居生活，这必然会导致草原荒废和退化〔28〕。

我在即将结束对吉尔吉斯现状概述之际，再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习惯法。古代吉尔吉斯法律中，当时人受到重罚的犯法行为并不多。这种犯罪行为有：杀人、通奸、强奸，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亲属有权要求将罪犯处以死刑。除此，受害人因他人所为，失去躯体某部位时，有权要求剝去犯法人的同样部位。

凡是受害人，均有权力向危害者提出民事诉讼并要求从其赔偿金中支付现金罚款。罚款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刑事犯罪罚款叫昆；另一种是小违法或过失而罚款叫阿依普。

1. 昆罚款，专指对杀害无辜百姓（因蓄意复仇或与难以忍受的重压有关的

案件不予收理)的罚款。罚款额为100匹马(等于1000只羊)。杀死苏尔坦要为其家属付七倍的昆罚款。杀死妇女、少女和奴隶要支付一半的昆罚款,也就是50匹马(等于500只羊)。另外,作为阿依普罚款的九个,也就是九头各种牲畜。如果抢走已婚妇女或强奸少女,妇女的丈夫和少女的亲属有权索赔昆的一半,也就是跟杀人一样的罚额。杀死10岁以下儿童,要罚款昆的三分之一,也就是30匹马(300只羊)。如果打坏人的眼睛或剁掉其右手,使其失去劳动能力,同样获赔一半昆的罚款。如果妇女受到同样的伤害,她有权索赔昆的四分之一。如果丈夫在妻子违背夫妻忠贞的情况下把她打死,那么他不受罚款。父母打死自己的子女或主人打死自己的奴隶,同样也不受惩罚。相反,如果妻子杀死自己的丈夫或者佣人杀死自己的主人,毫无疑问,会被处以死刑。

2. 阿依普罚款的最高额数为三个九,也就是 3×9 的牲畜头数。损坏肩膀、左手腕或脚部,要支付这种罚款。打苏尔坦也要支付这种罚款。某人与某妇女在一起,若被其丈夫撞见,此人得向其丈夫支付两个9的罚款。

最后是一个九的罚款。这是为损害大拇指和羞辱苏尔坦而支付的罚款。如果某人撞倒孕妇,使其流产,如果怀孕不到5个月,每月得赔偿一匹马;如果是怀孕5个月以上,肇事者就要为死婴每月支付一峰骆驼。打掉一颗牙齿,损害一根手指,头部被打伤,都要赔偿一匹马和一件长袍。如果损伤的是食指或者是中指,那么,肇事者除上述赔偿外,还要当众下跪致歉。

犯偷盗罪被罚三个九。支付罚款时一峰骆驼折合为3匹马或30只羊。当场逮住盗马贼时就这样处理:(1)没收其坐骑,做为血本马干德阿特—ка н д ы а т ;(2)作为惩罚,他还得再交两匹马,其中一匹作为被偷马的脖颈莫依奴纳阔萨克—м о й н у н а к о с а к ,一匹作为马的臀部阔图诺提尔卡乌—к о т у н о т и р к а у 。

法庭审理一般由仲裁法庭(一个或若干比依)主持,所有参加这一程序的人,都必须预先承诺自己对法官的判决负责。法官要求办案必须要有2—3个证人。如果原告不能提供证人,必须要宣誓。宣誓的不是被告,而是某个受人信任的人,作为誓者,如有虚假,可能将依法承担罪责,一般都是在子弹上枪膛的情况下发誓。如果没有人替犯罪者宣誓,就会做出有罪判决。妇女和佣人不能出庭充当证人。

如果被告无力支付罚款,可以向其亲属或其所在阿乌勒人借取,如果被告拒绝赔偿,受害者请求户主或部族首领帮助,然后在其部落的认可下宣战或从犯人的同族手中强行没收牲畜。从这些追回的罚款中抽出十分之一作为劳务费支付给法官。

为了规范诉讼程序,吉尔吉斯行政管理新条例,另行规定了县法官的职务,其职位较比依法官高。

从已经所叙述的吉尔吉斯人的惩罚情况可以看出,他们的苏尔坦和普通民众之间是不平等的,虽然行政条例改变了苏尔坦的地位,他们的影响也日趋减弱,但我所观察到的情况是,即使在新条例贯彻之后,苏尔坦仍享有相当高的威信,如1869年,原大玉孜的大苏尔坦铁则克交给我一封致其朋友们的公开信,我凭这封信受到了各部落无比热情的接待。苏尔坦们至今仍戴别有猫头鹰羽毛的帽子。每当人们见到他们时,总会说声“塔克斯尔”——尊敬的先生后,将双手在胸前交叉问候。每个前往苏尔坦阿乌勒的人,早早就下马步行牵着坐骑走向其帐篷。并且谁也不能拿着鞭子走进苏尔坦的帐篷,谁要是这样进来,苏尔坦就有权力没收他的坐骑。如果苏尔坦有钱又有势,每个人都会以礼相待。我怀疑,已破

落老朽的苏尔坦未必能受到同样的礼遇。苏尔坦过去的奴隶和农奴们，虽然早几十年以前就成了自由人，但他们仍想尽一切办法在苏尔坦的草场附近放牧。这些人虽然也跟其他人享有同样的权力，但仍被称为托龙古特（тологут）人。这一称谓我觉得是这样的：最初大部分农奴都来自于铁勒乌特中的战俘，后来“托龙古特”逐渐变成了带有“战俘”意义的普通名词，最后才成了含有“苏尔坦的农奴”的一词。

库尔（奴隶）和昆格（女奴）的称谓现在含有了“男佣”和“女佣”的意思。

二、卡拉吉尔吉斯^{〔29〕}

卡拉吉尔吉斯是吉尔吉斯人东南地区的邻居。他们跟吉尔吉斯都处于同一条文化水平上。不论在语言、习俗、服饰、居住以及从业情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卡拉吉尔吉斯人与吉尔吉斯人很少有什么不同。卡拉吉尔吉斯的体型，毫无疑问跟吉尔吉斯不同。1862年，在卡尔卡拉河地区^{〔30〕}，我第一次见到卡拉吉尔吉斯人的时候，一眼就发现了这一特点。我觉得他们的脸型特别像阿尔泰地区的卡尔梅克人和铁勒乌特人。他们的服饰跟吉尔吉斯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我觉得唯一显眼的是，他们用花线缝制的长外衣和白色毡帽。吉尔吉斯人很少戴这种帽子。故卡拉吉尔吉斯人又叫阿克卡尔帕克（白帽子）。他们的帐篷也跟吉尔吉斯的没有多少区别，只是他们的屋内设施中毛毡和花毡没有那么多。除此，就是他们的帐篷前面都置有标枪，而吉尔吉斯人则没有。

卡拉吉尔吉斯人的从业情况几乎跟吉尔吉斯人的一样，他们的主业畜牧业也跟上述情况一样，不过他们养的马和牛比羊和骆驼相对多些。卡拉吉尔吉斯马的个头不大，特别像蒙古马种。除跟吉尔吉斯相同的牲畜外，他们还养西藏牦牛库达斯。总而言之，他们的牲畜要比大玉孜的吉尔吉斯人少。他们这里养有2000匹马，3000只羊就已经算是大富人了。

卡拉吉尔吉斯人的转场跟吉尔吉斯人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不按阿乌勒居住，而是以部落为单位。到冬季，他们的帐篷就分布于河边，一顶连着一顶，呈现长长一条，约长20俄里，有时比这还长。到夏季的时候，用同样的方法向山上转移，越上越高，各个部落在不同的山坡上牧放各自的畜群。他们的这种转场方式取决于自然条件，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他们这个民族的尚武好斗的性格。卡拉吉尔吉斯人帐篷的这种分布，使他们在很短的几小时之内就能够将人马招集到一起，使各个都处于战斗状态。说不定，吉尔吉斯人原先也是这样转场的，因为这是游牧民族唯一能够适应那些战争年代转场的方法^{〔31〕}。1864年，我在索尔特部落中进行考察的时候，当地官员告诉我说，卡拉吉尔吉斯被俄国人彻底征服之后，也开始改变自己帐篷分布的格局，完全照着吉尔吉斯人分为各自的阿乌勒。

狩猎对卡拉吉尔吉斯人来说，也跟吉尔吉斯人一样只是一种消遣。职业猎人很少，而且他们只是在马鹿长出新角的时候，才外出打猎，因为中国人收购鹿茸肯出很高的价格。他们也跟吉尔吉斯人一样也用猎鹰狩猎。

卡拉吉尔吉斯的种植业比起吉尔吉斯人更发达。他们的农田耕种得非常仔细，平均能获得种子的10—15倍的收成。农田都是人工浇灌，他们浇地也比吉尔吉斯人仔细。布吉部落^{〔32〕}的农田基本上都分布于铁尔斯克依、昆给和图依卡尔湖边；而萨勒巴戈什部落的庄稼地则在库尔梅特和吉新吉尔河流域之间地区。他们种植的有小麦、大麦和几种黍稷。用大麦和一种黍稷来喂马。卡拉吉尔吉斯人用大麦酿造像啤酒的饮料布扎，然后又从中分溜出冬天喝的酒，而夏天喝的是奶酒。

他们的其他行业都跟吉尔吉斯人的一样，但是，卡拉吉尔吉斯妇女会制做一

种特别精致的山羊绒白色毡靴和有袖子的叫克毕尼克的毛披肩。这些吉尔吉斯人不会做。

卡拉吉尔吉斯和吉尔吉斯都是穆斯林，但看得出来，卡拉吉尔吉斯接受伊斯兰教很明显要比前者晚。塔塔尔人坚持认为，卡拉吉尔吉斯完全是（多神教教徒）异教徒，他们既不守斋也不念经，也不懂得宗教信条，连个先知的名字都不知道。据说他们各个都嗜好酒精饮料，喝成酩酊大醉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他们中间仍保存不少多神教的遗迹。他们告诉我，卡拉吉尔吉斯男女均崇拜火。他们拜火的时候向火中泼油。他们的这种拜火仪式逢周四举行，拜九火神。据传说，圣智们曾经在林中生活，于是男人们有时就在林中点燃圣灯。另外，他们还告诉我说，布谷部落至今还保存有三个地方做为圣地：楚河发源地的昆列蒙山、阔依苏河的楚尔帕斯山和铁萨河的阿拉巴什阿塔山。甚至大玉孜自己都不是十分严紧的穆斯林人的吉尔吉斯都认为，卡拉吉尔吉斯的这些习俗纯粹都是一种盲目崇拜的现象。

我个人只能说，卡拉吉尔吉斯人都认为自己是虔诚的穆斯林，把卡尔梅克人视为异教徒，尽量避免与其交往。尽管卡拉吉尔吉斯人的宗教信仰意识很单薄，但是，他们比吉尔吉斯人对不同信仰者持有十分极端的态度，有为信仰而战的民间传说。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以不信教者为近邻做解释。

有一组民间史诗⁽³³⁾可以清楚地描绘卡拉吉尔吉斯人的宗教观念。在这组史诗中讲述了卡尔梅克亲王阿尔曼别特是怎样接受伊斯兰教的。阿尔曼别特亲王在伊克塞克湖边遇见了正在那里捕猎的阔克确，并向其致卡尔梅克礼。于是阔克确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阿尔曼别特回答并解释自己的问候礼后继续说道：

当我们离开人间
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路可走？
阔克确回答道：
如果你把小胡子剃光，
如果你把大胡子留下，
而把头发也剃光，
把帽子上的圆球也取掉。
从礼拜五到礼拜五
一共是七天，
加上礼拜五一起是八天，
这时可以到达天堂，
上帝主宰，
他让太阳照耀天空，
他让月亮照耀夜空，
他让太阳和月亮温暖大地。

对此，阿尔曼别特回答说：
如果我把小胡子剃掉，
而把大胡子留了下来，
就会出现金光四射的旗帜，
和有着 60 支队的大军，
你的一侧是剪刀，
另一侧还是刀子，

你的胸前是一本书，
你的脖颈上是古兰经，
给我看看古兰经，我想看看它，
我想读你的这本书！

这时阔克确开始打建自己的帐篷，想请阿尔曼别特做客喝茶。但是阿尔曼别特在他尚未成为穆斯林之前拒绝喝茶。这时阔克确再次要求阿尔曼别特重复上述做法。

阿尔曼别特像只老虎，
留下大胡子
剃掉了小胡子，
把头发也剃光，
打开圣书，
放到前面
无需他人指点独自诵读古兰经，
无需提示他朗诵着这本书，
卡拉汗的儿子说，
阿尔曼别特像只老虎；
“现在我要成为穆斯林”。

此后他与阔克确成为朋友后就离开了此地。

现在我要回到自己的人民中，
我要回到自己帐篷，
我要向人民宣告，
我要向帐篷宣告，
如果我的民众不听从我的劝说，
我将自己的全部财产花光，
如果我杀死了厄鲁特的王公们，
我就将逃跑。

我的人民，请听我说，
我要厄鲁特的六个男儿，
他们因害怕向下游地区逃窜，
我要将三个人的儿子，
送到穆斯林中去，
想重新登记他们的畜群，
想发达他们的畜群，
也想重新登记他们的财产，
想让他们大大发财。

然后想和穆斯林人一起生活。

此后阿尔曼别特到自己父亲那里去了。

当这个阿尔曼别特，
走进父亲的家时，
他说道：“萨拉木阿来库木，父亲！”
虽然他当即问候了，
但谁也没有搭理他，
谁也没有从座位上起立。

于是阿尔曼别特就站到火前面说道：

“就让我无后无子，
老到也无子孙，
这里是个伪善的世界，
那个世界充满着真理，
让我们为了那个世界，
就在这里认识善良，
库库尔达巴特库阿尔达特，
让我们认一认古兰经的语言吧，
让我们心里记住
天堂和麦加之间的地方，
要牢牢记住，
一定要成为穆斯林！
现在要保持互相联系，
明天我要回来听听你们的。”

第二天早上，当阿尔曼别特回来的时候，仍用昨天的说教号召父亲成为穆斯林，并说道：

让我成穆斯林的奴仆，
要比当异教的王公强。

但是，阿尔曼别特的父母也跟全体厄鲁特人一样拒绝接受他的劝说。这时阿尔曼别特离开父母的帐篷后在与卡尔梅克人的交战中赢得了胜利。

阿尔曼别特树起了自己的旗帜，
赶走了好战的厄鲁特人，
将他们赶到了遥远的东方。

“哦，胸中的心是唯一的朋友！
哦，嘴里的舌头是唯一的朋友！
天使们会助我们一把！
我逃离好战的厄鲁特人时，
没有带上自己的花马，
我逃跑时没有跟着浅黄马跑，
万物之主啊，我错在哪里？
天啊，我做了什么？”

现在阿尔曼别特开始备战，并发布战斗的号令：

他即刻发出号召，
号召无数的人们，
找来无数匹战马，
他骑着棕红马来了，
他用帽子的圆珠堆成了山，
他用卡尔梅克的袍子建起了房子，
他把自己的财富全部花完。
杀死好战的厄鲁特王公后
他逃跑了。
月光因为他暗淡，
把艾达尔的儿子阔克确汗，

他紧紧拥抱，为了成为穆斯林，
他成了他的朋友。

实际上这些段落只能说明他们有关伊斯兰教非常浅薄的概念，使人产生一种影响，觉得卡拉吉尔吉斯人的宗教意识未必比这些诗歌能高明多少。然而人的天性就是这么奇怪——如此肤浅的认识竟然能够给整个民族打上统一的宗教烙印，甚至引发了他们心中的宗教崇拜和宗教狂热。

卡拉吉尔吉斯人在自己周围近邻中的声誉相当不好。把他们描绘为奸诈不守信用，虚荣虚伪，总是承诺但从未完成自己的诺言。尤其引起四邻厌恶的是他们不时发动的掠夺性袭击。在这些行动中，他们总是全民团结一致，这点吉尔吉斯人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在卡拉吉尔吉斯人中生活的时间并不长，故对他们做不出什么评论，但是我坚信，他们实际上要比传说好得多。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四邻踢来踢去的皮球，不是卡尔梅克人就是中国人，或者是浩罕人排挤或打击他们，使他们的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难道像卡拉吉尔吉斯这样勇敢尚武（他们的所有对手都承认这些品德）的民族，因为受到欺负而反击是不应该吗？如浩罕人过去向卡拉吉尔吉斯人征收的赋税就够能说明一切：（1）帐篷税——每帐篷交纳一只羊；（2）畜牧税——每 50 头交纳一只牲畜；（3）收获税——每谷场交纳三只羊；（4）此外，还要定期缴纳一金币地尔拉的军事税，等于每帐篷缴纳三只羊。以上各项赋税均强制执行。

依我的看法，如下情况完完全全可以说明卡拉吉尔吉斯人一点都不比自己北部地区的邻居差。1869 年，我在萨勒巴吉什和索尔特部落地区住过一段时间，自俄国征服仅 5 年的时间，这里已经变得非常平静。我到处单独行走，不带任何护卫，在任何地方从未遇到过丝毫的敌对情况，更何况他们毫无敌意地接受了新的行政制度，而且也比北方邻居更快地适应了新秩序。

还要交待几句有关卡拉吉尔吉斯人过去的管理模式和社会关系。据吉尔吉斯人称，他们之所以叫卡拉吉尔吉斯是因为他们没有当权的汗王，也没有像吉尔吉斯人称为白骨头的王公，而且在吉尔吉斯人自己的传说中讲，他们从来没有汗王，于是就请求大汗将自己的儿子珠吉赐给他们做王公。然而珠吉只是一个小男孩，在半路上走进了库兰野驴群，于是把他带走了。据传，阿克萨克库兰（库兰为野驴谐音——汉译者）珠吉汗是卡拉吉尔吉斯人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汗。

卡拉吉尔吉斯人部族结构也跟吉尔吉斯的一样，起苏尔坦作用的首领他们叫玛纳普，是从普通民众中选举产生的。他们给我说，玛纳普对自己的属民有绝对专制权力。据吉尔吉斯人称，他们的玛纳普只是到上世纪才产生，其称谓取自于萨勒巴吉什部落的一个比依的名字。这个人统治着整个部落，所以他死后所有比依均以其名字称为玛纳普。我觉得这个传说不太真实^{〔34〕}。

卡拉吉尔吉斯是把草原民族固有的作战仪式保存最长久的民族之一。在过去，他们和所有近邻都一直处于公开宣战的状态，全部落的所有男性都要根据玛纳普的第一号召，马上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直到取胜。他们使用的都是浩罕生产的用火药射击的武器，还有吉尔吉斯人使用的剑，大棒、斧子等，并全队大喊着“打！打！”冲向乱军。他们的战斗号令是乌兰，这也和吉尔吉斯人的一样。据说索尔部落的战斗号令是库尼克，而鄂内格部落的是间库拉斯（拼命）。

布谷和萨勒巴吉什部落的塔穆哈（тамга）——财产标志（上下错开的两条长道，下面的一道从上面一道的三分之一处开始——汉译者）叫加嘎尔拜（джагалбай）；索尔特部落的叫艾塔穆哈——（ай тамга——月亮标志）。

卡拉吉尔吉斯和吉尔吉斯的最大区别是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语言接近阿尔泰语，有不少古代成分。他们的民间文学也都具有这些特点。卡拉吉尔吉斯人民经历了真正可歌可泣的斗争年代。其他突厥语民族的个别传说或长诗汇集成为了卡拉吉尔吉斯的伟大诗歌，其中的主人公玛纳斯代表穆斯林，卓罗依代表异教徒。这个诗歌也像希腊英雄史诗一样，显明地描绘出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和日常生活的真实画面：远征的场面、婚礼、丧葬、赛马、日常生活等等，都历历在目。这个故事情节都跟现实生活一样，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能看到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整个故事的结局是穆斯林人战胜异教徒。每个卡拉吉尔吉斯人都知道这个传说的部分段落，其内容深深扎根于民众心中。除此之外，他们再不知道其他的文学作品。在此例举其中段落没有什么意思，因为这样做不可能将史诗的全貌展示于众。

注 释

〔1〕拉德洛夫在这部文章中所指的“吉尔吉斯”主要是指哈萨克。哈萨克族的这种称谓在革命前的著作中非常普遍，有时也称哈萨克——吉尔吉斯、吉尔吉斯——开萨克、吉尔吉斯——哈萨克。16—18世纪俄罗斯档案资料中早有关于哈萨克这一称谓的记录。19世纪初A·列夫申在自己的《关于吉尔吉斯——哈萨克族的族名》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有关研究人员推测，为了在官方资料中将西伯利亚邻近的俄罗斯哥萨克与哈萨克族区分，结果导致出现了把本民族的称谓用另一种名称替换的现象。这种错误提法一直延用到了十月革命后各中亚地区的民族划分。

〔2〕拉德洛夫把中亚的吉尔吉斯人称为卡拉吉尔吉斯。虽然在古代就有本民族的“吉尔吉斯”这一称谓，但是，在革命前的文献资料中卡拉吉尔吉斯以及吉克卡梅内吉尔吉斯、黑吉尔吉斯和布鲁特的提法都很普遍。吉尔吉斯族的这种不准确的提法是因为对上述哈萨克族的错误称谓而形成的。

〔3〕随后，拉德洛夫不只一次更改过突厥语的分类。现代学者们把突厥语分为东（匈奴）和西（匈奴）两支；西匈奴分支包括乌孜别克语、哈萨克语、土库曼语、新维吾尔语、卡拉卡尔帕克语等；东匈奴分支包括古维吾尔语、图瓦语、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等。

〔4〕作者指的是国务活动家、学者和作家A·列夫申。他作为官员，1820和1822年造访了哈萨克草原。他根据现在的说法，在当时所收集到的“田野”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吉尔吉斯哈萨克或吉尔吉斯开萨克部落和草原概述》，其内容至今有参考价值，但也有部分早已过时。在此，拉德洛夫所指的就是这部著作。

〔5〕拉德洛夫正确提出了哈萨克民族在多少世纪历史的进程中，种种特殊情况所引起的混血人种学问题。这一问题的最近研究，对形成哈萨克族的进程做了一系列修正。

〔6〕根据上世纪中期的观点，拉德洛夫认为，首先驯化家畜（包括驯鹿）的是猎人，而现代科学确认，首先驯化家畜（狗除外）的不是猎人，而是定居的种地人。猎人们向游牧生活过渡的进程，很可能是借助于近邻定居民族已经驯养的家畜而完成的。

〔7〕养鹿人的迁徙路线首先取决于沿途是否有足够的草场，以及是否离驻地不远即有狩猎地和足够的柴火等生存条件。

〔8〕拉德洛夫在此所指的是，圣经中有关亚伯拉罕和罗特的故事。他们带着自己的畜群和帐篷经常更换着牧场，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但是，他们的畜群因为过于庞大，根本无法在一个统一的草场牧放，“于是在亚伯拉罕和罗特牧童之间经常发生争吵，亚伯拉罕便对罗特说道：要是你我同属于一个部族的话，你我之间和牧童之间本该不会有什么争吵。难道所有的地都属于你吗？请离开我吧！你向左走，我就向右走，而如果你向右转，我就要

向左转”。

〔9〕此处有误。通常羊肠并不废弃，有时还有肺都拿来食用，例如库尔德克（一种炖菜——汉译者）就用切成小块的肠子、肺、肝和肉，用油炒了吃；用切成小块的羊肠还可以熬煮索尔帕汤。此外，用羊肠还可以制作冬布拉琴弦。

〔10〕早在新世纪一千年的中叶，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的生活中就有了帐篷。根据帐篷结构的特点，可以分为蒙古和突厥两种。哈萨克族的帐篷属于突厥类型帐篷，与属于蒙古类型的阿尔泰人，还有蒙古、卡尔梅克、图瓦、布里亚特人的帐篷不同，但这两种帐篷在结构上都无多大区别。

〔11〕此处指的不是帐篷，帐篷一般都有折叠格式构架，而是哈萨克人当临时住所用的有着圆木构架的圆锥形尖顶窝棚。

〔12〕作者在这里所指的是，哈萨克人在古代所使用的灌溉系统。这种方法在亚欧草原被许多游牧民族，其中包括哈萨克族一直延用了很长时间。

〔13〕哈萨克人的帐篷用各种手工艺品来装饰，其中有叫斯玛克的贴花和拼花毡，五颜六色的铁克梅特的毛毡，纺织的图案色带巴斯库尔、拉毛或不拉毛的毛毯，各种图案的草席以及各种绣花饰物。

〔14〕肩胛骨占卜与萨满教无关，然而作为早期信仰的一种意识，在亚洲不少民族，其中包括保留有萨满教残余的西伯利亚民族中也非常普遍。

〔15〕类似在这里所描述的习俗，在亚洲和西伯利亚诸民族中也都非常普遍，这与他们的家庭婚姻关系演变的特点很有关系。

〔16〕拉德洛夫的这一例证再次说明了19世纪中叶多神教对哈萨克的影响至深的实事。其中就包括对火，尤其家中对灶火的崇拜。哈萨克人认为，向火中倒垃圾或吐痰，这是对灶神的亵渎。上面已经谈及过拉德洛夫关于对多神教在哈萨克民众中的生命力的看法。与拉德洛夫同时代的人乔汗·瓦里汉诺夫（1835—1865）曾写到哈萨克人“崇拜先祖——阿尔瓦赫、净化的力量火、月亮、太阳、大地和给人财富的动物”。

〔17〕在此，将阿尔泰人称为卡尔梅克人。在俄文文献资料中和俄国探险家们将阿尔泰人常常称为阿尔泰卡尔梅克人、阿尔泰塔塔尔人、山民、边境或白卡尔梅克人。当提及铁勒乌特人时，尤其常用后一种称谓；而提及阿尔泰人时，之所以出现卡尔梅克这一称谓，是因为他们长期与厄鲁特人共处的缘故，其大部分人于18世纪并入准噶尔汗国而成为厄鲁特人的一部分。厄鲁特是西部蒙古的部落，在俄文资料中称为“黑卡尔梅克”与“白卡尔梅克”，以与铁列乌特人相区别。

〔18〕元宝是中国白银的货币单位，最大元宝为4.3/8俄磅白银。

〔19〕在这里所描述的打仗，在亚洲许多游牧民族中都很普遍，这种叫胡列什的争斗，在图瓦、阿尔泰人、吉尔吉斯、蒙古、布里亚特、卡尔梅克等民族中都存在。有关其古代场景，在本世纪初所发现的绘画、铭文中都有反映。

〔20〕拉德洛夫所提的哈萨克语的“沙尔依阿尔”，接近波斯语的恰尔亚尔（四个朋友），指圣人穆罕默德最初的追随者四个哈里发。

〔21〕拉德洛夫初次论述了作为家族部落群体的哈萨克阿乌勒，并尝试解释其历史的根由。然而，远不是所有游牧民族在冬季都联合为一个大的统一的移动牧场，而到夏季就解散。图瓦，还有些其他民族恰恰相反，他们只是到夏季才联合，这是因为种种原因所致，首先是因为自然条件。

〔22〕哈萨克人的比依最初代表“尊贵和财富”。到18—19世纪时，指游牧部落的首领，其职责范围包括司法（实际或表面上归可汗和苏尔坦管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哈萨克比依的概念是指跟沙皇行政当局引进的选举“人民审判员”体系有关的司法官员。在此，拉德洛夫首次详细介绍了比依的社会职能。这点，到后来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但至今仍

研究不够，且不少观点还是相互矛盾的。尽管拉德洛夫把比依制度完全介绍成了社会现象，但他还是避开了比依归属于可汗和苏尔坦管辖系统的主要问题。

〔23〕突厥蒙古诸民族的统治者——可汗制度是在形成草原贵族阶层和相关部族与其拼联的漫长的进程中产生的。这种制度在古突厥、维吾尔、吉尔吉斯、阿瓦尔（即柔然）、蒙古等民族中也有。在早期，如古代蒙古的可汗只是在战时和进行外侵时才充当统领，而且不论是较大部落联盟或由数个小部族结成的集团的首领，同样都有可汗的封号。后来，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早期阶级社会的形成，游牧民族的可汗们掌控了几乎所有的政权，并在某个历史空间中成为了权力无限的统治者，这就同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的蒙古国一样。但是，哈萨克的可汗们权力有限，而且，18世纪中叶之前，在有不少民众参加的相当大的范围内进行选举，但后来其范围逐渐被缩小。哈萨克可汗的权力只是到战争时期才被强化，总而言之，他们的威信并不高，依拉德洛夫的说法，他们一般都是走过场而已。

〔24〕到18世纪，小玉孜和中玉孜的哈萨克可汗政权已经出现了危机，到19世纪时这一制度基本消失。拉德洛夫报道了这种消亡的原因是人民群众的反抗，沙皇当局先是利用它最终消灭其政策，并制止了上层贵族和苏尔坦的分离主义。

〔25〕哈萨克归顺俄罗斯之前被分为三个部落联盟——玉孜，在史书中被称为大、中、小帐。大玉孜（大帐）位于哈萨克斯坦的东部和东南部地区；中玉孜（中帐）游牧于中部地区；小玉孜（小帐）游牧于哈萨克草原的西北地区。各牧区的范围基本固定，但之间的界线划分不十分清楚，故常发生牧界纠纷。大玉孜有10个氏族，但没有分成大的部落；中玉孜有43个氏族，被分为阿尔金、吉列依、克普恰克、乃曼四个部落；小玉孜有25个氏族，被分为阿尔钦、杰德吉尔两个部落，前者由两个部分组成。19世纪初，俄罗斯为哈萨克人制定了行政管辖制度的法规。

〔26〕在中亚地区和哈萨克斯坦，起码是从游牧乌兹别克时期（14—15世纪）开始，凡有成吉思汗血统的人均被称为苏尔坦。

〔27〕同将贵人、法官、官吏广泛称为苏尔坦的术语还有图列。

〔28〕拉德洛夫对20世纪游牧历史的阐述是错误的，他认为，游牧民族过渡到定居生活，一定会退化并造成草原的荒芜和无人居住。已过渡到定居生活的诸游牧民族，尤其是苏联和蒙古国的经验充分证明，他们完全可以顺利地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和增长人口。

〔29〕卡拉吉尔吉斯人，拉德洛夫在此指的是中亚吉尔吉斯人。虽然吉尔吉斯这一族名自古以来就存在，然而在革命前的资料中，卡拉吉尔吉斯这一称谓跟其他叫法（吉克卡梅内吉尔吉斯、黑吉尔吉斯斯、布鲁特）广泛使用。当时，错误地将哈萨克族称为吉尔吉斯，为了将这两个民族区分，故在史料中出现了吉尔吉斯族的这些不准确的称谓。

〔30〕在拉德洛夫这部著作中的吉尔吉斯人，基本指的是哈萨克人，虽然他也指出其正确的叫法和民族自称都是哈萨克，但有时他同样也使用哈萨克这一族名。哈萨克族的这一错误称谓在革命前的史料中一直被广泛使用。哈萨克族同时也被称为哈萨克—吉尔吉斯、吉尔吉斯—开萨克、吉尔吉斯—哈萨克，但这并不意味着起码15世纪就已存在的哈萨克族没有自己的民族称谓。在俄国文献档案中，早在16—18世纪就已有记载，19世纪初A·列夫申就在自己的论文中提到了《关于吉尔吉斯—哈萨克的族名……》，他写道：“吉尔吉斯—开萨克是一个既是他们本民族或者除俄罗斯人以外其他邻居民族都不叫的一种别称……叫吉尔吉斯的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民族……吉尔吉斯——开萨克帐从一开始就叫哈萨克，他们从不以别的称谓叫自己。波斯人、布哈拉人、希瓦人和亚洲其他民族也都知道哈萨克这一族名。”

（A·列夫申：《关于吉尔吉斯——哈萨克族的族名及其与真正吉尔吉斯或吉科吉尔吉斯族的区分》，《莫斯科通报》，1827年）据研究人员指出，之所以出现民族称谓的替换，是因为要在官方档案中区分西伯利亚邻近地区俄罗斯哥萨克的结果。哈萨克族的错误称谓一直延续到了十月革命和对中亚各民族的划分时期。1925年在第五届哈萨克斯坦苏维埃会议上，将称

为苏联吉尔吉斯自治改为了苏联哈萨克自治，才正式恢复了正确的哈萨克族名。1936年，苏联哈萨克自治再改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31〕拉德洛夫把吉尔吉斯人归并俄国之前的那种结队转场迁移的形式公正地认为，是有可能发生那种战争进攻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自我保护的措施。这种模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其他的游牧民族中也存在过，如蒙古族，在其帝国的诞生前夕和其建立政权的初期阶段，都采取过这种形式。

〔32〕在此，拉德洛夫谈及的都是吉尔吉斯鄂恩（右）和索尔（左）翼部落的情况。他认为，属于右翼部落的有布谷、萨勒巴吉什、索尔图、鄂吉根纳、琼巴吉什、切里克；属于左翼部落的有萨勒、别什别林、蒙杜孜、腾托里普、库特树、库尔库另叶提根。据C·M·阿布拉木松和其他人所提供的研究资料，吉尔吉斯左右两翼部落的构成情况与拉德洛夫所述有所区别。

〔33〕这里所说的是吉尔吉斯英雄史诗《玛纳斯》的片断。《玛纳斯》的研究始于乔汗·瓦里汉诺夫和拉德洛夫所收集发表的12000余首诗歌的著作。附有译文和序言。

〔34〕吉尔吉斯北部地区的玛纳普制度，有可能是逐渐将比依制度排挤出去之后，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形成的。在此之前，萨勒巴吉什部落一支的所有成员都被称为玛纳普。这一部落因其17世纪头人的名字而拥有玛纳普的称谓。玛纳普部落的上层在自己部落中占据优势地位后，扩大了对其他吉尔吉斯部落的权力。起初，只有这些部落的部分上层代表才叫玛纳普，到后来，这一名称变成了普通名词，所以，不少吉尔吉斯部落的比依都开始叫玛纳普。于是，拉德洛夫开始怀疑对自己所记录的有关玛纳普的可靠性。在这同时，拉德洛夫认为，玛纳普是从普通民众中推选出来的观点，也未必在后来的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中能找到根据。后来的人得出结论说，玛纳普是世传的，而且好像都出身于军人贵族，并且因其职务而分为等级，从最高到最低都有，其中可能还有破落的穷人。